

大  
俠  
傳

大明歷史  
武俠小說  
**大俠傳**

——一各碧血丹心——

萍水文公直撰

古堇姜俠魂評  
洞庭秦來甫批

姑蘇沈異塵讀  
萍水文公親校

第十三章 締新交英雄矢忠義 毒舊好妖道假慈悲

且說俞赫被石亨捉着破綻，打倒網住；忽然有箇手舞雙劍的少年，衝進圈子，打退燕府衆人，割斷俞赫身上的繩索，遞過一柄長劍。俞赫接過那少年遞給的一柄長劍，直向燕府儀衛衝將過來。那少年大吼一聲，直如餓獅子一般，直撲朱高煦的車駕。嚇得那些從衛，麻着膽子，將車硬往後拉退。朱高煦方要親自下車迎敵，陳剛、侯海已各挺兵器上前敵住。陳剛攔住那少年，侯海便

奇譬從未  
經人道過  
瞑目思之  
洵確切不  
易

上前阻住俞赫。四人捉對兒廝殺。

徐季藩見俞赫來了救應，且是勢頭凶猛，急切裏不能取勝，便下車上前，想要再使邪術。不料捻訣唸咒總是不靈，急得滿頭汗下。心想：『必是那樹上的妖道捉弄我。』便想咒倒那株樹。不料向那樹看去時，那有那道人的影兒？心中十分焦怒，便拔出背上長劍，步罡唸咒，向那和陳剛正鬪着的少年，將劍一指，想仗這邪術將他刺死。叵耐那少年竟和沒事人兒一般，仍是一劍緊似一劍，向陳剛狠攻。就這時，陳剛一箇不留神，手中一慢，被那少年一劍斜劈下來，臂上連甲削去了一片肉。纔叫得『哎喲』一聲，早被那少年飛起一腿，大喝一聲：『沒用的東西去！』將陳剛踢的滾向山邊泥溝裏去了。俞赫這時，捉住一箇空隙，一劍當頂砍去，侯海忙將頭一偏，沒被砍着，方在自幸，不料俞赫眼明手快，乘侯海方低頭時，一翻手腕，反挺長劍，直向侯海下腹刺來。侯海忙跳讓時，那劍已刺入左大腿肌肉內。大叫一聲，朝後便倒。

出語不凡  
英氣逼人  
紙上此君  
另有與諸  
氣概不同  
俠者真善  
作者性善  
狀箇刺下  
本來因跳  
乃刺入左  
腿合武術  
恰理非能  
事能武術  
寫不出來  
文能武術  
寫不出來

此時牛兒已恨極石亨矣如此絕無痕跡。教全侯海。俞赫直取石亨之先。高煦之寫。在手却寫。在高煦之絕。後章法絕。奇謔如諺。不若昔人寫棋逢敵手等策。白。石亨被喚。退祇在草。興這邊寫。出與高煦。退下筆法。各異不蹈。雷同之弊。俗謂二人之。

俞赫也無暇去殺侯海，挺劍直取石亨。那少年也掄劍直轟朱高煦。朱高煦見來勢凶猛，連忙下車，掣起車旁一對銀纓畫桿雀舌鎗，衝出，迎着那少年，狠鬪起來。石亨這時已拾起一對鈞鑱鎗，束緊甲帶，重與俞赫惡戰。這四人真是「鐵釘遇鐵砧」，「半斤逢八兩」。來往騰翻，各使平生本領。祇見四般兵器，上下飛翻，也瞧不出是誰攻誰來。如此惡鬪了半箇時辰，不分勝負，難解難分。徐季藩見戰得沒箇休了，便高叫道：「主公且退後，貧道有法取勝。」一面叫韋弘、韋興，上前去攔一陣。朱高煦聽得徐季藩叫喚，連忙將左手中鎗架開，那少年的長劍，翻身便走。那少年不捨，挺劍直追過來。朱高煦大怒，方要迴頭再鬪，恰好韋弘舞動雙鞭，衝到場中，接住那少年，讓朱高煦退下。韋興見那少年厲害，二王子且祇戰得箇平手，料來哥哥——韋弘——不是他的對手，方要揮鎗上前雙戰那少年，不料這時石亨也被徐季藩喚退，俞赫卻虎狼般隨後撲趕過來。韋興祇得舉雙鞭攔住俞赫，石亨纔得退到徐季藩跟前來。

並被喚退  
則筆勢精  
極絕無精  
彩矣無精  
與少年趕  
高照兩樣  
花樣翻新  
層出不窮  
石瑛為高  
煦勝下物  
高煦乃以  
心愛之  
下物與彼  
騎可謂一  
得其平報  
笑便將一  
祇惡關不  
日石瑛之  
見由瑛不  
理由瑛不  
出乘蓋小  
路上被擠  
一壓不待  
上時也得  
上時也得

石亨方在喘氣，忽見石瑛乘着九點桃花馬，手執雙股劍，方從後面擠到前面來。徐季藩大喜，連忙招手道：『姑娘快來！咱們乘此保着三位爺，快衝殺過山去！』石亨恍然大悟。連忙挺鎗在前開道。朱高煦和徐季藩乘馬，招呼車輛隨後繼進。石瑛驟馬斷後。衆護從儀衛吶喊一聲，一窠蜂衝殺過來。大義寨衆僕儼抵擋不住，祇得閃開一條路，讓他們衝了過去。

那少年聽見，想掣身攔阻時，卻被韋弘纏住，大叫一聲：『完了，賊子逃走了！』心中一恨，一緊手中劍，橫砍直劈，直將韋弘殺得手足無所措。被那少年揮劍逼住雙鞭，身軀向前一曲，伸左手抓住韋弘鸞帶，一把擒將過來，向地下一擲，喝聲：『綁了！』俞赫見車仗衝了過去，絞緊牙關恨了一聲，一劍將韋興的雙鋼擱開，下面照定韋興左膝蓋，嘯的一脚，踢的韋興受傷，立身不牢，向右一偏。俞赫就這一剎那，掣回劍，順勢砍去，將韋興左肘肉連袖削下一塊來。韋興連受兩傷，掙扎住，撲地便倒。衆僕儼一擁上前，按住綁了。

祇想和他說話忘記他姓名問他姓名的時候心性是

侯海受傷後不見提帶錢破擒起至此方始知上文不不見燕府衆人救侯海不是漏筆倒道謝絕有無暇

俞赫方要和那少年說話，忽聽得山林中，有人一陣拍掌狂笑而來。衆人連忙各自握好兵器。一齊看時，卻是一箇長瘦道人，笑着犇將過來。那少年見了，連忙打恭行禮。口稱「師伯」，俞赫祇道：「道人是和少年一道來的，便也上前行禮相見。道人自道：『道號友鹿道人。』又指着那少年對俞赫說道：『這是我多年不見的師姪，——張三丰的弟子——霹靂楊洪。』俞赫忙和楊洪相見，便讓友鹿道人和楊洪同到寨中敘話。二人答應了。

俞赫便叫僕儼押着生擒的侯海、韋弘、韋興、三箇，讓友鹿道人和楊洪二箇先行，同上山寨中來。將侯海三箇交給僕儼守着。便同友鹿道人和楊洪同到廳上坐下。僕儼獻過茶。俞赫也無暇道謝，便問楊洪：「因何到此？」楊洪道：「俺有箇姊丈住在京城，爲幾幅趙子昂的字，被朱高煦賊使錦衣衛，硬派做賊贓，將字奪去，人便刑死了。俺得訊趕到京城，設盡機謀，用盡心事，不料那賊

之時細思  
之道謝確  
是實無暇  
際此無謂  
爲此者謂  
應酬者鹿  
妙蓋俞赫  
不知友目  
中之祇以  
洪爲同道  
可爲中也  
八字中不  
知涵着幾  
許赤膽熱

此集書已  
過半矣至  
此方點題

子防備嚴緊，不得着手。好容易，得着箇空兒，方要刺殺那賊，不料俺母親去世，祇得先回家去，葬母守墓。如今特再來江南尋那賊子，沿途聞得他已奉旨歸藩，沿途作惡，俺便迎將上來。今日正待報仇，不料被他走脫，也是這賊子命不該絕。

俞赫方要問友鹿道人是不是與楊洪同行；楊洪早先問：「師伯幾時南來的？不知可會着俺師傅？」友鹿道人答道：「我正因爲在泰山遇着你師傅；他說：『有箇渭南石亨，是箇可造之材。但是有一樁曠古沉寃，應在他身上弄成。我想解這大劫，去勸這石亨勿入旁門。不料有事不能去。如今他正被邪魔勾引。若快趕去，邪魔還未近他身，還可挽回，若遲了，便來不及了。』我們得須自告奮勇南下，想挽回劫數。不料天意難違，畢竟邪魔先入，這也是天公要成就這一樁『碧血丹心』千古稀有的壯烈公案，纔使我們無從着手挽救。前幾天，我就見着石亨了。已是無法可想。且知那徐季藩的邪術，恐他們狼狽爲

奸，沿途荼毒百姓，便暗跟着他們走，好隨時搭救些無辜。不料卻在此地助了您倆一臂之力。雖是不曾助您們擒得朱高煦，卻也使那徐季藩有法沒處使，也穀他受的了。」

俞赫聽了，纔知全仗友鹿道人得破徐季藩的邪術，感激非常，立即起身道謝。又謝了楊洪相救之德。友鹿道人謙謝道：「這也是緣分，何必客氣？」楊洪也道：「彼此同爲天下百姓除害，自當互相扶持，怎說起謝來？」說着，僕儷們將酒飯擺上。俞赫讓友鹿道人和楊洪倆箇移坐喝酒。友鹿道人原不忌葷酒，也隨便喫些相陪。三人氣味相投，十分歡洽。楊洪、俞赫，更是酒到杯乾，狼吞虎嚥。

酒席之間，談到朱高煦在京師時所作惡事，百姓所受的虧苦。俞赫聽了，義憤填胸，將酒杯向桌上一頓，大聲說道：「這賊子竟敢這般胡作胡爲，咱家



如此引起一番  
下面一匪  
妙計思  
夷所  
楊洪雖勇  
卻是不莽  
與俞赫聲  
口是兩

斷不許他活着！楊大哥喫過飯，咱家和你倆簡趕上去，宰這兔蛋！楊洪正因仇沒報得，滿心冤苦，聽得俞赫如此說，拍胸答道：「俺便將這身子拼了他！」友鹿道人屢言道：「怒倆義烈神勇，固可佩服；祇是朱高煦是王子皇孫，且是他父親——燕王棣——正在圖謀篡位，府中養着許多本領高強之人，就祇方纔咱們所遇朱高煦隨身所帶幾箇人，已多非等閒。一時恐不易殺他。何況方纔山前大戰過，他必是十分防備，怒倆就趕去，也不見得就可得手，且恐中那徐季藩的妖法，那時反不值得。」楊洪聽了，默然不語。俞赫卻圓瞪兩眼大嚷道：「咱們難道就瞧着這兔蛋害百姓不成！」

友鹿道人道：「俞寨主且慢着急。須知凡事不能逃數。如今天數注定，該有一番大亂。太祖得天下多虧文武功臣，天下平定後，卻大殺功臣。」天道好還，「使他朱家子孫骨肉相殘，以爲背德之報。且是人心太壞，徧地豺狼，燕王棣便是天遣殺星，應這劫數的，朱高煦是燕王的報應兒子。如今收他的人還

妙哉莽英  
雄亦知着  
急耶不言  
楊洪如何  
蓋山寨究  
非楊之山  
寨事非切  
已故心不  
亂英雄性  
非英雄寫  
不出作者  
爲民衆革  
命十餘年

沒得勢，此時他命不該絕，您倆甬白費心思。——倒是如今有一樁可慮！方纔咱們將朱高煦打了落花流水，又擒了他三箇隨身護衛；朱高煦暴成性，從來不曾喫過這樣虧苦，豈肯善罷干休？他雖急於回燕，不能久在這裏來復仇尋事；卻是此地離北平不遠，他回去必定調兵遣將來攻山寨。就是此地地方文武，聽說這地面有人驚了王子的駕，沒箇不嚇得屎尿齊流，趕緊帶兵來圍山討好的。如今咱們先要打算好，山寨有多少糧草，多少人馬；如果官兵來攻山，咱們如何應戰，如何防守。儻使燕藩將他養精蓄銳，謀奪天下的人馬來和咱們攻打，咱們如何應對他！——這都是現在不能不商量好的。」

俞赫聽了，頓時瞪眼不語。半晌，忽然向桌上猛的擂了一拳，咬牙恨聲道：

『洒家祇單身和這兔蛋拼命去！且待洒家先宰了這捉來的三箇渾蛋出氣！』

友鹿道人道：『此事不是如此蠻幹的。我如今祇問您倆是不是要殺朱高煦？』  
俞赫、楊洪一齊應聲答道：『祇爲要殺他，纔……』  
友鹿道人忙搖手

犧牲身家 幸福功成 身以道跡 海濱以著 書自娛自 是英難豪 傑一經人 物故可筆 下默英雄 如是真切

是何計策 不說明真 悶煞人但 此計雖始 終未說明 一卻說文 便勝如指 掌則此處 是省筆不 四字新奇 且狀出翁 楊之豪逸 不說三箇

截住他倆話頭道：「既是要殺他，我方纔說的收他的人，還未得勢。他的天數還沒到。如今有箇絕妙的方法……」說着便先附着俞赫的耳朵，細聲說了一箇計策。俞赫聽了，祇搖頭皺眉，嘆：「耐受不了？」楊洪忙起身到友鹿道人跟前低聲細問：「是怎樣箇計較？」友鹿道人便也和他附耳說了。楊洪沉思了一會，便向俞赫道：「既是這賊惡貫未盈，俺們自難逆天行事。這計較雖是時日緩些，卻是定可制死那賊，俺看寨主也不可太性急，反致壞事，且沒得益處，還是照計行事的好。」俞赫這時也想了一會了，沒法祇得照計而行。和楊洪兩箇當天發願，結爲生死弟兄。楊洪年長爲兄，俞赫年少爲弟。永遠同心一志，設誓伸張大義，爲民除害，爲國鋤奸。

一時盤盞皆空，三人起身，盥漱過，僕僮們拾掇了桌地。俞赫便叫：「將那捉來的三箇人押上來！」一會兒小頭領押着侯海、韋弘、韋興三人來到廳上。俞赫便下位，親解三人之縛，延請上廳落坐。侯海見俞赫如此，心想：「他一定

渾蛋讀者於此合會  
於此合會  
赫之性情  
思之則其  
計至少可  
猜得一半  
解縛時無  
語是見會  
赫無奈之  
心情如此  
描寫真神  
來之筆不  
善在偽忽  
莽英雄忽  
然要他做  
宋江自是  
串不出合  
板的戲人  
大鹿道見  
俞赫串不  
好這齣戲  
不殺他的  
話也說不  
得出所以  
得不親自

是要勸俺們落草。便在此山做箇頭領，也沒有什麼不可。且看他施爲，臨機應變便了。韋弘、韋興兄弟，也是這般心事。三人同上廳來，就客位上坐下。

僕僮獻過了茶，友鹿道人向三人說道：『三位尊姓？大名在燕王府中掌那項職司？』侯海連忙接口自誇道：『俺姓侯，名海，綽號夜狐狸。在府中是跟着二王子當貼身護衛。二王子的儀衛全是俺掌管。』韋弘、韋興聽了暗自好笑，卻因同在難中，不便說穿他，祇各自說了姓名，和在王府中的職司。並請問友鹿道人和俞、楊二人的姓名。三人也不隱瞞，都照直說出真姓名。侯海等三人聽說是友鹿道人，也多曾聞得國初時，有箇友鹿道人，曾助太祖開基創業，名震天下。和張三、李一一般不樂仕進，四海遨遊，不覺悚然起敬。

友鹿道人向三人道：『這位俞寨主，本是箇志氣凌雲的豪傑！楊壯士也是一箇不得志的英雄！無奈不得時，隱居山野，浪跡天涯。當今天子，重文輕武，天下英雄都抱不平，想另自求箇出身之路。俞寨主和楊壯士，都多時想求箇

出馬於代此  
作者一於此  
不將俞林  
而將俞林  
耐類何心  
事完全視  
出用筆至  
此已出神  
吹了過陣  
紙不了一  
人才之過  
人子之所  
君子信然  
辱也信然  
於此信然  
友鹿略歷  
捕且省取  
侯可還敢  
一語直截  
離高而親  
聞之亦必  
落圈套何  
材此等蠢

能用他的東家。聞得燕王有心要弔民伐罪，俞寨主楊壯士久有心相投，怎奈不得其門而入。近來聞得二王子是箇跨鼉的英主，收攬天下義士俠客。他倆箇想着：就此投託，無從見其長處；且是這裏山寨人馬，也是將來可用之兵，棄之未免可惜！因此待二王子路過時，特地帶領人馬下山，想使二王子得見人馬的精壯，求箇進身之階。不料那位開道的王府將官，也不問明來意，更不打話，便殺起來。俞寨主本爲想二王子知道他的本領，怎肯當着二王子跟前示弱？因此就得罪了三位了。——祇是那位開道的將官，和二王子同車的那箇道士，實在是一箇大蠢莽，一箇太不正道了，恐怕要誤二王子的事！今天要不是俞寨主和楊壯士，因爲要投託二王子手下留情，他倆箇的性命，早已不保了。俞寨主因爲那倆箇是不識人的，所以纔祇是委屈三位，請三位到這草寨來，表明心跡。還望三位，不記嫌隙，代爲向二王子好言一句，使得投在門下，替二王子出力。將來有甚使命，湯火不辭！

辭令妙品

暗指他三人這叫做指禿驢罵和尚

正要你如此

活畫一箇此時的俞赫

侯海心想：『那鳥道人原是可惡，不將俺們放在眼裏！石亨那小子，仗着姪女討好，更是可惡！沒有這倆箇鳥人，猛士頭兒，怕不是俺的！如今有了他們，便將俺的拼命大功勞都埋沒了！——如今正不得脫身，且是不好回去；他們既是有這心事，俺正好獻上這場功勞：一來遮羞，二來又可討好。要是那鳥道人和那小子敢作梗，俺便和他拼命去……』想罷便昂頭拍胸道：『這事保在俺身上。俺說的話，二王子沒箇不相信的。怕那鳥道人和石亨小子幹嗎？』  
韋弘韋興這時也想着：『真果他們要和二王子作對時，俺倆原殺不過他們，他們老早好殺卻俺倆了。一定要生擒得來，這道人說的話，自是不假。』便也說道：『二王子禮賢下士，寨主肯投託，王子一定歡喜，斷不會記仇隙的。寨主的一番苦心，俺倆自當向王子訴說明白，寨主放心便了。』  
友鹿道人聽了，連忙起身，稽首道：『全仗三位的大力。』俞赫也說了一句：『拜託！』楊洪也拱手說道：『將來自當重報！』侯海十分高興，硬挑鐵擔，

三分寫三法  
情三般心  
事以人地  
位及此  
時心中  
觸均全  
託出絕不  
相好而各  
到此處試  
易此語爲  
彼人即覺  
不可真寫  
生妙手不  
不度德不  
量力使勇  
比多仗將  
猛不了一  
軍不負此  
腹矣一負  
非謂捨赫  
慳客捨赫  
得銀錢蓋  
寫此赫不  
豪與於友  
高興於友

向友鹿道人道：『俺回去一說就成，您三位，祇等信便了，沒箇改移的。』俞赫便叫僕儼擺酒。一時擺好。俞赫勉強讓了座，篩了酒，祇和楊洪講些拳棒刀鎗的奧竅。友鹿道人卻和侯海等三人，越說越投機。侯海便拏話引友鹿道人，想拉他去，制徐季藩，自己好得專寵。友鹿道人笑說：『性情疏野，不慣應酬。到王府去，倒不如在外雲遊，隨時可以暗助王子。』侯海便不再說。

俞赫、楊洪、方纔、喫、喝、過、酒、飯，自是喫、喝、不、下。祇待侯海等狂嚼猛吞已畢，便盥漱散坐。侯海急於要想趕上朱高煦去報功，便起身告辭。友鹿道人也想着：『讓他快去，免得官兵來山麻煩。』便道：『如今要煩三位代咱們表明心跡，如今且不留。將來三位有事到此，或是路過時再圖暢敘罷。』說罷，目視俞赫。俞赫陡然憶起友鹿道人附耳叮囑的言語，便連忙教隨身僕儼去取了二十四錠金子來，分送給侯海等三人，每人八錠，並說道：『這些須薄意，送與三位壓驚。二王子處，此時不便張揚，將來再專人貢獻，還望二位婉言告稟。』

鹿中耳所  
說之已小  
事蓋矣  
忘名在  
山出省此  
亦補筆  
或問何  
知俞林  
時所說  
話是友  
教他但  
語自觀  
牛意不  
便知自  
牛兒動  
講出鹿  
妙客爲  
反客主  
寫金表  
處一性  
苟一情

侯海等三人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假意謙讓一番，各自收了；便告辭下山。寨外已備好了三騎快馬，相送俞赫、楊洪，隨着友鹿道人送到山脚，纔彼此分別。

侯海、韋弘、韋興等三人顧不得傷痕疼痛，跨上馬，離了雲峯山大義寨，急於要想趕上朱高煦；便馬上加鞭，順着大路，飛馳向北趕來。馬不停蹄的跑到天黑，也不見儀衛的影兒。向路旁茶亭打聽時，卻說已過去多時了。三人便乘月色，再向前趨行。又走二、三十里，纔到了驛站。看那驛站門口，不像箇有儀仗宿在驛站裏的模樣。便向驛卒詢問。驛卒說是連夜趕到府城裏去了。『二人便向驛站上討了火把亮子。又要了三騎馬換乘。驛站上見三人王府衛從打扮，且是懸着腰牌；怎敢怠慢？連忙備好三匹快馬，給三人換騎了。』

三人騎上馬，齊擱一鞭，豁喇喇，乘月色飛馳而去。約莫犇了兩箇更次，已見前面黑朦朦一座城池。便加緊打馬，直向城下犇來。將近城下時，祇見四處



火把亂明，心中疑惑：『如今太平時世，要這許多巡夜的幹嗎……』正疑想間，忽聽得對面有人大喝一聲：『站着！』不覺喫了一驚。忙定睛看時，卻是一小隊兵丁，從城外小路上轉出來。見有人馬到來，喝住盤查。侯海在前，便高聲答道：『俺們是燕王府的。』那些兵丁見三人的打扮，又討腰牌看了，便同到城下叫開城門，放了三人進城。

三人來到行館。猛士、材官等見三人回來，一窠蜂擁上來，七張八嘴的亂問。三人一時也說不明白。祇問：『二王子可曾安寢？』有箇材官答道：『正在和大王子倆商量調兵啦。』侯海便和韋弘、韋興三箇一齊進內。覓着了宮監，通報進去。朱高煦聽得三人回來，大喜忙道：『快叫他們進來！』宮監應聲出去，領了侯海等三人進來。叩見過兩位王子，立在一旁。朱高煦便問：『你三箇怎得回來的？』侯海搶先將友鹿道人所說的話——加了些裝點自己威風的

非寫朱氏  
兄弟膽小  
實是暗襯  
俞楊勇猛  
照調兵復  
仇益見友  
鹿計策之  
神

於此益見  
友鹿設計  
之妙

此一宵高  
照石瑛未  
必無話特  
作者不肯  
污筆墨耳

言語——說了一遍。祇是因爲友鹿道人不肯同他來，恐怕二王子怪他，便沒提友鹿道人的名字，祇說是俞赫如此這般的實心想投託門下。朱高熾聽了沉吟不語。朱高煦卻大喜！向三人問長問短。韋弘、韋興也說得十分好聽，不由得朱高煦不相信。朱高熾也因爲父王正要起兵，方在收羅天下綠林，便也不說甚麼，祇點頭說：『再派人查查吧！』朱高煦聽信了侯海等言語，立即傳諭知府、指揮、文武等官，不必派兵到雲峯山去，並不許張揚生事。

一宿無話，次日清晨，儀仗擺開，仍朝北進。一路上朱高煦因有了石瑛到還不大毒害婦女。祇是經州過縣時，偏有許多地方流痞，鑽營辦差的隸役，勾通宮監、材官人等，藉故敲詐報仇，無惡不作。朱高煦又沿途搜求古董，自有那些無恥的官府向民間誅求供應。更有徐季藩時刻挑唆，加上隨身人等更借此橫行。時常因一畫一瓶的小事，弄得富室傾家，貧民喪命。沿途怨聲載道，路

絕行人記也記不了許多。

不多幾日，便到了北平。燕王朱棣原無甚病，祇不過要三箇兒回，免得留京爲質。朱高煦等弟兄三人進見之後，朱棣便叫他三人跟着師傅去讀書學禮，練習弓馬。朱高煦乘間，又向他父親說母舅徐輝祖不少壞話，無中生有，加上許多唆聳的言語。朱棣雖不大歡喜朱高煦，平素不甚相信他的話。卻是父子至親，說得多了，自不免有些記在心上。且是徐輝祖爲人正直，不肯和同朱棣謀逆，郎舅之間，素來不大對勁。再加朱高煦日進纔言，因此朱棣大不高興。徐輝祖，竟至音書斷絕。

諛言之可  
畏如此爲  
人長者可  
不愼乎  
此永樂靖  
難之時所  
以貶徐氏  
也

自從三箇王子回來，朱棣頗信徐季藩能幹，召見過幾次，賞賜很多。那知引起了姚廣孝的忌刻，纔命徐季藩隨護二王子。因此徐季藩不會在燕王跟

前得意。祇跟着朱高煦混。時常薦些綠林豪客，山野妖人，成羣結隊，大言不慚。又因自己在雲峯山，不會顯得出神通，便故意說得俞牛兒的本領如何高強，『若不是有法術制住他，竟是無人能敵！我祇爲愛他的才，留爲主公的輔佐，纔不肯傷他，不然是早斷送俞牛兒的性命了。』他說這些話，不過是要擡高自己的身價。卻不道倒替俞赫幫了許多忙。朱高煦聽得徐季藩這派言語，自慶收得大將。倚爲棟樑。時常派人送銀錢馬匹，到大義寨去，慰問俞牛兒和楊霹靂。

徐季藩在燕王府裏一混半年，將朱高煦哄得成了糯粉人兒，要他圓就圓，要他扁就扁。真是言聽計從，說一不二。他見功夫已到，便想到他自己身上的事業了，便向朱高煦說：『要奪天下，不能不借人家的力量。如今王爺還沒定鼎中原，儻使將來起兵時，北番入寇，豈不是腹背受敵，根本難全？就是爺將

惡是將何言  
也於何置父  
骨肉至親地  
絕無仇隙  
而以太祖  
對付異族  
侵略爲比  
擬直禽獸  
耳雖然朱  
棣固先爲

來要取天下，也要先和北番，纔免得外憂呀。貧道覓主之先，便在大名府，造了一座霞明觀。如今要報答爺的恩德，便想在河間府再造一座大廟，暗藏機括，廣造兵器。一來可以通番，出家人的寺觀沒人疑心；二來可廣招豪傑，結交綠林。做起事來，比府裏方便多了。且是爺一箇人的事，預備起來，非在外面不能。瞞卻府中人衆的耳目。有了這座廟在近邊，便可算是爺的武庫屯營，卻又沒人得知。——不知爺意下如何？」朱高煦聽了大喜道：「您想的真周到！合該我要成事，天遣能人相助，纔有您這般的輔弼！將來我繼武太祖，您便是劉誠意伯。如今祇說你是我的替身，現在且拏三萬銀子去，馬上造起廟來。——祇是眼前沒人懂得機括，卻怎處？」徐季藩忙答道：「這箇貧道都懂得。昔年修道深山，師傅曾傳授過。如今祇須巧手匠人二三百人，苦力千多人，便一年就可成功了。——祇是一時那有許多工匠？」朱高煦道：「這卻容易。我母親最信佛道，我去說與母親，祇說我在京許的愿心，如今要還愿，造廟，沒處找匠人；

之矣高煦  
如此可謂  
肖父之子

求母親向父王討一支金鈿令箭，向本藩各府州縣分派差役，管保不到一月，就取齊了。——祇是一年太久了些，還是加倍的招匠人，早些造成功吧。」徐季藩道：「既是如此，事不宜遲，祇此便做起來，免得耽誤事體。」朱高煦點頭答應，立時便起身進內苑去了。

果然「王府力量可以倒山。」朱高煦討得令箭到手，遣差官飛馬傳差招匠辦料；一面札河間府知府，在城外圈了五百多畝民田。徐季藩便帶了十箇材官，辭了朱高煦，到河間府來。河間府知府知道徐季藩是王子的替身，怎敢怠慢？連忙辦差迎接；先給他拾掇了本城清虛觀，作徐季藩的行館。伺候的飲食服用，僭擬王侯。

徐季藩到了行館，便傳知府進見。那知府見他如此倨傲，雖不高興，卻也無可柰何，祇得和見王子一般，報名進見。徐季藩這時儼然就是王子，高坐堂皇，知府行禮時，睬也不睬。祇待知府叩頭起身，便問：「一切工料，可曾齊備？」

絕倒這段  
文字設想  
如出諸君  
寫出如見  
祇覺如觀  
其人如視  
其憐徐賊  
一憐徐賊  
被圍之地  
主被拉之  
工匠已矣  
家野哭矣  
在野哭矣  
不木者於  
也地不慎  
天不神明  
決不享此  
祭祀此

知府回說：『俱已齊備。』徐季藩便道：『明日是黃道吉日，待本真人親到，祭告天地三清，便動工修造。你可挑撥差役，到場監工，照料，並叫二府和交河縣輪流到場伺候；休得違誤。過些時，王子還要親來驗看工程，若有意慢差池時，你自己去回話！本真人可不管閒事！』知府聽了，雖悶一肚皮的氣，卻是沒奈何，祇得諾諾連聲。待徐季藩吩咐完畢，纔叩辭回衙。氣的將紗帽一擱，一夜不曾好睡。

次日，徐季藩乘輿到場時，祇見官吏站班伺候，差役喝道排跪；材料堆積如山，工匠黑壓壓跪滿一大片地。心中十分高興，便下輿，緩步來到預備好的香案跟前，祭過了天地神明；又畫符唸咒，安了四方土神，當年太歲，便命工匠破土動工。吩咐官吏監催，隸役鞭押，便乘輿回到行館。即有大名霞明觀的道士，接了信趕來進見。徐季藩便和幾箇弟子一心製造機括，挑選了幾十箇巧匠，隨時支配。祇得五箇月光景，便已造成一座巍峨道觀。神像壁畫，都已塑畫





因你記不清許多纒

指點給他不時

也引你來窺破了他

的巢穴了

足見奸

爲惡亦須

有才智有

計畫乃可

無計畫而

胡爲者直

天下最無

用之人耳

季藩連忙稽首道：『微臣敢不鞠躬盡瘁，以報我主知遇之恩！』當夜二人密談了一夜。次日，朱高煦便起程回北平去，一切送行瑣屑，不必細表。

徐季藩送過朱高煦，便託言酬勞，賞給那幾十箇裝配機括巧工匠人的酒肉。這些人怎知裏面的密情？見了酒肉，便狂吞猛嚼一頓。喫喝完畢，徐季藩便開發工匠；不論遠近，每人給一兩銀子。衆工匠聽得放他回家，真是喜從天降，立時便謝賞起程，各自犇回。那些羸工雖是筋疲力盡，卻得平安到家。祇有那受了酒肉恩賞的巧匠，在五天之內，路近的，還趕到家中纔死；路遠的，竟死在路上。

其中祇有一箇姓于名佐的少年，是良鄉人氏，父子都做木匠，且都習得一身好武藝。因爲家貧，沒錢打點，又沒人說分上，便被本縣知縣派來供役。他父親于悟明貪酒好喫，那天喫喝得不少；于佐卻生性不好酒，且是平素信佛，

足見喫齋  
有時也有  
好處

時常喫齋，那天恰值齋期，因此雖是同去領賞，卻酒肉都不曾沾唇，祇喫了鹹菜，稀飯。大家都笑他沒口福，卻不道就祇他留得性命。于悟明走到良鄉界上就死了。于佐年輕，不知就裏，祇得買了口薄棺，盛殮，仗着力大，親自搬運到家。後來聽得同時領賞的，都是一般的病症死了，祇自己沒喫，喝的留得性命；纔想到是那賊道怕人洩漏他的機括，使這般毒計。復想：『我雖僥倖逃得性命，儻使那賊道知道，斷不肯饒放我活着。不如就此逃走，浪跡江湖，逃箇活命。且是乘此訪求天下名師，學成武藝，再來替父親和衆工報仇洩恨。如今父親已死，家中一無所有，沒甚牽罣，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想罷，便將他父親的靈柩埋在荒山上，拾掇了些舊衣衫，打做一箇小包裏。家中原無長物，祇幾件麤木器，都扔了不顧，祇取了祖上傳留下的一對板斧，趁黃昏人靜，悄悄出門，飄然而去。

絕倒奸人  
偏善曲解  
成語以濟  
其惡古今  
中外到處  
皆然

必是姚廣  
致孝傳說  
所

且說那徐季藩在河間造起了霞明觀，便將大名的霞明觀改作下院；交給大徒弟趙天中主持。自己住在河間。仗着二王子朱高煦的勢，招亡納叛，結盜勾匪，無事不爲。若是有人犯了法，祇須投到霞明觀，穿上一件法衣，算是道士，徐季藩便說：『這人已懺悔了，身入空門，以前的萬緣皆了。』地方官來訪問時，他便一手遮天，庇護着，說是『這人已經蒙二王子度入空門了。』後來地方官聽說是犯了法的人，逃到霞明觀，連問也不敢了。——祇是徐季藩收留庇護的人，也得有兩宗道理：一是有錢的人，多多的送他些銀錢，他便給他一張度牒，算是他觀裏的道士了；一是有會武藝或是有膂力的人，投到觀裏，便算是他的黨羽，也度爲道士，欺朦俗人。除這兩宗人之外，若是頑童、悍婦，犯事逃走，他也能收在身邊。祇因他是二王子的替身，誰也不敢惹他。燕王朱棣雖也聽得些風聲，卻以爲是兒子替他收羅人材，密謀大位；不但不加禁阻，反而說朱高煦能幹。

形容刻骨

輝祖一家  
之貶雖因  
輝祖曾力  
戰以禦靖  
難之師而  
高煦之讒  
亦不無影

這一來，可就弄得不得了！徐季藩更加目無王法，橫行起來。時常使些破落戶，無賴子，拐騙婦女，偷盜金銀，弄得清潔道場，成爲藏垢納污之所——祇是徐季藩雖是這般胡鬧，外面卻裝出道貌岸然的模樣，遇着些小好事，也做些來哄俗人。因此也有許多人說霞明觀裏徐真人如何如何好的。這樣的傳說開來，有許多人不知就裏，竟把他當做箇慈悲有道之士，竟送上門來上當的也有。似這般過了一年左右，燕王朱棣便起兵南下，向嫡親姪兒手中奪皇帝位子。朱高熾隨軍往南；朱高煦留守。上頭沒了管頭，朱高煦一發肆無忌憚。時常到河間來，和徐季藩兩箇在觀中密室裏，縱情取樂。徐季藩又傳授些採補御女之術給朱高煦。朱高煦益發樂得連自己的姓名都忘了。

不多時，朱棣奪了南京，建文帝焚宮出走。朱棣殺了許多忠臣，滅了方孝孺十族；貶了徐輝祖一家。以殘忍威臨得到天下。朱高煦隨侍在京，徐季藩因和姚廣孝不對，且是離不開霞明觀沒回去。他便一心一意的培植自己的黨

響也

是以後世  
子孫多蒙  
慘禍

兩語將出  
家人對施  
主作偽之  
情形直抉  
出來雖寫  
得人神不  
怕太傷忠  
厚耶

大俠傳

二八

羽除卻觀中收羅許多亡命，又教了許多徒弟之外；還勾通了北地的綠林強盜，和江洋水賊。又暗通塞外，和番王通氣。轉眼十多年，霞明觀雖是弄得鐵桶一般。卻是朱棣是箇馬上天子，沒隙可乘。朱高煦又生慄不討父母歡喜，不能奪得儲位；祇暗中遞信叫徐季藩預備，祇待父親一死便動手。祇是朱高煦這時在南邊，往來不便，銀錢也沒先時充足。不穀用度，未免有些急，日夜焦思，想設法弄一注大銀錢。

一日，有箇老者來訪徐季藩。雖是衣衫襤褸，卻相貌堂皇；生得鶴髮童顏，鬚長過腹。徐季藩聽得小道士通報，說有老友特來相訪，便整了整道袍，歛了歛面容；邁步來到客堂看時，竟不認得。行禮畢，彼此問起，纔知這老者就是他的同鄉，且受過他分糧贈袍，恩德的同鄉。同案硯友，馮紹霞；近年老景不佳，兒孫都被朱棣「靖難」之師，殺死了；祇逃得他和一箇小孫兒的性命。房屋買賣

象有齒此  
焚其身極  
公窮厄乃  
矣不圖禍  
以貌取禍

祇感涕  
零成語耳  
一經名手  
化用便妙  
有許多妙  
處必知此  
者乃可作  
白話文

也被那些兵一搶二燒，弄得乾乾淨淨。因聽得徐季藩做了二王子的替身，出家發了大財，帶了箇小孫兒特來投奔。徐季藩聽了，欲待給他幾兩銀子，打發他祖孫回去，免得窺破他的密事。卻是說話時，瞧着馮紹霞一貌堂堂，猛然想起：『如今我正缺錢用，何不……如此如此……豈不是可以騙得一注大大的錢財？』想罷，便忙換了一副十分憐惋的愁容，對馮紹霞說了許多代他扼腕的話，便留他祖孫倆箇在觀中住下，還說：『將來和二皇子說，設法弄箇大小官職吐一口氣。馮紹霞聽了，直感激得眼淚鼻涕一齊來，連忙起身作揖，打恭，還教孫兒叩頭相謝。

從此徐季藩留下馮紹霞祖孫二人，住在殿外廊下客房中。逐日祇將好酒好肉送給他喫，又弄許多補劑，給他調理。馮紹霞到覺十分過意不去。沒事時，祇向那十四歲的孫兒馮璋絮絮叨叨的說：『俺是老了，沒報答人家的日子了。你將來若得好處，莫忘徐家爺爺的恩德。』馮璋雖年幼，卻是十分伶俐，

他祖父這般對他說，他祇唯唯稱是。背地裏卻是疑惑：『徐爺爺既是和俺爺爺這般要好，怎不見他出來陪着俺爺爺說過一回話兒咧？』小孩兒家，雖是這般想，卻不敢說出。祇是守着他爺爺寸步不離。留心伺候着。閒暇時，便將帶來的破書溫理。馮紹霞一箇窮秀才，生平沒過過這般適意的日子，滿心歡樂，慘境悲懷也解了許多。每天喫喝過，便教孫兒的書，倒也十分優游暇逸。漸漸的心廣體胖。

過了兩箇多月，徐季藩便時常請馮紹霞到裏面禪房中去談天。漸漸的勸他出家，無奈這馮老頭兒，雖是對徐季藩感恩載德，卻是爲朱熹所誤，誤解了孔夫子的話，以爲『攻乎異端，』就是信從別教，祇死也不肯出家。徐季藩好幾次引證譬喻，並許他做大弟子，傳衣鉢；他祇是不允，甚至於還要告辭。說是『不可辱志。』徐季藩沒奈何，便也不再說了。

又過了些時，徐季藩見馮紹霞總是勸不轉，便下毒手，弄了些藥，和在饅

冬烘先生  
之見解大  
都如是

頭中，給馮紹霞喫。馮紹霞那曾提防，祇大大的吞嚼喫了下去。合該馮璋不該死！徐季藩另外給了東西給他喫，便患了禁口痢，水米不得進口。半箇饅頭也不會喫得。馮紹霞滿心憂急，晝夜看顧着這小孫兒，卻不道馮紹霞雖是滿心憂急，反到容光煥發，驟然肥胖了許多。這一天——馮璋已病了五天了——馮紹霞身上陡然長了一身的癱肉。徐季藩便親自來看視他祖孫倆，帶了兩粒藥丸，和一大碗參湯，向馮紹霞道：「我爲這孩子的病，特地向一位道友討了這兩顆丹藥來。這丹藥，便是我們道家的『九轉仙丹』，非容易煉成！真是起死回生！任憑怎樣重的病症，喫了下去，沒箇不霍然而愈的。您就給他喫下去吧。」——這一碗參湯，是我見您這兩天爲孩子着急，老年人，怎攔得住？因此特地裏燉了這碗參湯，送來給您喝着，好補補精神。馮紹霞聽了千恩萬謝，徐季藩便叫隨身道童，餽丸藥給馮璋喫。一面親自端着參湯，勸馮紹霞乘熱喝下。馮紹霞卻不過，連忙接過，咕咚咕咚，喝了箇乾淨。祇是馮璋病勢沉重，昏



沉迷睡，叫喚不醒，沒法餵藥。徐季藩見馮紹霞已將那參湯喝下，便不再催促馮璋喫藥，暗想：『祇要老的中了圈套，這小的就給他一刀吧，也不必再費事糟掉藥了，』想罷便起身別了馮紹霞自去。

馮紹霞送過徐季藩回房，忽覺滿心發慌，身上淌汗，不知是甚緣故。轉到匠前來看馮璋時，祇見他兩顴發赤，昏迷不醒。便張嘴想要叫醒他。不料掙了半天，竟叫不出一箇字來。心中大急，心想：『難道俺忽然間成了啞子麼？』急的要嚷，那知儘管張大嘴，直頸子，竟嚷不出一絲聲音來，急的熱淚亂流，雙脚直跳。心中一萬分的慘苦，也不知要如何是好。再看看孫兒，仍是一條墨一般，直躺在匠上，一動也不動。更加急的走頭無路。

這時天已黑了。觀中都掌了燈。祇馮家祖孫倆住的這間客房，這一夜，竟沒人送燈來。馮紹霞正獨自一箇坐在匠沿上啞泣。忽然眼前一亮，祇見一箇

寫人初啞  
時情形不  
一絲不入  
情入理以  
前從不曾  
見過有人  
寫初啞的  
文字而作  
者竟能體  
會得出人  
謂施耐庵  
非賊而寫  
賊使是向  
然猶可賊  
會做賊者  
詢問也文  
公直非啞  
了明矣而  
寫啞無從

探問者也  
則其技又  
似乎高出  
耐庵和  
向何人也  
讀試猜

渾身黑衣的胖大和尚立在對面，不覺大驚，頓時清醒了許多。無奈叫喊不出，祇得瞪着兩眼，瞅着那和尚。祇聽得那和尚說道：「恁害怕，我是來救恁祖孫兩箇的。徐季藩要弄煞恁啦，快隨我走吧！」馮紹霞聽了，連忙下拜，指着口，兩淚交流。那和尚連忙拖他起來，道：「霎多禮耽擱，稍遲便走不脫。」說着便向匠上抱起馮璋向背上一馳，一手向腰間掏出一條絲縲來，將馮璋碼「十」字，縛在背上。回身來，再將馮紹霞抱起，夾在左脇，右手拔出背上長劍，舞了一個劍花，——蓋頂護身——就此一箇箭步，便躡出了房門。

不料方出房門，便有徐季藩的弟子黃坤山、陳仁生二人各抱大刀，左右分立，把守房門，見和尚救了馮氏祖孫，舞劍躍出，二人怎敢怠慢？四手齊起，雙刀同下。祇聽得「咣啷」「噹啷」一連兩聲響亮。接着便有人大喊一聲「好！」

要知這事的結果，須待下回敘說。

古堇俠魂評曰：

寫朱高煦、石亨同被喚回，對方之俞赫、楊洪、蒼不顧一切，追過陣來，事態相同，而寫法各異。韋弘與之接戰，亦先後錯綜，自成章法。常人每遇此等處，必手忙腳亂，擺動不開，而作者游刃有餘，宛轉生姿，絕無急急之態，自是斲輪老手。

大義、寨詐降朱高煦，既可圖朱，又可暫假朱為護符，友鹿之計妙哉！然而俞赫、莽男兒不懂作偽之態，作者不着一語，已盎然紙上，是善寫生者。

大義、寨必擒三人，蓋因其可互相證明，而使朱、徐必信也。如此佈局，彌見作者細心。

霞明觀之成，民被荼毒者不知凡幾；作者祇以『工人忍淚』一語，其冤苦昏沉，與封建之毒害，表暴無餘，足抵一部『勞工慘史』。且為倡導國民革命之好文字。作者致力國民革命有年，著作等身，宣傳之效甚宏，（第一部中山叢書即作者所編。）而此一語足抵千百萬言之宣傳文字。

世有導國民於三民主義之途者，幸毋忘通俗宣傳效力之偉大也。

于悟明之被毒，驟讀之，似係狀徐季藩之殘酷無人理。及讀下文，始知霞明觀之破，即繫乎此。觀

成之日，卽伏拆觀之機，作惡者閱此，亦知警乎！

馮紹霞之被害，驟讀之，不知其故；蓋馮非富有，更非徐之仇人，徐僂樂馮，遣之可耳，何必使之殘廢？更何必厚養之而後毒之？及讀至下章，始知妖人之心，有非常理所可測度者；而才子之筆，更非常人所能臆得也。

自第十章至此，已數萬言矣。尙未說明丈身和尙到單家莊之原因。而徐季藩之霞明觀爲第一集書中大關鍵，其內容亦尙未說及。則其下文必當有如火如荼之文字，可必也！讀者幸勿頭顱冤中作者故弄狡狴，使入着急之圈套也。

本回收尾甚奇！但細讀『唳唳』『嗆啞』四字，已思過半矣！爲和尙着急者，蓋未細讀細思也。

自第一章至本章已達本卷三分之一以上，所寫人物計已顯姓名之武俠，爲潘榮、錢邁、許達、杜灑、茅能、劉勃、鄧華、文義、龍飛、鳳舞、歸瑞、凌波、黃禮、趙佑、孔純、沈石、程豪、楊洪、俞赫、伍柱、于佐、皮友、馮璋，計二十四人。劍俠則有丈身和尙、了了和尙、友鹿道人、飛霞道人，均已露面。六十偏將則僅寫出五、六人之姓名。所謂文章布局如棋枰，此時方在布子也。如火如茶、矯天流麗，使讀者驚心、怵目，而又心曠神怡之文章，此後方肇其始。蓋此以前之文字，如西崑詩非研究有素者，不易知其絕妙處，而此後之文字則如香山詩，老嫗都解。余較讀者爲幸，先得縱讀一過，故於此明

告讀者；譬如演劇：此時第一集之場面已完全檢清；即將出演拿手戲矣。必留心讀第一至第十章，乃能暢享讀以後各章之愉快，猶之必先熟於劇例，及劇情，而後真能得味；否則雖一般知樂，究未能盡興也。爰於此進一言，希讀者注意，牢記前文，庶不負作者一片苦心也。

## 第十四章 拯孤兒洞中傳大道 除妖孽南下覓同人

偏有開功  
夫夾敘黃  
坤山的本  
領

直接上章  
文氣如虹  
筆力如椽

話說黃坤山和陳仁生二人雙刀齊下，滿擬將那救馮氏祖孫的和尙劈爲兩半。不料那和尙舞劍而出，蓋頂護身，前後飛轉，那能讓刀劈着兩口刀剝下時，一齊碰在劍上。黃坤山是霞明觀有名的好漢，觀中無人敵得過他的，他的刀碰在劍上，竟如剝在石上一般，震的虎口發麻；陳仁生的本領雖也了得，卻不及黃坤山，又是掄刀猛砍，使勁太猛，被那長劍一格，一聲響，竟將大刀激的猛然脫手飛去。因此，這時間，有刀碰劍的『吡噠』一聲響，接着便是陳仁生的大刀脫手落地，『噹啷』一聲響。且有黃、陳二人——一箇虎口震痛；一箇刀飛膽落；——齊喊一聲『不好！』

陳仁生抱頭便跑，奔到廊下，抓起木棒來，『噹！』『噹！』的亂敲雲鑼。徐季藩

如見其人

聽得雲鑼聲急，連忙拔劍在手，飛奔出來。觀中道：俗人衆，也都攆擁到殿外丹墀中來。這時，那和尚已到丹墀中，背負馮璋，背夾馮紹霞，背向着丹墀中大鐵香爐，揮動手中長寶劍，和衆人惡鬪。霞明觀中，雖是人多，竟沒一箇近得那和尚身邊的。徐季藩見那和尚一口劍，使的神出鬼沒，毫無破綻，這些人那裏是他的對手？心中一急，忽然生出一計來。便打東面走廊大兜轉，兜到鐵香爐背後。乘那和尚背靠鐵香爐，一心招架前面時，暗地掏出一把梅花鍼來，打鐵香爐的窟窿小門裏，覷定和尚左肘，猛然打去。那和尚正想殺出重圍跳屋飛出，沒提防後面有人打香爐隙裏暗算，左臂上猛然中了十多隻梅花鍼，陡覺疼痛，急忙閃，左肘一鬆，那夾在脅下的馮紹霞早掉在地下。和尚連忙彎腰，想提起馮紹霞，耳邊猛聽得一聲佛號，便見徐季藩仗劍而來。和尚祇得負着馮璋，直取徐季藩。徐季藩一面掄劍對敵，一面口中念咒。和尚知道徐季藩有妖法，恐怕中他的毒手，便虛幌一劍，高叫一聲『本師去了！』雙脚一蹶，飄上屋檐。徐

有聲有色

妙妙

活畫

寫得層層

季藩連忙騰身上屋，黃坤山等一班會上高的，也隨後縱上檐頭。連忙四處瞅尋，那有和尙的蹤影？祇得下去，將馮紹霞擡着挪到後面安着機括的密室中，嚴密防守。

那和尙聳身上屋之後，仗着本領高強，使了箇「大旋風」身子一轉，已翻過兩重屋脊；再一躍，便到了牆外。急展施陸地飛行法，轉眼間，已到曠野無人之所。便將馮璋放下，一手扶住他；一手將腰間包袱解下，搵出一領袈裟，鋪在地下；纔緩緩的放馮璋躺在袈裟上。又掏出兩顆丸藥來，拋向自己口中，咀嚼溶了；俯下身軀，伏在馮璋身旁，嘴對嘴，哺了下去。一會兒，見馮璋微睜雙眼，雙睛向和尙轉了一轉，眼皮又閉上了。和尙給他揉擦了半晌，方見他微微的歎了口氣息，抵抵的叫了聲「爺爺！爺爺！」和尙便連忙將他扶起，坐着，給他摩着胸膛。又一會，馮璋頸子一動，噙出一口大氣漸漸的張眼呼喘，醒了轉來。



井然入情  
入理不似  
普通小或  
善病者一  
之傷者使  
受仙丹起  
服然跳使  
霍然近人  
情不近生  
理合人己  
先人後已  
我佛心腸  
不愧佛門  
子弟

和尚便低聲問道：『您好了些麼？』馮璋微微的點了點頭。和尚覺得他甬扶自己能坐得住了，便鬆手起來，讓馮璋獨自坐着。自己將左肘上中的梅花鍼一一拔下。掏出一包藥麪兒來，也摻在口中，嚼和了，吐出來，敷在傷處。又在腰間囊中掏去一方白布來，撕成幾條，將傷裏紮好了。整了整衣衫，便蹲下來，來 聽 着 馮 璋。

這時，馮璋全已清醒了，坐在地下，聽 着 和 尚 裏 好 了 傷，待和尚蹲下時，便問道：『大師傅的上下怎麼稱呼？仙鄉那裏？怎知俺有難，蒙您前來相救？』和尚道：『我叫丈身和尚，出家人四海雲游，沒一定的家鄉。俺救您，也是偶然遇着，並不是特來救你的。』馮璋又問道：『大師傅，俺方纔好似記得您在霞明觀時，連俺爺爺也救了出來的。此時怎不見俺爺爺呢？』丈身和尚恐他得知真情，心中着急，病勢翻重，便道：『您的爺爺也和您一樣中毒了，須得再過些時，纔能救好；您此時還不能和他見面。』馮璋急追問道：『俺爺爺現在在那裏？可曾

真性情自  
筆端流出  
令人不忍  
卒讀

脫了那賊道的毒手？」丈身和尚道：「您這時甬耽心，您爺爺自會脫難的。」馮璋聽了，情知凶多吉少，卻見丈身和尚不肯實說，知道問也無益，心中一慘，兩淚交流，襟袖盡溼。

丈身和尚一面百般勸解；一面問他：「家中可有親人？」馮璋含着兩泡眼淚，將家中遭難，祖孫兩箇遠道來投徐季藩的緣由，前前後後，訴說了箇明白。丈身和尚聽了，歎惜道：「您祖孫倆也算命苦極了！家中遭了這般大難，偏又遇着這箇沒天良的惡賊，還要害您這倆箇苦人！幸而遇着我，破了他的奸計，救了您出來，這也是您根基深厚，纔有這天賜機緣。」馮璋問道：「大師傅因甚到霞明觀來，見着俺爺兒兩箇呢？」

丈身和尚道：「我是因受道友友鹿道人之託，特到霞明觀來窺探那賊道暗布的機括，想要邀請天下俠義英雄，來破這霞明觀。我到的那一天，便是您爺爺教訓您，要您莫忘記徐季藩好處的那一天。我想那賊斷沒箇平白地

這般待您爺兒倆的，其中必定有箇道理。昨天夜裏，我到霞明觀去窺探。恰好窺見兩箇小道士，在那裏印招帖。我便跳下來，到下面仔細聽着。纔知道他們要藥死您。所以使藥教您害痢疾病死，再使藥使您的身不壞。又將您爺爺毒成啞癡子。裝做活神仙。將您的屍身算做肉身成聖，擇期焚化。您爺爺便留在觀中，哄那愚民，好斂錢聚衆。當時我就想救您爺兒兩箇的。無奈那賊道防備很嚴，無處下手。今日黃昏，我再去時，見那賊道拏了藥來，哄您爺爺，便知他下毒手了，再要延捱您爺兒兩性命難保。因此我纔衝下去，將您爺兒兩拔出那魔洞，再來解救。——如今您且隨我到我暫時歇腳的處所去，調養些時，我再  
去護送您爺爺前來。」

馮璋連忙爬起，叩謝過丈身和尚救命之恩。這時，馮璋的病已好了大半，便立起身來，順手將鋪在地下的袈裟拾起，疊好了，交給丈身和尚。便隨着丈

身和尙乘着星光，一步高，一步低，的向小路上走來。

說也奇怪！馮璋這時毫不覺着疲倦，連病痛也如同撮去了一般，滿身輕快。丈身和尙問他：『走的動麼？』他答說：『不打緊。』兩脚如梭，跟定了丈身和尙，也不知穿過了多少田塍、塘基、山僻小路，更不知走了多少路徑。悶着頭，急走了多時，纔到了一座石山脚下。丈身和尙領着馮璋，打那山腳右邊轉了過去，纔轉到山背，便見半山陡壁間，有一箇大石洞。丈身和尙轉身來，雙手托着馮璋，飛身而上，逕進洞裏，就石磴上坐下。

看那洞時：頂上和四週，都是乳柱參差垂挂。仔細看去，好像滿壁都是雕塑的山水人物……各種圖樣，無所不有，倒也十分得趣。卻祇是洞內無燭無火，不知怎樣，竟四壁通明。馮璋心裏疑惑，方要詢問，丈身和尙已取出火鏹石來，敲着了火，就洞角，燒着了枯枝碎柴，拏一隻缺嘴瓦罐，向洞後石溝中舀了些泉水，就火上燉起來。待火光起時，洞裏卻又祇有火光，反比先時暗了許多。

忘己思祖  
純孝天然

孝思宛然  
非至性人  
說不出人  
至性人寫

丈身和尚迴身坐在馮璋對面的石磴上，向馮璋道：『您這病，雖是毒已解了，卻不是一兩天能穀復元的。我還得給您些藥喫，纔能清去內臟裏的餘毒。』馮璋道：『俺雖蒙師傅救了性命，祇不知俺爺爺可能……』說着嚙子一哽，再也說不下去了。丈身和尚忙安慰他道：『您憂悲傷，我無論如何總得救您爺爺出來，纔算完了我的事。如今永樂爺要遷都北平，二皇子朱高煦必定隨駕北行，且是一定要召那妖道去保駕的。一兩天信到了，妖道就得動身南去，一時沒暇幹這傷天害理的事，你爺爺的性命決不妨事。明天我再去看，有空兒，便救他出來，您憂着急。』

馮璋聽見了，便立起身來，撲到丈身和尚跟前，雙膝跪下道：『師傅救了俺爺爺的性命，便是俺重生父母，再養爹娘；俺情願拜師傅爲義父！』說罷，淚如雨下，竟哭出聲來。丈身和尚一面扶他起來；一面答道：『您不必如此。您真有心跟我，也甬義父、義子，您祇拜我爲師便了。我連日到霞明觀，見您十分孝

妙委實寫  
出了一箇  
小孩兒家

我中國便  
衰在這五  
箇字上苦  
口指出讀  
者勿忽

順且資質聰明，正是我道中人。您祇要能守戒條，以您的聰明，練得兩、三年功夫，便是一條奢遮好漢。」馮璋聽了，不覺破涕爲喜，誠心敬意的倒身大拜四拜，道：「弟子願遵師傅的教訓，求師父指示戒條，弟子誓必終身遵守，如有違背，請師傅嚴罰！」

丈身和尚大喜，受了他四拜，依舊相對坐下，便道：「您要學藝，第一須守戒條。咱們五臺嫡派的戒條，祇得五箇字，就是「貪」、「淫」、「謊」、「爭」、「懶」。這五箇字，必須牢牢記戒！「貪」便是「戒貪財」；「淫」便是「戒好色」；「謊」便是「戒誑語」；「爭」便是「戒狂曠」；「懶」便是「戒怠惰」。」

「卻是五項還須分別清楚，纔不致貽誤害事。譬如劫富濟貧，不爲自己，不能算「貪」；夫婦居室，不能算「淫」；因爲安慰着急要死的人，或是因爲異樣大事，要顧全大局，偶爾行權便術，不能算「謊」；爲宗派爲國家、百姓、和人家拼鬥，不算是「爭」；山林遁逸，不算是「懶」。此外，處世待人，更須切記着

一箇「和」字，一箇「讓」字。

『至於您將來藝成之後，自己的出處，卻任憑您自己。我道中不作官宦，不占山林，永保宗風，覓徒闡道，救世救人的，算是上等；占山林而不作官，行我俠道，劫富濟貧，不傷百姓的，算是次等；身爲官吏，不貪，不污，能守戒條，宗風的，還算我門中人。此外，便是叛道離宗了。——祇是爲保百姓，保國家，而做官，占寨，卻又兩樣；祇不可借此去作帝王官府的奴才罷了。——您能謹記麼？』

馮璋起身，頓首恭應道：『弟子省得。』——祇是弟子還有一句話，要請師傅訓誨：不知「殺」字要不要戒？「丈身和尚道：『「爭」字尙且定爲戒條，何況「殺」字？——不過「殺」字也有箇分別：鋤奸，誅佞，報親仇，衛百姓，自然免不了要「殺」；因此我道不將「殺」字，載入戒條。卻是恣意好殺，便違背了武道原旨，各派都是不許的，也不僅祇我五臺派禁戒。——您纔入師門，怎麼第一句便問這一句話呢？』馮璋答道：『弟子祇爲立志要誅惡道徐季藩，因此動問

妙官竟不  
如強盜此  
種見解說  
法暢快已  
極但作者  
數十代官  
宦世家已  
身亦歷偏  
文武如此  
踏踢做官  
的，不怕  
鼠器耶

此問蓋丈  
身尙疑  
馮璋少年  
心情好殺  
故頭詢之  
閣下文喜  
道的喜字  
即知吾言  
匪謬

師傅：戒不戒殺？並無別意。

丈身和尙聽了，喜道：『您如此立志，正是劍俠本來心旨。——祇是徐季藩作惡十餘年，恐您武藝學成時，他早受天譴了。如今我先教您打熬筋骨的方法，您專心練習，儻能早日學成，也好報仇雪恨。』馮璋欣然答應。丈身和尙便將練拳初步，打熬身體的口訣、身法，授給馮璋，命他：『朝夕煅煉，不可懈怠。食用我自送來，無事不可出洞。』馮璋一一記了，便練習起來。丈身和尙在旁指點，馮璋一聽便會，一經說破，手、眼、身、法、步，處處都是家數，不須多教訓，已都熟會了。丈身和尙見他天資如此之高，自是歡喜。

不多時，洞口射進白光，知是天明了。丈身和尙便叫馮璋：『可在洞角大蒲團上睡一會兒，我出去買些柴、米，且要幹點兒事體，須下午纔得回來，您祇管多睡些時，養養病後的身子。』馮璋答應了。丈身和尙叫馮璋將燒滾了的



泉水提來，給了兩顆紅紅的丸藥，給馮璋，叫他待水到溫熱時吞下。叮囑罷，便出洞門，祇見他身子微微向上一聳，便跳下山壁去了。

馮璋依言，將水晾到溫熱時，將二丸藥一口吞下，又喝了兩口溫水，便到洞角蒲團上去睡下。想要睡着，那知頭纔靠肘，心事紛來。想着：『爺爺不知可保得性命……』又想着：『孤零身世，前途茫茫，雖有師傅憐念，救俺性命，還傳俺武藝；祇不知俺可有這般福氣，練成箇劍俠……』想到這裏，便轉念到將來武藝學成，鋤奸誅惡，恩、怨、了、了，何等光明磊落……不覺心曠神怡。

正想着，忽然覺得滿身發癢。心想：『難道這蒲團上有蝨子麼？』忙立起身來：一隻手將蒲團騰翻尋找；一隻手向身上亂抓。獨自亂了半日，也不會瞧見半箇蝨殼，身上卻是越加癢得不可開交。癢得滿心冒火，便將衣服亂抓開來，兩手齊抓，也來不及。渾身上下，四肢五官，無一處不癢得麻辣辣的；祇急得雙腳亂跳，幾乎要哭出來。

一箇人獨  
哭如何止  
住最難着  
筆如此寫  
來真善借  
用事實者

急得沒法可想，便倒地亂滾，將身子使勁向石筍上擦去。如此滾了幾十箇翻身，忽然不癢了，祇覺全身火一般的發熱。不覺大驚，以爲是舊病復發了。既沒爺爺憐顧，師傅又不跟在跟前，不知如何是好，竟放聲大哭起來。

哭了一會，忽聽得『啵啵吼吼』細碎的聲響。嚇得急停哭聲，側耳細聽，卻是從自己身內骨節響出來的。更是驚駭萬狀，滿身亂蹙。直待過半盞茶時，響聲沒了，纔向蒲團上坐下，發呆。默想方纔的情形，不知是甚緣故？想了多時，想不出箇道理來，便想睡一會兒，等待師傅。

那知這會兒精神陡長，再也睡不安逸，祇得立起身來，將師傅方纔教的拳、腳、練習起來，在洞中一來一去，練着。卻是精神越練越足，學的拳、腳，又祇這兩手，練了些時，練得性發，便騰身跳起。不料這一跳，那身子直如秋鷹，異常輕快，方纔着力一聳，身子直朝上一衝，幾乎撞着離地一丈五、六尺高的洞頂石稜上。驀地一驚，連忙掙落下地，定了定神，呆呆的望着洞外青天，滿心狐疑，連

寫換骨武  
俠之但多  
有之但未  
有如此之  
神化者

拳、脚、也不練了，癡立着發怔。

正發怔間，忽見洞口黑影一幌，不覺一愕，忙一閃身，卻見師傅甩着大袖，走進洞內來。瞧見馮璋使呵呵一笑，問道：『您這會兒覺得怎樣？』馮璋正莫名其妙？見師傅笑問，連忙將方纔的情形訴說一番，並道：『弟子實在不知是啥道理？還求師傅指示？』丈身和尚笑着說道：『我方纔給您喫的兩顆丸藥，名叫「換骨丹」。劍俠道中煉這丹藥，專爲身力不健的人而設。喫了下去，馬上可以強筋、健骨、增力、輕身。習藝、修道，可省卻一大半功夫。』

說着，便在袖內取出許多米、鹽、菜、蔬等物，堆在洞角上。向馮璋道：『這裏穀你一箇人十天的糧食。這邊的糧食，也還穀燒十來天的。您餓了時，便自燒來喫，不必問我。』馮璋這時，腹中正餓得轆轤的亂響，便拏起瓦鉢，舀了些米，向洞泉中淘洗了，轉身生火，做飯。燒了一會兒，飯香滿洞，便端了下來，又弄了

孝子賢孫  
必敬師信  
然

無時或釋  
天性純摯

菜蔬。便問：『師傅可喫過飯？』丈身和尚點頭道：『我已喫過了，您自喫吧。』馮璋這時服了換骨丹，格外餓的荒，且是患病多日，沒沾水，米，見了飯，覺得異樣香甜，便蹲在地下，狼吞虎嚥，喫了一個飽。

丈身和尚待他喫過了飯，又燒了些水，盥漱過了。便叫他近前，傳給他吐納練氣之法。馮璋宿根本深，祇要師傅一說，他便心領神會，一一記明了。丈身和尚見他如此聰慧，便將三十六路拳脚，全教給他。祇教了一遍，馮璋便全懂得了。並且打起來十分乾淨伶俐。直把箇丈身和尚樂的眉花眼笑，大張着嘴，合不攏來。

師徒二人授受多時，日已偏西，將近黃昏了。丈身和尚囑咐馮璋：『小心練功。我到霞明觀去一趟就來。』馮璋聽了，便拜求師傅，務必救他爺爺的性命。丈身和尚道：『有機緣，我一定救他來此。您祇用心坐功，不必着急。』說罷，起身出到洞口，睜眼間，便不見了。馮璋忙趕到洞口，朝下面細聽，已是蹤影全

日報時刻  
夜點更鼓  
明代至清  
末官衙之  
慣例也今  
已盡不爲  
人所知矣  
如此等掌  
故記於多  
益處頗多  
緩步二字  
妙暗攪丈  
身是老手  
不慌不忙  
作者寫武  
俠每如此

無。悵望驚歎了一會，便回到洞中，自去坐功。

丈身和尙離了山洞石壁，施展陸地飛行法，一會兒，已近河間城外。便放緩了脚步，覓了家小飯店，胡亂喫了一飽。出了飯店，見時光還早，便到城外小街巷中閒步眺望。轉了幾箇圈子，已聽得城內衙門裏發鼓，知道已是戌牌初更了。便緩步來到離城稍遠的田隴中間，將僧衣脫下，順手疊作一長條，向背上一挽，從左肩斜到右脅，紮結實了。就腰間解下一柄長劍來。——這劍原是六把倭刀，煅煉成功的。丈身和尙爲練這柄劍，也不知費了多少功夫，纔得成功。這削鐵如削藕，橫屈起來可以紮在腰裏；直刻起來，逢鋼不折，逢石不缺的三尺青鋒。——仰頭望了望天空，一鉤新月，斜掛樹梢；萬里無聲，大地寂靜；不覺仰天微噓了一口長氣。將劍向背後一撇，灑開大步，直向霞明觀來。

行了一程，已遠遠望見霞明觀隱在一團殺氣之中，便繞到觀後。方要越

右手持刀 劍鬪時則 右脅白一 藉此多一 層保護理 想入微非 常人所及 語句新奇 不落俗套 三十三字 一句努力 寫劍出色 已極 好景可以 入畫可以 怡神 如此境界 而無動於 中絕無感 慨者那算 英雄如此 描丈身十 分出色 是劍俠眼 中所見

牆而入，忽見一條黑影歛的飛過，風飄蝴蝶一般，入觀內去了。卻看不出是怎樣的箇人。不免生疑，想着：「委是霞明觀中的黨羽吧？我的行藏被他識破了，今夜豈不是白走這趟？……」忽又轉念：「霞明觀中，祇有徐季藩有這般本領，其餘的人，雖是很有幾箇本領高強的，卻還沒到這般境界。這黑影大約是我道中人來探這巢穴的。……祇是我打我跟前過，怎似沒見我一般咧？如今幾箇有這般功夫的，沒一箇不認識我的呀！難道又新出了好漢麼？我倒不可不會會他。……即使他是霞明觀裏的人，我也不能就此不進去，悄然而回呀！」

想罷，不再遲疑，將劍護住身，面，雙足一屈，「撲」的飛過牆頭，到裏面花園中來。使箇箭步，躡到假石山上，倚着那最高的小石峯，隱蔽着身體，四下裏細瞧，毫無動靜。又待了一會，也不見些響動。便下了假石山，復躡到當中茆亭頂上，定睛企望了一番。隱隱聽得更鏹聲響，已是二更盡了。

丈身和尙見沒甚影蹤，便翻過花牆，來到裏面廊房屋上。四面瞧過，纔到

神劍醉人月暇照故筆不夜處爲會丈牢鍵此來者致深化情話妙  
壯傲月令下逸顧能力忘更也後友身身讀是一寫知於之到寫如  
人看心美極轉椽景處忘伏蓋地引關出學物非神寫景如

檐前。伏身檐口，又向下面覷着。忽見左首一間裏，有人持燭進房，牕檯紙上現着燭光。便輕輕的擡起身來，悄悄的挪過去探聽。聽了些時，祇聽得有人絮絮說話。說些甚麼，卻聽不出來。便順勢翻箇筋斗，雙足落地，真果和花瓣飄落一般，曾沒一點兒聲息。

方要近牕去聽時，忽見一團黑影從外面飄過牕來，也到廊下。這時，天空生雲，月色不明，仍是瞧不清是甚麼人。那黑影卻向丈身和尚搖手示意。丈身和尚知道是同道，便也招手叫他過來。那黑影正悄悄步向丈身和尚走來。忽然雲開月朗，丈身和尚就月光之下覷去，陡然看出來人便是同道老友鹿道人聞侶魚，心中猛的欣喜無涯。連忙迎過去，回到東廊頭牆角裏來。

原來友鹿道人穿了一身鹿皮緊紮夜行衣，頭上祇紮着網巾；因此丈身和尚在先時不曾瞧出是他。友鹿道人卻早已瞧見丈身和尚，因此特地邀他到廊下來，便問丈身和尚：『可曾露過面？』丈身和尚便將救出馮璋的事約

洞名在此  
處點出

今日之北  
平又是如  
此情況且  
有甚焉雖  
然中國而  
不棄蒙古  
欲保障蒙  
古民族且  
杜倭奴白  
鬼之侵我  
滿洲青海

略說了一說。友鹿道人便道：「此時沒從下手，咱們且從長計較再來。」說罷，便和丈身和尚一同翻牆，來到花園裏。友鹿道人道：「咱們須得另外尋箇地方談談去。」丈身和尚便邀友鹿道人到懸洞去。友鹿道人點頭答應。二人便離了霞明觀直奔懸洞來。

二人一同施展陸地飛行法，並肩同行。丈身和尚問友鹿道人：「何以這時纔來？」友鹿道人道：「我原意到北平蘆溝橋一帶鑿局裏去尋人寄信，叫幾箇徒弟到這兒來。不料到得北平，見那居民因為京師南遷，無從生發，市面蕭條，閭里冷落。知道北平又當興旺了。——我師傅曾說過：「北平是葫蘆地，盛衰相間。」如今又衰極了，大概北遷之議，就要行了。我便順便到宣化去告訴兪牛兒，要他謹防永樂爺北遷後，二皇子又來和他囉呢。……」

丈身和尚驢問道：「兪牛兒你不是教他和二皇子鬼混着嗎？怎的二皇



新疆寧夏諸地者北平必不長廢尤必有重興之日也

不說出如  
何應變留  
待後文妙

子和他囉呢？友鹿道人道：『你有所不知：靖難之師南下後，二皇子便叫俞牛兒動兵襲取正定一帶，好讓他借此去告奮勇，帶兵回北平來，再假作收復俞牛兒，他豈不是穩繼了燕王之位嗎？俞牛兒實在是不願意和他鬼混。我便叫俞牛兒推說糧艸軍器都不足，不能動手。二皇子便要他同到京城裏去。俞牛兒那裏肯去呢？後來還是我設箇計較，叫俞牛兒寄信去說：『明奪燕地恐不妥，不如暗取。』便薦楊洪補了雁門指揮，纔混過了。這幾年永樂爺不許二皇子離開京城，倒得平安過去。祇是二皇子聽了徐季藩的話，存心要弑逆謀位。先要殺他哥哥太子高熾。祇因太子身邊也有能人。如今石亨回渭南葬兄尋姪去了；楊洪已是官身了；俞牛兒的本領是他親見過的，這事定然叫俞牛兒去做。先在南邊，還可推託，儻若遷都北平，這事便急了。因此我便叮囑俞牛兒叫他臨機應變。

『我離了大義寨之後，要將寄信給南方幾箇弟子的事辦好，再朝這裏

南人至北地北入至  
地地皆有  
南地鄉下  
此種鄉頭  
人游碼頭  
的情狀不  
的使鹿是  
此友其不  
見加會人  
熟而善爲  
情用者爲  
利而善爲  
此已無明  
日筆記中  
曾人之

來纔出北平外城，驀然撞着茅山道人白三陽，帶着徐季藩的兒子徐鴻儒進城，還有幾箇閩廣派的人同走。……「丈身和尚又攔問道：『您可會瞧明白是那幾箇？』」友鹿道人道：『便是海南黑驢兒黎大宛，漳州濫天礮，濮林麗，和桂林碗兒寨大棍子王鵬圖，二棍子王鵬圖，豆皮李光明，白狐狸周仲雍等六箇人。——我瞧見他們便閃向小衚衕裏避了。待他們過去，纔悄悄跟在後頭，暗地裏瞧他們上那裏去。那幾箇南邊人，沒到過北邊，到了大街上，東張西望，見着一樣，問一樣；因此都沒功夫迴頭，不曾瞧見我。我跟了許久，一直跟到藥材衚衕，他們投店，我便在左近住下，留心打探，便又耽擱下來了。」

『果然這班人做不出好事來。祇一兩天，北平城裏便鬧出幾樁大案子來了。不是門戶不動，失去大宗金銀財寶；便是娘兒們丟胎，小孩兒丟腦袋。我忍不住了，暗中察看他們的行動。和濮林麗那小蹄子鬪了一回。他們知道我識破了他們，北平站不住了，便都到此地來。我便跟着來了。』

將錢邁一  
提一則不  
冷落二則  
河應起首  
數章

二人說話之間，已到了懸洞。丈身和尚便引友鹿道人來到洞內。纔進洞，便見馮璋乘着月光正照洞中，在那裏上一路，下一路，打拳踢腿。友鹿道人見他打得很純熟，讚了一聲『不錯！』馮璋見師傅回了箇道人回來，料是同道前輩，參見了師傅，便拜見友鹿道人。丈身和尚命他稱呼『師伯』。友鹿道人攙起他來，問道：『拳腳習了幾時了？』馮璋答道：『今朝纔練起。因睡不着，起來溫習溫習。』友鹿聽了問丈身和尚道：『他以前可習過武？』丈身和尚搖頭道：『不曾習過。』友鹿道人讚道：『您有福！收得這般天才弟子！纔祇一天，便如此老練，將來定是承繼宗風的大俠！這真應得向您道賀。』丈身和尚笑道：『這孩子不過有些小聰明罷了！怎及得你那二弟子錢邁？』

說着話，馮璋已將燉好的水，沏了一壺來。友鹿道人便一面喝着茶，一面問丈身和尚救馮璋的詳情。丈身和尚便又詳晰敘說一番。馮璋見師傅沒和他爺爺同來，諒來是不曾救出；又見師傅正和師伯說着話，不敢插問，祇得噙

着兩泡熱淚，坐在旁邊靜聽着。

丈身和尙將馮氏祖孫的事說完了，便問友鹿道人：「今夜可曾得着霞明觀甚麼消息？可知馮紹霞怎樣了？」

友鹿道人道：「我進霞明觀比您早，天纔黃昏，還沒全黑，我便進去了。我知道白三陽那廝到了，徐季藩一定在密室裏和他說話。便四下尋他那密室。不料到處都是機括。我十分小心，步步留意，尋了多時，不曾尋着門徑。心中焦燥，偶爾大意，跳到他們的兵仗庫的檐頭上，不合踏着溜視，那瓦縫裏猛然射出十幾枝箭來。我連忙躡避時，左腿上，已中了一箭。我怕他們驚覺，連忙縱出來，尋箇樹林子，拔出箭來看時，卻是一枝鋼箭。造得精巧絕倫！鏃尖上，有箇小

寫霞明腐  
害爲後文  
地步

缺口，裝着毒藥，又有一片極小極小的鐵皮兒蓋着，不會將藥漏掉。射進人身上時，那鐵皮兒的口子是朝尖上的；闖進肉裏時，鐵皮兒便括開了，毒藥全散

絕真

絕不因敵  
之強而  
退百折  
捷必無  
夷大始  
種神始  
稱爲必  
如此寫  
是寫使  
何俗手  
知以一  
劍光狀  
耶以廂  
用諸向  
身上請  
使人笑

到肉裏了。你瞧：這賊做的狠毒不狠毒？

「我將毒括去，上了些藥，包紮好了，繞到霞明觀後面，再進去打探，便遇着您了。那時您臉朝外，我沒聽明白，疑惑您是觀裏的人，便格外加快，飛過去。待您回過臉兒來，方纔看出。卻是我已進觀，便想着：「到裏面會吧。」因此不會迴頭來和你相會。」

「我再到兵仗庫去探看，卻仍是靜悄悄的。便想到：「他們一定到甚麼地方密議去了，故沒人覺着。」便迴身到殿後來。纔到後苑子東耳房屋上，便聽得有人走來。連忙將身子隱在屋脊那面，祇將一隻眼露出瓦脊上，瞅着。見有箇鑣局達官模樣的人，開了對過門上的鎖，進房去了。接着又有箇道士打扮的人進去。我忙繞到對面屋上，再打那屋子後面下去，伏在廳下側耳細聽。

「祇聽得一箇山東口音的，說道：『龍大哥！派定誰跟師傅到京城裏去呀？』」一箇蘇州口音的答道：「人多啦，倪也去。」山東人問道：「那麼那些人

暗點出徐  
鴻儒號白  
蓮真人

在屋後故  
不見

守廟呢？」蘇州人道：「祖師爺新到的幾位，連上堂弟兄、頭排英雄，管各事，替那些有執事的弟兄。正堂掌印是白蓮真人。」山東人道：「白蓮真人不同他爸爸去嗎？」蘇州人道：「祖師爺因爲近來時常有人來囉唆，特地帶他來代印的，怎能去呢？」山東人道：「那就好了！白蓮真人的本領實在比師傅還強啦！」——祇不知白蓮飛昇那樁事怎麼辦？」蘇州人答道：「這事還是要候師傅轉來，還要大會天下英雄啦。白蓮真人祇在南邊和河南、淮北，一路名頭大；北地還是師傅名字香啦。那老傢伙已交給裏面去，填鴨兒一般的填着，待師傅回來再發帖做事。」山東人道：「那麼，俺還得到裏面去上班啦。」——接着聽得一聲門響，便沒聲音了。

「我聽了這段話，已知道徐季藩是白三陽那廝來叫他上京師去的，並帶了徐鴻儒來代他管事。且有徐鴻儒帶來的閩廣派多人。徐鴻儒那小子委實比他父親兇狠十倍。在南邊傳教時，閩廣派先時不許他立脚，後來惡鬪了

好幾場，全敗在這小子手裏，反而都從他習教。就此足見這小子的能耐了。如今又加上他師傅也在這裏，看來這霞明觀不是您、我、兩箇能毀動手的。儻或喫了虧時，反落得他們笑話。因此我便來尋您，邀您離開那裏，再商量方法。」

馮璋聽得友鹿道人述那蘇州人的話，知道爺爺性命暫時不妨事，心下寬了許多。聽得更覺高興。默坐一旁，靜心聽着。丈身和尚得知馮紹霞暫時不會丟命，也自欣喜。

友鹿道人說完霞明觀的情形，便和丈身和尚商量對敵茅山道人徐鴻儒的方法。丈身和尚道：「他們既已帶了閩廣派許多人來，咱們五臺派難道就沒人嗎？咱倆馬上就發信，邀請同道，和他們見箇高低，也免得被他們輕視。」友鹿道人道：「這話固然是不錯。卻是要敵對白三陽和徐鴻儒倆箇的妖法，還是得請武當山、張邈邈、廬山、周顛子、來纔行。咱倆祇能對付徐季藩。餘下

此一段話  
以馮璋坐  
聽起以馮  
璋坐聽結  
自成章法

好分黨派  
聽之此數  
語今日之  
救亡藥也  
勿以小說  
輕之

的有咱們兩派的門徒儘數對敵了。」丈身和尚沉吟道：「爲這點事，咱們便去驚動武當派嗎？」友鹿道人道：「原是同道，同宗，且是同對自己的對頭，何妨？派合起來拼鬥？況且他們也是白蓮教和闍廣派打做一塊，咱們兩派同去打他，也不算二打一，有何不可——祇是張邈還和周顛子一時沒尋處，還得打聽打聽纔好。」丈身和尚道：「這卻不必打聽。我知道周顛子的師弟飛霞道人王通在魏國公府裏多年。——如今魏國公壞了事，祇有王通還護他。——祇要去問王通，便知道周顛子的地方；尋着了周顛子，便知道張邈還是在那裏了。」友鹿道人道：「既是如此，咱們便一面發信給衆弟子，一面去尋飛霞道人去。」丈身和尚道：「我祇得一個不肖的弟子，聽得他竟和白蓮教混在一起，正要南去尋他。如今我便到南邊去一趟，會飛霞道人去。您便在這裏待着，暗中察看着霞明觀。我這箇弟子，也煩你指點些時。」友鹿道人一口答應。

次日友鹿道人寫好了幾封信，叫衆弟子儘年底到河間聚齊，先去北平，



託鑣局裏專人分途送去；復回到懸洞。丈身和尙別過友鹿道人，便動身往南邊來。

霞明觀如何破法，下文再說。

### 古董俠魂評曰：

寫大俠受傷，最難不失身分。本章寫丈身和尙、友鹿道人、皆中暗器，入情入理，且不失其身分，更不覺重複，斯爲難得！

馮璋孝思純然，卻又與吳春林不同。且馮、吳同被救醒，而馮璋被救時，層次宛然，春林被救時亦層次宛然，但一則凍餓憂煎而致病，一則中毒大病受驚駭，故醒時情況，截然兩樣，各極其妙，不可移易。

五臺派戒訓，視官比盜次一等，微辭也；其意深矣！世之高堂強盜讀此，亦知稍爲斂跡乎？雖然作者勸世之心雖苦；其奈若輩久已無心肝何？

## 第十五章 逢賊徒凝神聽密語 遇英雄說法醒癡迷

話說丈身和尚別了友鹿道人，迤邐南來。動身時，原打算晝住，夜行，好展施陸地飛行法。不料這時遷都北平的訊，已傳徧遐邇，朱棣恐怕變輿，龍舟行過水陸程時，有建文帝的忠臣義士效博浪之椎。因此傳旨着各地巡按御史、都督等，先期清道。地方文武怎敢怠慢？馬上雷厲風行，搜山燒林，折屋修路之外，便是四處派軍防守，設卡盤查行旅。鬧得南北大道上，路斷人稀，日間也沒人行走；夜裏更是有人便捉，怎得通行？丈身和尚也祇好曉行晚住，按站緩走。走了兩天，沿途所見的，都是些傷心慘目之事，住在大路兩旁幾十里內的百姓，祇見兵丁差役一串一串的鎖着，說是奸細；或是屋拆緩了，違了諭限。可憐這些人祇爲皇帝要走過一趟，竟祇累得巢毀家空，身爲囚犯。還有些實

永樂遷都  
民所遷受  
之客以  
之官有  
史官之  
一令之  
載命人  
殺其亦  
此其亦  
爲其亦  
氣而吐  
乎之肆  
人而肆  
乎之肆  
便知此  
船是回  
往南頭  
則丈身  
知其可  
此等小  
亦留心  
髮謂細  
如

在有要事，不能不趕路的，祇好提心弔膽的走着。却是一遇着小村莊卡子的守兵，便借着盤查爲名，將銀錢盤費等一概抄去。設若向他討還，輕的便是一頓籐條；重的便鎖起來，當作奸細，性命不保。這一條蕩蕩大路，驟然變成慘霧愁雲，神號鬼哭，和『鬼門關』一般。丈身和尚見了，實在看不過去，憤懣不堪，却又處處如此，想救也救不來。沒法，祇得改走水道，且免每天聽見這些不入眼的事。再設法來打救這些苦百姓，便改道沿着運河邊岸走着。

又走了一日，河中不見一隻船。向岸旁人家打聽時，纔知道運河裏的大小船隻，都被官府封拏當差去了。祇有邊關連糧船，還有走着的。走到黃昏將近，纔瞥見有一艘空糧船，正泊在蘆葦叢中。丈身和尚便下了隄岸，向掌駕的商懇趁搭南下。掌駕的初時不肯；後來丈身和尚先給他五兩銀子船錢，纔喜笑顏開的請丈身和尚進艙。

當夜，丈身和尚便在中艙裏住宿。船家見他沒行李，取出一條被來給他。丈身和尚便將被當作蒲團，跌坐養氣。方纔坐下，忽聽得裏艙有人飲酒說話，聲音很低，不覺心中一動，便將被輕輕移到靠着艙板，坐下，屏息靜聽。

祇聽得一箇老年人說道：『你祇管說便了，這時岸上沒人敢走，船上又沒再搭客人，船家老早睡的豬一般了；怕甚麼？』接着便有箇中年人道：『雖是如此說，到底輕聲些好。那些賊頭神通大着啦！各碼頭都有他們的箭子。』又有箇少年人道：『那些賊頭實在厲害！且是都有些來頭，不是甚麼剪徑攔路的朋友。』中年人道：『有些甚麼來頭咧？』

少年人道：『如今曉得的是：五風寨的豬婆龍張火官；屯土莊的黑烏龜李月寶等；都是白蓮教的小頭兒。貓兒莊的剝皮張七，是內裏馬公公的門下。新安驛的醉鬼江豹；荷葉山的無風三浪麻小鬆兒；鼓兒屯的雙刀何小娘兒；手下各有三五個小頭領，六千個僕儻；仗着二皇子，沒人敢問。——這還不管

做強盜也  
要有憑藉  
可歎而強  
盜竟有皇  
族內官爲  
憑藉尙復  
成何世界

其意若曰  
他應該孝  
是應該孝  
敬長史爺  
的嗚呼如  
制之毒如  
斯謀復辟  
此書不讀

他；他們都是二皇子的人，不致於闖禍驚駕。祇怕那大義寨人又多，本領又高；平常口口聲聲要給建文爺報仇，這趟還不做出大事來嗎？

老年人答道：「那也不過是說說好聽罷了；能有多大的氣魄，也配說給建文爺報仇？」中年人接口道：「這事委太大意了。那廝們委實有點能耐啦。你祇瞧他一無憑藉，地方官竟不敢惹他，可知那廝們能耐不小！」

少年人接說道：「可不是嗎？——大義寨頭兒原是青州的虎頭孔純。前五年頭裏，有箇豹子程豪，打他家鄉——揚州——販了古董到北平去做買賣，遇着土府長史看中了古董，向他討些。他不識趣，死命不答應。長史爺發箇帖子，叫縣裏拿辦他。他竟敢打死縣裏原差，乘亂裏打出客店，逃走到錦屏山，便投夥落艸。孔純見他文武全才，便讓他做了寨主。寨裏原有賽由基趙佑雲中鳳舞；鎮恆山沈石；三箇頭領祇沈石是南邊人，那兩箇都是北方人。趙佑的箭射的神出鬼沒，一張鐵弓，足有五、六十斤重，他能反射背射，臥着射，還能拿牙

世道若何  
要放銀錢  
不帶銀錢  
真是中子  
應該不中  
的馬呼如  
此而欲求  
將才豈非  
緣木求魚  
毋怪有土  
未之難矣

敲着弓弦和箭左右亂射，沒箇不中靶的。鳳舞使一條丈八蛇矛，出陣時背後插着六支小矛，到急時，和使飛刀一般，扎出去，撞着便是箇對穿窟窿。沈石是河洛大俠，聞友鹿的弟子，劍術已是絕頂功夫，一把鉞斧百來斤重，本領稍許弱些的，便妄想擋得住。前三年又來了兩箇考武的武士，因爲不懂規矩，不帶銀錢打點，沒得中，却都認識孔純，便投到大義寨當頭領。這兩箇，便是濟甯一帶，小孩兒聽着都怕的萬里虹黃禮，石烏龜歸瑞。那黃禮也是青州人，曾拜張三丰爲師，學得一身本領。後來跟唐賽兒作賊，又學會一宗妖法；一天能走一千里路，還能帶着三幾箇人同走……」

老年人插嘴道：「這般說起來，那廝竟比梁山泊的神行太保了。我却不信。」少年人答道：「你老委疑心我瞎說。德州城裏誰不知道啦？祇這趙到了德州，一問，便知這話不假了。記得去年黃禮回家，——在他哥哥趕車兒的黃仁甫家中住着。夜裏起更時，忽然想起寨裏有樁要緊的事，沒交待，要回去一

趁。有箇同居的和他鬧着玩兒，託他順便帶幾箇曹州梨兒。他答應了。挨到天明時，便動身。午牌時分便回來了。果真帶着二十斤曹州梨兒。籃兒上面，還有曹州的招牌啦。

『那歸瑞更厲害了！他原籍是江西吉安人。上陣時使一條三稜蓼葉鎗。和鳳舞一般，背帶六支小鎗，二百步內百發百中。平常使一對鋼鞭，風雨不透。委實是個馬步皆能的好漢！更有一門，人所不及的本領；能識得水性，大江、大湖裏能警箇幾里地不透氣。去年娶得箇雲南小娘兒，名叫玉麒麟，凌波；也和他一般識得水性，使得好鞭。』

『你瞧，大義寨有了這許多尖子兒，要一時平了他，可是容易事情嗎？王總鎮雖有本領，也不見得能敵得許多人吧！咱們如今去到王總鎮那裏，他如果知道大義寨的厲害，保管他不會答應。因此我十分着急！這趟差事，恐怕討不了好。』

老年人道：「祇可惜白蓮真人不在山東了！要是他老人家在山東，霎說這幾箇毛賊，就再多十倍，也祇須一道靈符，便全給了結了。」中年人道：「白蓮真人不是在山東傳了好幾年的道嗎？難道竟沒一箇會仙法的嗎？」少年人道：「德州有個小娘兒名叫『馬上超』。」據說和白蓮真人有些兒皮肉交情。曾經跟白蓮真人習過教。法力雖及不上白蓮真人，却是枕頭上教的弟子，總比當衆教的弟子強些；要不，就去請他去，八成兒還行。」老年人忙搶說道：「你霎瞎說！白蓮真人和馬大姑娘是天定姻緣，怎好和咱們俗人一樣拜堂合？盞？你怎好隨嘴亂道，褻瀆真仙！」馬大姑娘的本領雖有些，却是比白蓮真人還差多了啦！」中年人道：「方纔不說大義寨裏，有個姓黃的，是張三丰的弟子嗎？那麼，張三丰出來幫他的弟子，可就更不得了了！」

老年人道：「我有個計較：這事可分做兩處請人幫助：一處便是馬大姑娘。另一處是膠州海邊上，有箇不滿五里的海島——名叫「青島」。島上有



實現在的青島。祇是膠州灣初被德商借開，何以要假此海隅點土之為小島名。也。此南宋之所以亡也。

一家漁戶。還是元韃子進關時，避到島上去的，如今五代了。到島去的那一代，是一箇極有本領的武官兒，却一輩子不曾得志。國亡後，作箇逃民。沒幾時，便死了。一生的本領，祇傳了他兩箇兒子。如此一代傳一代，傳到現在兄弟四箇。外有兩箇外來的劍客，都在島內安居，不問外事……」

中年人搶着說道：『你說的可是丁家哥兒四箇。』老年人答道：『正是。』少年人問道：『是那箇丁氏哥兒四箇啦？怎的我不知道呢？』老年人笑道：『你不知道的英雄豪傑多着啦！他四箇又不打家劫舍，又不攔海擄船，綠林中沒他的名字；鏢行裏沒有他的字號；不是相熟的人怎會知道呢？』少年人又問道：『那麼，他哥兒四箇到底是怎樣箇人呢？』

老年人道：『他兄弟四箇，誇點兒說，可以說是劍俠；小點兒的也可說是隱士。——他兄弟四箇各練得一手好劍，各打得一宗暗器；老大名叫丁奮，打得一手好鏢，使一對燕子鏢；老二名叫丁威，慣打石子，使一雙六楞鎚；老三名

讀史至明  
代倭忠卽  
令人起平  
倭奴爲祖  
宗吐氣爲  
民族復仇  
之想  
便不是好  
材料

叫丁懷，練的是袖箭，平常用一對虎頭鉤；老四名叫丁印，更厲害了！一把能打百十枚梅花鍼，叫人沒躲處，護身用一對鎗，真是耍得點水不入。餘外還有一個鐵蜈蚣華仲愉，是他哥兒四箇的拜門師傅；大河南北，有名的劍客，開平王常府，比武比過第一的。華仲愉有箇入室弟子，姓董，名安，是丁懷的妻舅，綽號沒毛虎。一雙空手，能敵百十把大刀，您說他的本領高不高？華仲愉到丁家去，便是董安引去的。近年來，丁家人多了，用度大了，打漁出息，不敷用費了，便時常和倭寇打交道，做些通風報信，坐地分贓的勾當，自己却不出島，因此外面却不知他們的名字。」

中年人道：「那丁家幾個肯幫助，果然是好。祇是他們恐怕不容易出島吧！」老年人道：「這箇你有所不知。丁奮素來羨慕做官的，我和他是姨表親，若是給他一個功名，不須銀子，他便來了。」中年人道：「那便好極了，我們到了德州，便和……」

丈身正聽得入神，忽然水面上『嘩啦』一聲響亮，好似大魚翻浪一般，接着，便聽得一聲喊聲。後艙幾箇人，立即止住了說話。大家亂動起來，也不知做些甚麼。丈身和尙便立起身，先打船牕縫裏向外瞧時，祇見離開一箭遠近，有一排糧船灣着。正中一艘，飄着一面桅頭旗，夜裏聽不清旗上寫些甚麼。那聲音却是那船上發出來的。丈身和尙暗想：『這一定是劫糧船的。自從燕王將邊地割給番邦，邊關分外喫緊，糧草儻有差池，邊兵無糧，豈不是拱手讓番奴來做天子麼？』這事攸關國家存亡，我豈能坐視不理？』

正想着已聽得『叮噹』一聲兵器相碰的聲音。便連忙甩了僧袍，拔出長劍，推開船艙，側身而出，使箇蝙蝠挂檐，一隻腳立在船舷上，聚精會神，閃眼看去。祇見沙灘上有兩箇人正在拚命狠鬥。那些船頭上也有許多人正在廝殺；但見刀光霍霍，上下翻騰。丈身和尙便將劍反掩在背後，身子微微一聳，

已到岸上。便從隄上飛身來到那停船岸邊，跳下沙灘來。

這時沙灘上已有兩對人捉對兒廝殺。離岸稍遠的一對，是方從船上跳下來的，其中一箇祇穿着裏衫袴，赤着雙脚的漢子，看看要敗了。他對面那箇着夜行衣的一口單刀，着着進逼，甚是凶猛。丈身和尚見靠岸近些的兩箇正殺箇平手，還不妨事；便向船邊走來，揮劍一格，將那着夜行衣的人刀格開，問道：『你們因甚事這般惡鬪？』那着夜行衣的人大怒道：『干你甚事？要你多管！』掣回刀，便要的一刀，向丈身和尚光頭上直剝下來。丈身和尚微微一笑，一使勁，將劍扁着向上一迎，祇聽得『噲啞』一響，刀已磕飛了，接着『吡』的一聲，那刀直闖入沙中去了。那着夜行衣的人正在喫驚，丈身和尚就這當兒，搶上前一步，一把將他右手捉住。喝道：『你終得告訴我，因甚事廝殺，我便放你。』這時那祇着單裏衣的人，在危急時得救，十分感激和尚，在後面叫道：『大師傅！要放走他，他是箇殺人不眨眼的大盜！』丈身和尚見那着夜行衣的人噴

丈身右手  
握劍且捉

住對方是右  
手則必是動  
左時已動  
作常時已  
是左右手  
劍常此不  
無不乘時  
空常此不  
劍則必勝  
出左方  
能點穴  
先寫將手  
一放妙哉  
人謂心細  
如髮且細  
十較倍

目不答，便將手一放，那人便想飛逃，說時遲，那時快，丈身和尚手纔一鬆，接着臂一伸，兩指朝那人身上一點，那人便如木偶一般，呆立着，不能動彈了。

丈身和尚回頭向那着單裏衣的人說道：『你不能傷他！我回頭還要問他的話啦。』那着單衣的人連忙應聲：『曉得。』丈身和尚便迴身到隄岸，將那一對也格住兩把刀，問道：『因甚來廝殺？且說來大家評評。』兩箇中一箇中年大漢先答道：『他們不知是那裏來的，竟來劫俺們的鏢，全不講江湖規矩，直是野賊！因此俺們和他拚箇死活。』那一箇絡鬚子怪叫道：『囚囊的！誰要你的鳥鏢！爺爺祇尋那瘟官算帳！』說着便暗地裏向丈身和尚猛不防攔腰掃來。丈身和尚豈能被牠掃着？一個旋風，身子已在一丈開外。那鬚子掃了個空，使猛了勁，身子向前一撲，丈身和尚就這箇當兒躡上前，向他背上輕輕一按，那人便爬下了。

這時那箇中年大漢和着單裏衣的兩箇，已都回到船上去，向那些在船

上和親兵們廝打的僮僕舉刀亂砍。丈身和尚見了，連忙將那鬍子也給點穴點住了，急到船上來喝住不許亂剝。又吆喝住那些僮僕不許瞎鬧。又叫那兩人制住親兵們。便問那些僮僕是『那裏的？』都答是棗林寨的。再問：『可是來劫搶？』却都說不出。問船上人也不知爲何而起。

丈身和尚便回身上岸，將那絡鬚子點醒。和聲悅色的問道：『朋友！您委會錯了意！我是過路的出家人，原想要問明白你們雙方的是非，給您們解結。如果你是做綠林買賣的，祇要他的錢是齷齪錢，我也不攔您的財路，却是不可無故傷人，壞了江湖好漢的聲名。朋友！您是漢子！甚麼事要瞞着不說呢？』

那鬍子指着那箇夜行人說道：『俺倆便是棗林寨寨主。俺叫賽周倉。周吉；他叫小羅通。蔣莊還有箇兄弟劉大箇兒。劉致，因爲自小愛上了涿州城裏一個娘兒們。那娘兒們嫁了，他也常去走走。』叵耐那王八，要和俺兄弟作對！

報了捕廳，將俺兄弟半夜裏捉去，打了箇臭死。俺叫人花錢打點纜，救了俺兄弟回來。俺們兄弟可是能受這鳥氣的麼？俺兄弟出了牢，也沒回來，便弄了口快刀，一夜功夫，將那王八和捕廳全給宰了。祇是仇雖報了，俺兄弟却被渡口上盤查捉獲了；解到按院衙門。可惱那按院弓嘉宜不問情由，便將俺兄弟定了死罪。俺們去打劫，沒劫得出來。如今打探得這瘟官任滿，打這河裏進京，將來給兄弟報仇。——如今說明白了，您是江湖好漢，便不應攔阻俺們報仇。」

丈身和尙聽畢，笑勸道：「周寨主！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您們劉頭領既與那娘兒們要好，便應該娶了他。既不能娶他，他又嫁了人，成家立業了，劉頭領便不應再去引逗他。他男人報捕廳，這是人人都有的人心。自己的妻子，被人家占了去，誰能做活王八，一聲兒不響呢？劉頭領出了捕衙，這事就應拉倒了，却又去殺人報仇，喫拿住了。試問，那位弓按院管的甚麼？殺人的重犯，怎好輕輕放過？須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就是他的親人做出這般事來，他也無

此公說法  
頑石點頭  
惟英雄能  
聞過知過

法解救，祇好照律條行事；何況劉頭領又是綠林朋友，他如果縱放了，不怕那屍親苦主到刑部上告麼？如果弓按院是受賄埋冤，我們自當宰了他，爲民除害。如今他照法行法，怎好怪他？周寨主！這件事您還仔細想想纔好。」

周吉聽了雙眉緊皺，一面搖着頭；一面指着蔣莊，向丈身和尚道：「您且將俺這兄弟解救過來好不好？」丈身和尚立時答應，走過去，將蔣莊的膀子拉了一拉；肩頭擗了一擗。蔣莊猛然醒過，便舉刀要砍丈身和尚。周吉瞧見，招手大叫道：「兄弟！你快來！快委傷這位活菩薩！」蔣吉聽得，連忙奔過來，向周吉道：「哥這話怎講？」周吉蹙脚道：「快委說了！老三那死鬼！他活該死的，還幾乎連累俺倆喫江湖上笑話！你快去叫僕儼們回去，俺倆也就走。」蔣莊聽了一怔，愕愕的站在一旁，不聲不響。

丈身和尚便將對周吉講的話，對蔣莊說了一遍。蔣莊聽畢，也急的恨聲道：「怎麼不早遇着大師傅！教俺少做這趨畜生，豈不是好？」丈身和尚忙安



細極日照  
應上文

慰他道：『你倆委急燥！』回頭是岸！誰能沒箇錯處？祇要能知錯改過，就是英雄。如今弓按院既在船上，我便陪怨倆到船上去會會他。也好讓他知道怨倆是英雄好漢，不是糊塗蟲。』蔣莊皺眉道：『俺倆不去罷，做了這般不能見人的事，還有甚麼臉去見人！』周吉忙道：『兄弟！這位大師傅是位活菩薩！他怎般說，俺倆便怎麼依，俺倆想的那能比人家好？』大師傅說要俺倆去見弓按院，俺倆就去，准錯不了。』蔣莊便不言語，祇走到先前鬪處，拾起刀來，便跟着丈身和尚周吉二人上船來。

船上人見丈身和尚帶了二人上船，又驚慌起來。丈身和尚連忙高聲叫道：『你們委慌！我們是來會你們老爺的。你們不必驚慌！快快去和你老爺說。』荆南丈身和尚要見。』船上人果然傳了進去。

丈身和尚領着周吉、蔣莊，纔到船頭，便見艙門中闖出一個魁格奇偉青

巾藍袍的大漢來。向丈身和尚拱手道：『久仰荆南大俠盛名，無緣得見。幸蒙見教，請到小舟屈坐些時。』又向周吉、蔣莊道：『二位好漢辱臨，本想屈駕攀談，敝我衷曲，奈何下人無禮，多多得罪，尙望海涵！』周吉、蔣莊羞得面紅耳赤，急的無話可說。祇連聲說：『不敢，不敢！』弓嘉宜便讓三人進艙。丈身和尚略讓一讓，便和周、蔣二人低頭進艙。周吉進艙來，將肘拐觸蔣莊道：『你瞧人家這纔算漢子啦！』蔣莊點頭。

三人進艙，弓嘉宜隨後也進來。讓坐送茶畢，便問丈身和尚：『幾時北來？』丈身和尚道：『已將一年了。接着便將周、蔣二人的此次來意說了，並道：『我奉勸他二位，纔知大公祖確是民之父母，清如堅冰，素無冤賄之事。他二位也知大公祖執法無私，深爲企仰，因此隨同進見。還望大公祖海涵？』弓嘉宜笑道：『我知其中必有不肖之輩，在兩位跟前造作蜚言，誣蔑兄弟，兩位好漢山居不得消息，以爲兄弟有受賄枉殺之事，纔致勞駕臨教。要不然兩位英雄豈

嘉形嘉 宜脫眼 跡巨是 人雄如 英物詢 識非斯 醒有怪 所此怪 因目孽 鼠此禍 足知此 嘉宜舉 似僞而 誠祇以 吏對綠 自古皆 權詐爲 籠以

有不明道理的？」周吉忙答道：「弓老爺！俺該死！祇願兄弟死得可憐，竟忘了您老爺爲百姓，是應該、應該、一千箇應該。如今沒旁的話說，俺倆鹵莽得罪，您老爺肯饒恕，俺倆情願終身聽您老爺的呼喚！」弓嘉宜笑答道：「老爺」兩箇字，兩位對我可算用不着。咱們萍水相逢，也是有緣。彼此都是漢子，一見便成朋友，何必俗套？祇是弟兄相稱，方見兩位拳我當箇朋友；甚麼「老爺」「小的」倒是見外了。——至於這一回事，兩位爲朋友，一片英雄肝膽，激於義憤。如今我的心跡，已承原諒，前事渙然冰釋，再也不必去提他。今夜風清浪靜，咱們難得相逢，良朋相聚，不可辜負良宵。且借杯酒暢談，以留鴻雪。」說着，便叫家人燙酒，並去請兩位鑣師來。丈身和尚和周、蔣二人也不再客氣。

一會兒，家人將路菜燒臘等，整治了八大盤，端進艙來。又燙了一大壺虎骨酒，送來；都擺好在艙中桌上。弓嘉宜便讓丈身和尚首座；周吉、蔣莊坐了次席；自己打橫相陪；對面虛着一方，待兩位鑣師來坐。周蔣二人見弓嘉宜傾心相

絡做雖真  
忱亦疑僞

俞赫連目  
己嘴笨也  
不知道力  
是第流  
眞人周吉  
畢竟差一  
着是雷橫  
不是李逵  
到底脫套  
兒雖酸氣  
終多豪爽  
竟知開山  
二字之綠  
林術語可  
見是熟諳  
社會情形  
關心民瘼  
者

待，便不謙讓，待丈身和尚落坐，便都坐了。弓嘉宜便在家人手中，接過酒壺要親自斟酒。丈身和尚忙攔住道：『按院既是說不必俗套，咱們便各自動手，不勞敬酒。』弓嘉宜便叫家人斟酒，並說道：『我別字「玄斐」，諸位儘可以直呼。』蔣莊道：『弓爺這話，咱倆不敢如此放肆！俺和周哥年輕，論起來，恰是子姪輩。承弓爺不棄，咱倆便叫聲「大叔」，也是理所當然。』弓爺脫套直爽，諒來不再謙讓。』周吉聽了，不待弓嘉宜答話，便先喜的雙手一拍道：『好呀！俺也想了，祇是嘴笨，說不出來。』弓嘉宜祇得說聲『有僭了。』

各人飲過了兩杯，弓嘉宜便問丈身和尚：『寶刹在何處？』丈身和尚答說：『在荊州金蟬寺。』弓嘉宜又問周蔣二人：『在何處開山？』周吉答道：『在馬家店，棗林寨。』

正說着，兩箇鑣師都換好了武生巾服，進艙來。先見了弓嘉宜，向周蔣二

此所以來  
遲也此種  
暗筆照應  
法讀小說  
及作小說  
者皆不可  
不知

明初即有  
養馬制度  
將軍馬分  
配於民間  
命民戶養  
務牧養倘  
馬有病令  
傷損賠償  
不稍寬假  
當時因假  
破家亡身  
者恆河沙  
數蓋極毒  
厲之苛政  
也

人拱手見禮。轉身便齊向丈身和尙下拜。丈身和尙連忙還禮，拉二人起來。弓嘉宜便讓二人入席。丈身便問二人姓名，何處學藝？那中年鑣師答道：「我兩箇，是師兄弟。我叫做『賽雄信林慈』，我這師弟，叫做『莽大蟲陳曼』。我是松江人氏；自幼寄拜在普陀靜雲庵比丘尼大通大師座下。十歲時，父母雙亡，族兄送我到蠟燭店做徒兒。大通大師路過訪得，見燭店師傅無端遷怒，將我打得徧體鱗傷，心中不忍，便設法將我帶回靜雲庵，傳授武藝。」

『陳曼兄弟是溧水土民。因為養馬，不慎，死了兩匹官馬，沒銀賠補，一家人却被拘押牢獄中。我師傅募化路過得知，便代他繳納得官項，救了他一家出牢，並帶他們到普陀來，耕種庵裏的莊田。陳曼師弟便隨師傅習武。去年師傅特命咱哥兒倆投託北地鑣局，專為護衛弓爺。——我倆並不是弓爺聘請的，却是我師傅知弓爺是清官，素來愛民如子；且是本庵護法，因此派咱倆來護衛。』

丈身和尚聽了，欣然道：『你倆是大通大師的門徒麼？』怪道武藝如此高強！——如今路上不大清淨，弓按院政聲素著，奸黨久懷恨心。周寨主可取鑰旗交付林陳兩位達官，便不致再有綠林朋友尋事。奸徒有人來行事時，便全仗兩位達官了。』周吉搶說道：『師傅！如今綠林中有了白蓮教胡擣，早不講交情了。橫豎俺山寨裏素日是有錢便分，各人自管；要用時再大家公湊；毫無積蓄。僕儂除却隨來的幾箇，祇有守寨的二三十人。俺倆都無家小，無所留戀；俺倆眼見北地綠林糟透了心，早想洗手不幹。如今難得遇着弓大叔這般識得人的主兒。俺就此叫僕儂們回山，各自取了行李散伙。俺倆便親自護送弓大叔投南去。』師傅！怒說可好？』弓嘉宜忙接說道：『兩位賢姪。能毅猛回頭，就此洗手歸正，可算得大英雄，大豪傑！如今邊疆多事，將來爲國家出力，不愁不名標青史。』至於衆僕儂，落草上山，總有不得已的事，纔肯如此。兩位

賢姪就此叫他們散伙，恐也不易。好在人數不多，不如都隨我往南。我再出山，便設法使他們入伍；我若從此家居，也一定送他們到箇好處所去。二位賢姪意下如何？」周吉、蔣莊大喜，齊道：「好極了！俺倆准遵示照辦。」丈身和尚也拍案道：「好！」

丈身和尚知弓嘉宜是箇愛國愛民，正直無私的官兒，說話間，便將朱高煦蓄心謀亂，徐季藩父子設霞明觀助桀爲虐的事，一一告訴弓嘉宜。弓嘉宜道：「這事我久有所聞。在任時，便知霞明觀的不法。陳達官曾去探過幾次，內中情形也稍許知道。祇是二皇子雖非今上愛子，皇后却十分護他。奪嫡之謀，內外皆知，都因今上嚴肅，不敢賈禍，沒人敢說。我這趟到京，必須犯顏直陳，方無愧臣子之道。」丈身和尚肅然起敬道：「按院能如此忠勇，儻有差池，我們自當捨命相救。」周吉等聽了，也十分欽佩。

方在談論，忽聽得遠遠村鷄互唱。丈身和尙便起身告辭要回船去。弓嘉宜便道：『大師既是南下，何不就乘敝舟同行？丈身和尙便將在船聽得隔艙密語，想要得箇究竟的話，向弓嘉宜說了。弓嘉宜方不再挽請。和周吉等一齊送出艙門，拱手相別。丈身和尙合掌作禮，回身上岸，飄然而去。周吉、蔣莊，自去調派僕儷，加雇船隻，不在話下。

丈身和尙回船後如何，下章再敘。

### 古筆俠魂評曰：

本章敘丈身和尙登程，接寫民間疾苦，看來似是閒文，或刺當時政治；及讀第二集于廷益籌餉籌防時，方知此處暢寫民瘼之妙。

借三奸黨口中，敘出許多附逆綠林，且及錦屏山諸雄之出處。一則使後文高煦作亂時，不致突



然而有諸將；一則補出錦屏諸雄歷史；如此布置，絕無痕跡。

周吉、蔣莊、與弓嘉宜之稱呼，讀者多以爲冗煩。不知却是一大關鍵。未可以浪費筆墨視之也。本章全係插寫，接前逗後，藉宜以轉圜，雖是小說家瞞人之彌縫法，而作小說者不可不知。但於此彌縫文學中，又夾寫後文關鍵，則其瞞人之本領又高人一等，殊不易學得也。

此爲旅人  
第一樂境  
讀之使人  
思及浪跡  
時水行况  
味

## 第十六章 閒戲耍獨掌斃潛龍 顯奇能一矢誅毒蟒

話說：丈身和尚回到自己船上，進艙來，依舊跌坐在棉被上。側耳細聽，船中人都不曾覺着，他閉目打坐，養神練氣。一霎時，聽得水手起身起錨開船。閃眼看時，東方已現魚肚色。便起身向掌駕的討了熱水，盥洗過了。獨自伏在船牕上閒望，眺望景緻；心中想着昨夜聽得的話。正想着忽見後艙牕榻一響，忙轉頭聽去，見一箇白鬚白髮的老頭兒，仰天說道：『天這般低暗，要下雪了！這船又得耽擱，不知幾時纔得到京？』聽去宛然是昨夜說話的聲口；面貌也有幾分熟識，祇一時想不起他的姓名來。

正疑思着，又見一個虬髯肥面的漢子，也將頭伸出船牕來望天。猛然想起這人便是長江大盜程義扶；便想將縮進艙來躲避他，却被程義扶眼尖聽見了，

高叫『丈身大師！』丈身和尚來不及閃躲，沒法，祇得答應了聲道：『程大哥！上那裏去？』程義扶答道：『纔在北平、良鄉等處逛了一趟，如今回南去。』

說着便邀丈身和尚到後艙去談敘。丈身和尚不便推却，便跨出船廳，從舷上，到後艙來。祇見艙中另有個尖臉縮頸的青少年人。彼此坐下通名，問號。纔知道這少年姓羅，名明亮，是程義扶的親戚。那老頭兒却是丈身和尚原本認識的鄭天龍，善使一口單刀，曾殺徧淮北沒敵手。和丈身和尚認識多年，覺是不很知己。

鄭天龍便問：『大哥幾時到北方來的？如今可是回荊州去？』丈身和尚答道：『到北方多時了，如今到山東去，有些小事。』程義扶便問別後的情狀。——原來程義扶等在金蟬寺養過病，因此認得丈身和尚。——丈身和尚約略說了些沒關緊要的行蹤，便問鄭天龍和程義扶如今在那裏落脚？兩人如何在一處？可是結伴回南去？鄭天龍掀髯說道：『好叫大哥得知，兄弟俺入了

尙也有使  
詐時

妙細讀上  
文丈親近  
言欲親近  
二皇子並  
無事之近  
語則親近  
之爲何事  
尙不可知  
伊確非謊  
語也活潑  
文章絕無  
如龍之病  
儻作鄭  
天龍敘述  
便覺減色

教了。如今奉祖師爺之命，和程家兄弟到南邊去，有些公幹。『丈身和尙故意平淡說道：『可是入了白蓮教麼？』二人齊道：『正是。』丈身和尙道：『那便好了！聽說二皇子十分相信教友，您倆既入了教，自然是見了二皇子的了。我多久有心，想親近二皇子，終得不着門徑，您倆竟能得主而事，福氣比我這浪無歸宿的強多了！』程義扶喜道：『這話真麼？』丈身和尙道：『出家人怎能謊語？』鄭天龍拍胸道：『這事容易極了！祇在俺三箇身上，一准保您辦到！』丈身和尙道：『聽說二皇子氣性古怪，很不容易討他歡喜，您倆怎樣得入教的呢？』可曾和二皇子相會過？』鄭天龍道：『豈祇會過？二皇子最相信俺。』便指着羅明亮道：『您祇問他便明白了。』羅明亮不待丈身和尙來問，便接說道：『這事俺全在場，鄭大哥說的一點兒不假。——俺在二皇子身邊當了好幾年的材官。前年頭裏，鄭大哥住在正定李家窪兒，李太公家中時，那李太公的大孫兒媳婦，忽然被妖怪迷住了。黑夜白日，將袴子脫了，直躺着，亂哼

開口便道  
此說蓋自  
以為榮故  
必表而出  
之足見不  
是好貨色

亂動擲，那模樣兒難看極了。俺和李太公的小兒子是連襟，這時也在他家裏住着，瞅着這事兒，也祇好白着急，沒法可治的。這時候，祖師爺——非非真人——來了。說是：『這莊子裏，有妖氣，特來拏妖，並不取錢。』李太公求之不得，當下便懇求祖師爺大發慈悲，救他孫兒媳婦的性命，祖師爺答應了，立時設壇施法。祇見祖師爺令牌一響，呼呼風起；二聲令牌響處，壇前燭影一搖，那翦就的紙人兒，抗着紙鎗、紙刀、兒，向那有妖怪的屋裏亂闖。祖師爺再大喝一聲，祇聽得一陣鐵鏈聲響，壇前跪着箇長瘦書生模樣的妖怪，祖師爺也沒問他甚麼，便伸手捉着那妖怪，向一隻酒罈一納，便納進去了。瞧那酒罈兒實在沒那妖怪那麼大，不知怎樣便盛下了，您瞧：這不是活神仙嗎？李太公的孫兒媳婦馬上就好了，情願捨身出家，終身伺候祖師爺。鄭大哥和俺眼瞧着這般活神仙，便決志拜師入教，跟隨祖師爺到霞明觀習了幾年武藝法術。祖師爺的靈蹟也說不了許多，橫豎您有心入教，將來總得知道的，此時也用不着多說。

卽詐降而  
埋伏於敵  
中內應此  
謂也  
爲綠林術  
語

謂姚廣孝  
也

了。

程義扶也接說道：「這話一點兒不假！您在江湖走了差不離一輩子了，可曾聽見箇再有誰有這般本領的？」丈身故作欣喜模樣道：「我久已聞得，祇苦無門可入罷了。如今幸得遇着您三箇，却是你們又要往南邊去，這不是無緣嗎？」程義扶道：「您既是誠心，俺們便寫箇信薦您去，祖師爺沒箇不收的。」丈身和尚暗想：「徐季藩知道我的，就要臥底也辦不到。不如仍是探探他們的行事吧。」想罷，便道：「我既在山東還有些事沒完，得走一遭。不如等你們回來時再同去見祖師爺，穩妥多了。」鄭天龍等聽了，都點頭道：「好。」

說話間船已行了多時了。丈身和尚故意推開船牕，四面望了一望，纔迴身坐下，悄聲向三人道：「如今聽說二皇子有學當今永樂爺行事的話，不知的確麼？要是這話不假，我還是照初意同你們去投二皇子。諒來您我這拳脚，雖不敢是將來和姚國師一般，大小總可博得箇富貴。」鄭天龍道：「如今全準

備好了，祇瞞着老頭兒。祇待老頭兒賓天，便動手了。」丈身和尚道：「如今不是立了大皇子做太子嗎？待得老頭兒賓天時，太子接上了，豈不是多費事嗎？」程義扶道：「那有甚要緊，永樂爺取天下，不是在洪武爺賓天之後嗎？」鄭天龍呵呵笑道：「程家兄弟！他是俺的老朋友，不妨事的，不必瞞他，他還可以幫忙啦。」說着便向丈身和尚道：「如今俺們就是爲這事往南去。先前本想布置妥貼，硬爭儲位。不料永樂爺聽信讒言，忽然立了大皇子。如今想乘遷都之時，將大皇子刺了，二皇子便可正位京師，也不向北來了。老頭兒肯做太上皇便罷，不然就平分天下，將來還不是要歸於一統的麼？」祇是兩邊沒人幹這大事，所以特地叫俺去。您這可明白了麼？」丈身和尚連忙拍掌叫道：「好極了！這般做去——先除禍根——萬無一失！」三人大喜，丈身和尚又順着他們說了許多好聽的話，將三人騙得骨頭都酥了，竟擎丈身和尚當唯一的知己，從此無話不談，無事不說；丈身和尚陡然知道了許多不得知道的事。

遊戲三昧  
耶大伏魔  
法耳不虛  
可謂不虛  
此行暗伏  
下文

借金條案  
引出沈石  
一案且借  
此使金條  
案不冷落

一路朔風，船行似箭。一日，纔盥洗過，船已到了德州碼頭。丈身和尚向鄭天龍告辭上岸，約明在京師夫子廟相會。給清了船錢伙食，飄然上岸。纔上碼頭，便聽得紛紛說着金條案。丈身便留心聽察，却終究聽不出箇實在原由來。一路來到德州城中，尋箇客店住下。便向客店掌櫃的探問金條案，那掌櫃的更所答非所問。丈身和尚心中納悶，便出外閒遊，想着或者能得些消息。

信步來到州衙前，忽聽得一陣人聲喧嚷。丈身和尚身材長大，立在人叢中，還能瞧見前面有一輛囚車，載着一個犯人。那犯人生得甚是英俊，不似箇爲非作惡的人。丈身和尚便向旁人打聽。有那嘴快的說道：「這人是錦屏山的強盜，名叫沈石，是特地來劫金條案要犯的。昨日落在衙前客店裏，被做公的識破了。叫店掌櫃將蒙藥蒙住了，纔捉住了，如今解到府衙去，還怕要起長解上省啦。」丈身和尚聽了，暗想：「這金條案，聽說現押着的犯人，已是冤



枉，這沈石又沒犯事，怎能讓這班差狗，將人隨便麻翻捉去當大盜看待呢？如果是金條案的主凶，早該逃走了，怎肯親來劫救被冤的啦？……即便他是主凶，不忍旁人爲他被冤，特來劫救，那麼更加是好漢子。我且去救他出來，問明白再處。」想罷便打點晚間救人。

正在打算如何去救沈石，忽見店堂有一個長身漢子走近，步沉腰直，是箇頗有武功的模樣。便凝神細看去，不覺大驚。——原來丈身和尚慧眼已看出這長身漢子，是箇女子假扮的。——暗想：「德州這時怎偏多這些奇怪事兒？」便又留心窺察這女子的行爲，暗中隨着他出去，走了一遭，見他也探聽沈石的訊息，知道他和沈石是同道，便不再疑他了。

就在這時，丈身和尚便暗中幫助那女子；前文將「療饑散」給他的馬喫；殺解官救沈石，便都是這時的事。救了沈石之後，引他到遠處荒僻地方，細問時，纔知他是打聽金條案遇着那些差狗。差狗起了疑心，商通店掌櫃將他

麻翻，用撓鈎套索捉了去的。再問他『原要到那裏去？』更知道他是友鹿道人的弟子，特地往河間去的。將沈石藏在山巖，自去在近鎮市上買了幾件農夫穿着的冬衣，和一個箬笠，回到山巖，將衣服給沈石換了囚衣，又給了他兩包療饑散，三十多兩銀子，要他先到河間去。沈石拜謝了，並請丈身和尚順便帶訊給錦屏山諸頭領，快到德州救黃甫仁。丈身和尚都答應了，且問明錦屏山的路徑和頭領的姓名，——因此得知那女子便是凌波。——纔別了沈石到曹州來，沈石自投河間去了。

丈身和尚轉身趕上凌波，暗隨在後。不料凌波不往錦屏山，却一逕到單家莊來，便也跟蹤來到單家莊。見莊外有許多莊丁勇壯護守着，便繞到後面，從側牆飛入，見錦屏山衆頭領都在此，且有友鹿道人的弟子在座，便哈哈大笑，露面和衆人敘話。

都五萬餘  
言迤邐浩  
蕩如高山  
大江一氣  
千里一氣  
呵成誠洋  
乎大觀矣

大俠傳

一〇

丈身和尙將這些情節，就酒筵前一告訴了衆人。並道：『如今因爲遷都路上查得分外嚴密。平素有名的山寨，都派勇將強兵攻打，以變輿過境時，有人驚駕，地方官要擔干係。因此曹州鎮總兵王忠皓已調兵遣將，要先打錦屏山；後打各寨。這到不可不防。』程豪答道：『敝寨已經準備好了。此地諒他們不敢來擾。因此我們乘此空兒隨師傅到河間去走一遭。』丈身和尙道：『此地也甚關緊要，不可一日無主；衆位豈可全去？』程豪道：『我有個主見：如今便派人去寨中，准叫趙家兄弟將孩子們連夜帶到此地——趕夜裏分班悄悄的走來——都分在鄉勇隊裏。連趙家兄弟也和我們同到河間去助除奸邪。此地好在有伍莊主持，料不妨事。鳳舞道：『俺也去。』凌翔也要去。伍柱聽了道：『既是如此，好在如今遷都訊息徧傳，綠林斂跡，官府無暇；莊上料沒甚事。就請吳先生和四位教頭守莊，俺也陪衆位去走一遭，藉此會會天下俠義英雄。』

丈身見衆人一片熱腸，也不便攔阻，當席查點去的人數，是——

鎮嵩山杜潔；

鎮衡山許達；

千年松伍柱；

豹子程豪；

金麒麟凌翔；

雲中鳳凰舞；

石鳥龜歸瑞；

玉麒麟凌波；

賽由基趙佑；

虎頭孔純；

萬里虹黃禮。

守莊的是——

智囊吳璈；

賽叔寶徐建；

飛毛腿歐弘；

梅花鹿李青；

雙鎚李隆。

當下商議已定；衆人知道事情急迫，也無心再喝酒，便胡亂喫了些飯，各自漱洗畢，便商議幾時行程。丈身和尚要到京師去尋飛霞道人，日期已迫，當日便要動身。衆人也因河間事急，冬天趕路不能太快，須得早日躡行，便商量次日動身。計議已定，便堅留丈身和尚且住一宿，明日分途而行。丈身和尚祇得應允了。

當夜杜潔、許遠，二人將金條案的離奇情節都告訴了丈身和尚。丈身和

尙聽了，愈加思量不出是甚麼道理，便囑咐杜許二人路過德州時，順便探訪一番。杜許二人都答說：『一定要探個「水落石出」。』就是這次探不出來。河間的事了，也得再來弄箇明白。』丈身和尙點頭道：『要是此時，不能明白，我將來准和您倆同來弄明這事。』杜許便順便將皮友的事說了。並說：『不知師叔可肯將他收在門下？』丈身和尙道：『你們且將他帶到河間去。我橫豎要到河間來的，到那時再說吧。』二人答應了，各自辭出。回到伍柱預備的客房中去睡了。

次日，天色纔泛白，衆人都已起身。伍柱更是通夜沒睡。將莊內、莊外的事，處理一番。又重託了吳璫和四個教頭，纔換了長行衣服，出來叫家人備牲口，——按人一騎，共十一騎；——將上好的鞭轡鞦韆一一紮挂停當。衆人都到外面大廳上聚齊。

伍柱到外面看着家丁們正在亂闐闐拾掇行李，祇見飛毛腿歐弘陪伴

行軍有道  
非會統兵  
者寫不出  
冬烘先生  
必且爲作  
十餘人同  
行則事同  
實所許矣

杜許便與  
開友鹿相  
遇趙佑以  
其神箭且  
爲北人也  
派是得也

着賽由基趙佑倆，犇將進來。伍柱聽見大喜道：『果然如時趕到，真不愧』飛毛腿』——祇是趙爺辛苦了！』趙佑笑答道：『俺倒沒辛苦，祇辛苦了莊主了。』伍柱連忙謙讓趙佑到裏面廳上，和衆兄弟相見，並說：『衆僕儼已分批下山。』將花冊交給吳璣。伍柱便叫家人擺讌和趙佑接風。

筵席間，商量停當，到河間去的分做三批，前後，相差十里遠近，以便遇着事情時好救應。派定

第一隊，——前部先行；

鎮嵩山杜潔；

鎮衡山許遠；

賽由基趙佑。

第二隊，——中部策應；

千年松伍柱；

或問二三四  
兩隊皆四  
三人頭而負  
先行人重務  
似不待當  
不知有頭隊  
實且二劍  
客小尚蟲  
一皮友待加  
入也非常  
細極能想  
到人所能

豹子程豪；

虎頭孔純；

金麒麟凌翔。

第三隊——護後救應：

雲中鳳凰舞；

萬里虹黃禮；

石鳥龜歸瑞；

玉麒麟凌波。

每人身邊帶五十兩銀子，一包乾糧；每隊帶兩箇伴當兩匹馱驢。伍柱程豪二人各帶一千上色銀子，和藥丸膏丹等項。一切準備已齊，各人結束裝扮，齊到大廳上來。

丈身和尚先行告辭，衆人也就起身，齊到莊門前。四教頭已率領鄉勇列



隊相送。衆人便各牽牲口，隨着丈身和尚向吳璣與四教頭作辭，迤邐登程。衆人自按次序直犇曹州。杜潔、許遠去城內招呼了皮友，同在第一隊行走，直往河間而去。

丈身和尚別過衆人，甩開大袖，趁大路飄然而行。一直來到金陵，逕到徐府打聽時，原來此時徐府魏國公徐輝祖已經去世，家業蕭條，移居在北極閣下一條小巷中。丈身和尚便到北極閣下尋問，好容易纔尋着了。便叩門問訊。幸喜遇着老家人徐來，還認識丈身和尚，便通報進去。小公子徐欽出來相迎，請丈身和尚進內，到一間小小書房中坐。丈身和尚問起近况。徐欽答道：「自從先君見背，門衰祚薄，故舊絕緣。幸得王世叔篤念舊交，惠予扶持，並教導愚兄弟，僅免凍餒而已。難得大師傅不棄寒微，遠道下顧，使學生感激不盡。」丈身和尚道：「公子氣宇不凡，何愁沒光弘舊業之日？祇不知公子昆仲是習文

讀此使人  
與滄桑之  
感作者亦  
過來人何  
堪回憶

連發三問  
可見情急

數語抵得  
一篇江南  
游記

習武夫人可康健？」徐欽道：「家慈幸獲安康。學生隨王世叔讀書，舍弟隨王世叔學劍。前月王世叔到杭州會友，舍弟隨去了。」丈身和尙驚道：「飛霞道人去杭州了嗎？不知幾時回來？公子可知他在杭州貴寓何處？」徐欽道：「王世叔動身時說，須待明正上元後，纔得回京，據杭州寓住在岳王墳後小茆庵。」丈身和尙便將隨身帶的五百餘兩銀子，送給徐欽作膏火之資。徐欽執意不肯收受。丈身和尙祇得將銀子擗在桌上，飛身而出。徐欽沒法退還，也祇得收了。

丈身和尙出了徐府，便離京城，直往杭州來。一路也無心觀看景致。幸得江南不是遷都要道，不甚騷動，夜間還可行走。便展施陸地飛行法，夜行晝住，祇行五夜，便到了海寧地境。

這日早晨，尋個村店，漱洗了，討些飯菜，喫了一飽，便往杭州來。灑開大步，

好村名非  
廷益不此  
居非此地  
村非此地  
此村不人  
居延耶人  
天上何有  
問地何必  
此地非積  
桃源仙安  
德享此清  
能享此終  
福吾願奈  
老是大鄉  
何斯地已  
無令十讀  
此令十讀  
然令十讀  
直令十讀  
結尾筆力  
如椽筆力

瀟灑而行。祇見一路上鷄犬相聞，人煙稠密，委實是個富庶之鄉。不多時，遙望聖湖塔影，山明水麗，宛若畫圖。渾忘身在朔風中，滿身如浴清泉，十分爽快。

看看行到杭城相近。走過一個小山脚下的小村落，名叫『旋乾村』。沿村一泓鏡一般的寒水，圍村數百株凌雲矗立的古松，包覆着十幾戶人家。祇聽得書聲朗朗，機聲軋軋，全村都在一團和氣之中。丈身和尙經此清明境界，不覺悠然神往，不忍舉步，便在溪邊梅花樹下，佇立小憩。心想：『人道江南神仙境地，果然有此地方……這等幽靜桃源，必有大賢大俠居此，可惜我不知道……唉！我已出家多年，竟不能得這麼所在，爲清修之地，真是慚愧！他日孽障了時，得到此村，結茆而居，於願足矣！』想着，不覺愀然微唱，轉身緩步，流連觀覽。

正眺望處，忽見村頭岳王廟中散學，走出許多學生來。其中也有長大成

人的；也有方七八歲的小孩子。出了廟門，如一陣暮鴉，啞啞噪，三個、五個、分頭散去。祇見末後一個十多歲的學生，緩步走出；雖是布袍、布巾，却生得闊額、長眉、鳳眼、隆準，兩耳垂肩，口如『四』字。身材高大，猿背、鶴胸，看他那行走如移山一般，步步着實，目不邪視。丈身和尚不覺脫口讚聲道：『好個治世宰相，曠古英雄！』連忙上前，合掌當胸，拉着那學生問道：『您貴姓大名？可在本村居住？』那學生回禮答道：『學生姓于，名謙，字廷益，本村人氏，就住在村頭大松屋下。』丈身和尚道：『同到府上走走，可以麼？』于謙答道：『當得請到寒舍拜茶。』

丈身和尚見于謙言語有節，體態端詳，心中大喜，暗想：『天下亂象已成，我走遊四方，也不曾見着箇定亂英雄，正愁浩劫不知何時纔止，却不料天下定在此人身上。今日無意相逢，真是天緣夙巧，我這一身本領，不留給這能用之人，却留給誰？』一面想着，一面和于謙兩箇向村頭廟後行來。

不到百步，已到一棵參天古松之下，一所三間瓦屋門前。于謙閃身拜揖道：『卽此便是寒舍，大師請進。』丈身和尚連忙還禮。那屋雙扉半掩，于謙上前推開門來，讓丈身和尚先進，自己隨後進來，順手掩上門，陪着丈身和尚到當中廳堂坐下。便道：『請大師少坐，容學生稟知家父。』丈身和尚起身答道：『正要拜謁。』

于謙進去，不多時，攙着個五十多歲的老年人出廳來，向丈身和尚拱手道：『老漢腰背不濟，恕不拜揖了。』丈身和尚合掌答道：『衲子輕造，驚動老丈了。』于謙攙扶老人坐下，便去倒茶，獻過茶，便在下面陪坐。丈身和尚請問老者名字，老者答道：『老漢姓于，賤字戴正，世居本村，少時也曾中過鄉舉。祇因多病，少學，便在家鄉務農爲生。』丈身和尚問道：『這位相公可是老丈令郎？』于戴正道：『便是小兒，老妻多生不育，祇得這箇孩子，未免溺愛放蕩，惹大師見笑。』

語意雖謙  
頗有欣愛  
之意着筆  
傳神已極

丈身和尚道：「衲子此來，專爲令郎。如今亂象已成，衲子雲遊天下，求訪定亂英雄。數年來，也不會遇着。前時聞得道友——飛霞道人——說：「輔弼正臨吳越，治世將相，應在江南。」他爲此南居二十年了，衲子今日遇得令郎，纔知道友之言不虛。——令郎今年貴庚多少？經史，可曾完業？」

于戴正道：「這孩子，今年十四歲了。自少便是老漢授些詩書，資質雖不十分魯鈍，却是秉性好武，閒時便舞棍弄棒。老漢想着古人「易子而教」之義，自己教導，未免寬縱；前年便送他到本村學館中去讀書。不料那先生說他頑皮，不肯教導。直到今年村中有位秀才開館，纔叫他去受業。如今五經、四史，俱已讀畢了。大師謬獎，實不敢當！還望切實指教，便是他的福氣了。」

丈身和尚道：「令郎將來文治武功，曠絕千古。身當保國戡亂之任，自當文章武功兼備。衲子不揣冒昧，頗識得些拳劍，令郎既好此，衲子有一本武經，是太公所著；宋朝岳忠武王傳留至今，沒得傳人。衲子如今贈給令郎讀書餘

暇，照書習練，以令郎天資，自能串通。衲子北方還有些小事，待了時，便來指點令郎，將來好爲國用。」

于謙聽了大喜。祇見他父親道：『承大師美意，便叫孩子拜在大師門下，叩求指教吧。』于謙聽了大喜，不待丈身和尚答言，便趨前，倒身拜了四拜，口稱『弟子拜見師傅！』丈身呵呵大笑，還了半禮。于戴正也起身向丈身和尚拜揖。丈身和尚合掌還禮，便取出一本武經來，雙手遞給于謙。于謙再拜領受。于戴正便叫小僮擺飯。一時，飯已擺好。雖是小蔬野菜，却異樣清潔。于戴正陪着丈身和尚，于謙打橫，各自喫飽。于戴正便告辭進內。丈身和尚便將武經中緊要關節，一一授給于謙。于謙天資聰明，一說便能領悟，真是『聞一知十』。丈身和尚歡喜異常。

不一時，要旨都已傳畢。丈身和尚便起身告辭。于謙進內告知父親。于戴正出來堅留。丈身和尚說明有要事在身，去後一定再來。于戴正方領着于謙

數年心事  
一旦了却  
得曠古英  
賢而教可  
之其樂以  
知作大者  
呵字形容  
四似形而  
之意甚深  
遠

人逢大喜  
確有此情  
描寫入骨

送出大門，叮嚀而別。于謙仍去岳王廟讀書。

丈身和尚得了這箇得意門生，真是喜之不盡，一路上，笑逐顏開，精神陡長，脚步也健快逾常。一霎時便到了杭州城邊。也不進城，一直便向西湖走來。心中急於要會飛霞道人王通，便也無心觀覽景致。逕到岳王墳後。

纔轉過岳廟，便見綠樹叢中，幾間茆屋。茆檐下寫着『小茆庵』三個字。便上前叩門。門開處，出來一箇小尼攔門問道：『尋誰的？』丈身和尚道：『我叫丈身和尚，從北方來，特來訪問飛霞道人的。』小尼道：『您且等等』說着，便將門半掩，轉身進去了。

一霎時，便聽得飛霞道人的聲音高聲叫道：『笑菩提！您怎尋到這裏來的？』接着，庵門大開。飛霞道人仍是秀才打扮，豐采依然，迎將出來。後面有一老尼，隨着出來。丈身和尚細看去，却是普陀醉比丘大通尼。便向飛霞道人道：



『您真會躲！怎麼躲到此地來了！』大通尼笑着道：『妾站在門口了，請進去說吧。』丈身和尚便隨着飛霞道人和大通尼，進庵來，上佛殿參拜過，便到左廂房飛霞道人寓處——來。

房中有一方面大耳的少年公子，正在閱書；見三人進來，忙起身相迎。丈身和尚認得是徐輝祖的次子徐奎。徐奎上前見過丈身和尚。小尼獻茶已畢，各自落坐。丈身和尚便問飛霞道人：『因甚到杭州來的？』飛霞道人道：『前幾年我聞得師兄——周顛子——說：『大通師蓋了座小菴在西湖，景致甚是幽雅。』今年九月裏，大通師又有信來邀我，說是一杭州已產名世英雄，我輩當爲呵護。』……』便指着徐奎道：『……恰好他習長兵器，偏要學鑣。這傢伙，我不大十分精曉，想着祇有大通師是當代鑣法獨家，便帶他到這裏來學習。』丈身和尚忙道：『正是。您方纔說『杭州已產名世英雄，可是說的旋乾村的于謙？』飛霞道人詫道：『你怎麼知道的？』丈身和尚便將方纔經

過旋乾村收得于謙爲弟子的話，詳細說了一遍。飛霞道人和大通尼一齊歎道：『您的福緣，比我們高多了。』丈身和尚問道：『這話我不懂。您們在這裏許久，怎不去會會他，却到如今來妬我？』

大通尼道：『您有所不知。——這于謙生時，確是異香滿室，屋上光照數里。我師傅——金蟬長老——正在這時圓寂，特地遺囑我，說：『我佛座前孔雀明王菩薩降生杭州于家，你須切記，隨時呵護。』我便拾掇了靜雲庵，逕來此處結了這箇茆庵。打聽多時，纔知是旋乾村于戴正家恰在那時，生了箇兒子，名叫『于謙』。我便去他家化緣，得見孔雀明王的化身。本來想和他結緣，不料于戴正聽了親戚的話，說這孩子八字太好，不宜與孤獨人相近。因此沒得親近。我便隨時暗中護持他家。』

『那年于謙四歲了。我纔從京城裏回來。周顛子來到我庵裏，說：『定亂

英雄，出在杭州，可惜你，我，祇有將來助他的緣分，不得收作弟子！我便將我師傅，——金蟬長老——的遺囑告訴周顛子。周顛子點頭道：「翼火蛇降生口外，孔雀明王奉佛旨來收服他。祇可惜，孔雀明王結了冤仇，須歷一劫；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便問周顛子：「可是于謙將來有難？」周顛子說：「他現時的難不大，你，我，都可解救，將來的劫，便不是你，我，所能爲力的了。」果然于謙不久就得了一場大病。我便託一位帶髮修行的道友，將藥去救治好了。

『次年，于謙五歲了。他父親便教他識字，讀書。他本性未迷，聰明異常；一教便會。祇三箇月，便識得幾千字發蒙讀孝經。半箇月，便將孝經讀了。他父親便送他到村館先生處去從師。先生教他讀四書。開首讀大學。教到「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一段。他便問他先生：「大學是誰做的？」先生說道：「大學是聖人至道，聖門弟子曾子所述。」他又問：「程子是曾子的甚麼人？」那先生說：「曾子與孔子同時，是周朝人；程子祇是宋朝傳聖教的大儒；離開曾

少時見解  
便不同凡  
響毋怪腐  
儒咩古

子一千多年了。」他便說道：「程子既不是曾子甚麼人，又離開這多年，他怎  
能知道曾子的意思？他的門人又怎能知道程子的意思？這不是瞎鬧麼？他們  
能『補』；難到我就不能『補』……」先生大怒，不待他說便大喝一聲，罵  
他：「目無前賢！狂妄可惡！」對他向牆跟前。跪半箇時辰的香。

「他受了這番罰，不敢和先生擇扭；却是終有些不自在。跪在牆跟前，便  
在牆上畫着玩兒，一心淘氣。畫來畫去，忽然見那牆上有箇小窟窿兒，不時冒  
點水沫兒，鼓起箇泡兒。他定睛瞧了多時，覺着稀奇，便將小手掌兒按着那箇  
窟窿，意思想不許他冒出水泡兒來。恰巧被先生瞧見了，更加發怒道：「罰你  
跪了，還不安分，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再加罰你跪半箇時辰，看你可再淘  
氣？」于謙這時正在得趣，也不理會。被先生一喝，祇得暫時放下小手掌兒。再  
看那小窟窿兒，仍然冒着水，却是泡兒比先時小，也沒先時那麼快了。候着先  
生瞌睡時，便再緊緊的按着那窟窿，不露一絲縫隙。到放夜學時，裁起身。再看

那窟窿竟不冒泡沫兒了。

春雲初展

春雲再展

春雲三展

春雲四展

春雲五展

春雲六展

春雲七展

春雲八展

春雲九展

春雲十展

春雲十一展

春雲十二展

春雲十三展

「這時天氣正熱。過了兩天，那學館中，無端的腥臭起來。先生便怪遠村學生帶中午飯菜來的，不該帶魚。第二天，都不帶魚來，却更加腥臭的厲害。臭得全館師生，箇箇打噁，作嘔，連書都讀不成。先生大急，帶着學生們四處搜尋。初時，以為必有死貓死鼠；誰知尋了半晌，連死螞蟻也沒一箇。却是走過那干謙前幾天跪過的牆跟前時，分外腥臭得厲害。衆學生都嚷說是這牆臭。這時竟臭的隔壁鄰居，和館前路上都臭不可當。便有許多人來館中詢問。及至聞得這腥臭，是牆發出來的，便都說：「要是妖怪吧！且拆開來瞧瞧到底有些甚麼？」好在那村館祇是茆屋土牆，拆、築都不難。當時，便有鄰居搗了木料來將屋脊架起。大家動手拆牆。一會兒，便拆到那小窟窿跟前來了，那臭氣一陣陣的，撲得人腦子作脹，比屍臭還要難聞。衆鄉人好容易將牆拆完，纔要住手，忽有漢子瞥見牆根泥土中，露着一叢鱗甲，便大嚷道：「有穿山甲，快快挖他出

一層層剝煎

牆上如抽

然後歸至

貓疑死鼠

午菜疑死

寫疑學生

不可當夾

居路上臭

噁作嘔鄰

鄰腥臭打

層次從無

祇在他寫

春雲六展

然不亂筆  
力心思洵  
細達極點  
矣

來。」衆人聽得，連忙取鐵鈹鋤頭，將地挖開。不料挖了多時，也不見那穿山甲的頭尾，仍祇一片一片的鱗甲露出。衆人忍着臭，必要挖出箇究竟來。鋤鈹亂下，挖了多時，纔挖出一個怪物屍身來。那怪物牛頭、蛇身、四足、獨角，從頭到尾有二丈多長，渾身長着鱗甲；身上已被鋤鈹挖爛。原來是一條纔長成的大蛟；衆人一齊大驚吶喊。衆學生見了，記起前事，便將于謙頑皮事告訴村衆。那村衆聽得學生們說，是于謙頑皮悶殺這大蛟的，齊聲稱讚。將那蛟角拔下，送給于謙。將蛟皮剝下，屍身便截作幾十段，大家當寶貝般分了。

那村館先生見了這般大蛟，嚇得舌橋不下，膽顫心寒；連忙犇到于戴正家中，氣急敗壞的要見于戴正。于戴正不知何事，連忙拄杖出來相會。那先生喘呼呼的說：「您的……的……令郎……是……是……是個怪……怪異！晚生不……不……能教……教……教他。請老先……先……先先生……原……原諒。」于戴正方要問是何緣故，已有族人前來將于謙手掌逼死蛟龍

的事，告訴于戴正。于戴正知道于謙生有自來，故此有這種異事。諒來這般村館先生是不能教他的，當時安慰先生一番。次日便不要于謙去上學，祇在家中，自己教讀。

『直到今年，于謙纔到岳廟讀書。纔上學時，方在拾掇屋子，教授便指石灰爲題，要他作一首七絕試試他的學問。他隨口吟成四句道：

「千鎚百煉出深山，烈火燒來祇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  
問！」

『那教授聽了，直驚呆了。從此格外用心教他。我想這樣的天人，斷非凡夫俗子所能教導；因此飛霞道兄來時，我便勸他去教于謙的文武學問。却因學館規矩；不到年節，祇許師辭弟子；不許弟子辭師。便想待過年關再去。却不料被你占先去了。』

飛霞道人接說道：『這般看來，我是沒有作于謙師傅的福分了。論武功，

不自諱短  
不忝顏爲  
人師豈僅  
大俠竟是  
聖賢

丈身道友傳給他武經，他的學問，已在我之上；說到文事，我並不十分精奧。如今到是替他覓一位當代大儒，教他讀書纔好。」丈身和尚便道：「既是如此，我倒知道有一位文章、經濟、當代無兩的大儒；如今正不得意。若使他教得一位如此的弟子，他必能盡其所有，教成箇曠代英雄。」飛霞道人和大通尼齊問：「這人姓名？」丈身和尚道：「這人姓吳，名璫，綽號智囊，湖廣人氏。是個鬻門秀士。生平不得志，游幕江湖，名滿北地。現在曹州單家莊千年松伍柱莊子上作客，若得他來，教誨于謙，怕不作成箇古今文武全材第一人？」飛霞道人和大通尼一齊讚「好」並問：「如今可好去請他？」

丈身和尚「呵唷」一聲，說道：「貪說于謙，我幾乎把特來南邊的緊要事忘了。吳璫先生，現時正代伍柱守莊子，暫不能來此……」接着，便將白蓮教猖獗和南下的事情，錦屏山單家莊諸英雄北上的事細說一番，並問張三丰、周顛子二人的蹤跡。飛霞道人答道：「張三丰到河南少林寺去了。周顛子雖



總不肯用  
一直筆良  
工心苦矣

特作難筆  
以見下文  
徐奎不顧  
勇一切之猛

在這裏，却是您來的不巧，會他不着。」  
丈身和尚問道：「怎麼他在此地，却會他不着？」

飛霞道人道：「周顛子此來，專爲保叔塔後深山中，有一條毒蟒。時常出來傷害人畜。他特地來收伏這蟒。在這庵裏一連待了十幾夜，也沒待着。半箇月前，便隻身進山去尋那毒蟒去了。臨行時說：『若一去就收得毒蟒，便立即回庵來。若一時收不得，便在山中結茆，務必降住這孽畜。』到今不曾見他回來，也不知他跑到那箇山崖裏結茆去了。您要去尋他，這麼長的山脈，却向那裏尋去？」

丈身和尚聽了，心中納悶，便道：「既是如此，還是趕到河南去尋張三丰吧。」  
飛霞道人道：「您能走一趟再好也沒有了。」  
大通尼道：「聞得漢王朱高煦養了許多劍客武士，在霞明觀裏。本領都十分了得。咱們要和他作對，須得多邀些同道去纔好。」  
王道兄不妨帶着徐公子就到河南走一趟，順便就到河

無可奈何  
之聲口宛  
然

問去，也好助一臂之力；徐公子也可以藉此多會熟些。同道老少英雄。」飛霞道人點頭道：「我也有此意。」——祇是周顛子還在深山之中；一來我曾約他在此相待；二來須得他去，纔能抵敵茅山道人。還是笑菩提先到河南邀張三丰先去。我待着周顛子，同他隨後動身前來。如果閩粵派有頭腦到來，有了張三丰和聞友鹿足穀抵敵了。」丈身和尚道：「如今不知周顛子幾時出山來，也祇好如此。」——祇是那茅山道人已到了河間，祇待徐季藩回來，便要借着神仙飛昇，集衆起事了。如今徐季藩正和朱高煦商量約期同時大舉，若不先撲滅霞明觀，朱高煦便不是朝中武將所能制伏的了。」飛霞道人道：「周顛子就在明後天下山也說不定，我待着他，一定立刻趕來便了。」丈身和尚聽了，便要告辭動身到河南去。大通尼堅留道：「您何必急在一時？今日天色不早了，就在此養息養息吧。咱們多年不會了，也好藉此暢叙；且得從長計較，滅除妖教，開閩粵派，也許商量得箇好方法呀！」丈身和尚祇得答應了。大通尼

下文奇峯  
突起此處  
故作一結

便一面叫小尼擺飯；一面到對面房中在飛霞道人的牀對面，給丈身和尚拾掇了一張牀。便陪丈身和尚飛霞道人喫飯敘話。

徐奎在旁聽得他師傅和丈身和尚、大通尼二人談的這一大段話，早已心嚮河間，滿指望師傅即時答應起程前往，自己也好身與其中，廝殺箇痛快。後來聽得師傅答應去河間，心中一喜。及至聽到要待周顛子，不覺心中一梗，如澆了冷水一般，一團高興登時化作雲煙，祇賸得一腔煩悶。無精打彩的陪着師傅們喫過飯，便坐在一旁，滿心盤算，如何得到河間去。

少年心性  
如繪

想來想去，猛然想出箇計較來。想着：「周師伯臨走時曾說『除了這蟒立時回來，一如今祇要周師伯回來，便可動身到河間去；卻是要周師伯回來，非得除了這毒蟒不可。說來說去，還是這孽畜耽攔了我。我祇今夜乘月色到保叔塔後去，除却這孽畜，周師伯一定可以回來了。那麼，我要到河間的心愿，

一往直前  
百折不迴  
不愧中山  
王十孫  
出力寫弓  
是徐公弔  
用的弓箭  
蓋家雖人  
落先人之  
遺應得有  
此如此寫  
來恰合身  
分蓋上文  
細蓋身上  
緊紮冠上  
尙未整冠  
也  
好景如畫

西湖美景  
也然而斯  
人斯際則  
一番景象  
可見境地  
美惡固隨  
人意而變

便可如願了。」主意已定，決計照此行去，轉覺心中安定，快活起來。

待到初更時分，大通尼自歸靜室。飛霞道人丈身和尚都已凝神入定。徐奎因練功夫，原在外廂居住。這時，便輕輕的渾身緊緊了，向牆頭取下那柄祖傳的銅胎鐵背犀角寶雕弓，負在背上；左挂一壺銀簇雀毛紫竹狼牙箭；右懸一囊金鏢；整了一整頭上金冠；提了一柄長劍。仰頭一望，天上明月如畫，映着庵牆頭露着的幾枝紅梅。不覺微微的噓了一口氣。噓定牆頭，聳身一跳，越過牆頭，出了茆庵，向保叔塔奔來。

到了塔前，仰頭一望，祇見峯巒連綿，黑魃魃，不知多遠。回頭看那湖中一泓黯黑水，幾處星燈光，凹在四圍山影黯淡之中，好似四週都有猛獸、毒蟲，藏着一般。徐奎也不管山中景象如何，一鼓勇氣，倒提長劍，大踏步，轉過塔後山中。乘着月色，穿林、度石，直向深山中行去。沿途四下留心，也不會見着箇山洞。

遷也。作者能將徐奎心境界借景表出，景不恐怖，而失為西湖洵妙手矣。寫景，非詞有詩意，非詞人寫不出。如畫家，恐不出此夜，景影由葉落，影上而仰頭。望樹，由望樹梢，見月。景真極合，避輯真。虧他寫得如此，非神妙。處地，文筆邁絕之詩。人安能寫此。與上文微。

石崖，可藏蛇、虎的。信步行了多時，入山已深，騁目四望，不見人家；祇有微風蕩着樹枝，颯颯細響，如碎玉鳴佩一般，吹得幾片落葉飄飄，落在自己黑影上，仰望那樹時，高參雲漢，月影已斜挂樹梢。不覺長嘯一聲。祇聽得山鳴谷應，風聲蕭瑟如相和答，

嘯聲纔了，突然間，『撲喇』一聲，祇見眼前枯艸兩面一分；接着『味』的一聲響；那艸便如密篔分髮一般，兩邊分披，露出一綫艸溝；似乎有禽獸闖蕪過去。徐奎心中一動：『不要是那孽畜吧？……』順手掏一支金鑣在手，順着艸溝奔去，猛趕了一程，約莫祇差二十來步遠近，便揚手一鑣，照着那枯艸分披的前頭，嗖的打去，便寂然不動了。徐奎連忙趕去，將手分開枯草看時，原來是一隻野兔，頭上中了一鑣，死在草中。想着費了這麼大勁，却祇打得一隻兔子，自己也覺好笑。

當下想着：『若是入山太深，也好拏來充饑。』便提着兔子，仍向山中走

微嘯口氣 遙遙相對 蓋先時即 欲長嘯因 恐驚醒人 而微嘯至 此天地獨 清惟我乃 立之境耐 不可復耐 矣不可善 傳英雄心 性於毫端 矣新語徒 未經人道 過至人多 疑是毒蟒 殊不知大 謬寫徐奎 暗寫徐奎 乃不突然 打兔非開

去。心想：「這孽畜不知道藏身在甚麼地方，似這般尋去，怎尋得着……」又想着：「古人說：『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可見蛇是要水的。這裏沒一點水，那孽畜一定不在此地作巢。我不如到山頂上去，望着那一方有水，便朝那一方去；豈不比這般傻尋強多了。」想罷，便朝山頂上，一口氣犇上去。左右一望，祇有山色樹影。迴頭望去，離保叔塔約莫已有六七里了。再轉身向山叢中瞅去時，却見對面兩山相對，中間露着一個凹口，山下橫着一道白光，大概是一條山澗。

望罷便下山向那兩山相對處犇來。跑了約莫半箇更次，翻過了兩三箇小山頭。果然到了一條山澗邊來。那澗有二三丈闊，水流湍急，聲如瀑布。由山上下澗，還不甚陡峻。徐奎便下山到澗邊來。看那澗水清瑩見底，水底鵝卵石，都可數見。心想要過澗去，到那山凹裏去搜尋蛇穴，却是澗水寬闊，且是深有一丈，又瞧不清對面是甚麼，跳是不能跳，更不能涉水過去。徐奎心中好生作

難，祇得沿溪行去。想尋個窄處跳過去。

文一以見  
鑪法一殺  
蟻張本殺  
約莫二字  
妙山中無  
更鼓自不  
能確定乃  
或以此利  
作者善係  
用不知陡  
為下文死  
然記着死  
免地也奎  
或謂徐奎  
為蟬而來  
何以見蟬  
反驚余謂  
徐雖為蟬  
來而積慮  
所至渾忘  
利害且此  
燈為覓明  
此龐然大  
物豈有不  
驚者此而

正在尋望間，忽聽得一陣風聲，括得滿山樹木『嘩啦啦』一陣亂響；徐奎也被那風吹得身上陡然寒冷如在冰窖中一般。心中想着：『天不要下雪纔好！』想着便將雙手窩在死兔毛中取暖。方想振起精神，再向前走，忽然眼睛刷着一點光，忙回頭瞥去，却見對岸山凹裏，有一對明燈，緩緩向溪邊來。徐奎心想『好了！這一定是山戶人家送客，有了人家便好打聽這孽畜的蹤跡了。』想罷便迴身向那對燈行處，沿溪踏着碎石走來。不一時，便見那對明燈行到溪邊，便不動了。徐奎便連忙奔過去。隔溪一望，不覺喫一大驚。原來並不是甚麼山戶人家送客的明燈，却正是一條大蟬的兩隻眼睛，映着落月迴光放出光來。那蟬頭足有一輛騾車大，小當頂長着一支水牛角一般的獨角，伏在溪邊喝水，張開一張大口，如同大家朱戶一般，伸出一條幾尺長的雙鉤舌頭，向溪水中『唏咕叭叭』的舐吸得，擾一溪都蕩起浪圈來。徐奎定了一定神，再細

不驚則不  
近人情矣

聽那大蟒的身子，圓桶般，足有二人合圍的大樹那麼大小。頭在溪邊，身子搭在兩山凹處，尾在凹後，瞧不見有多長。

徐奎神氣既定，反而心喜，暗想：『周師伯入山多日，也沒尋着這孽畜，却被我遇着了！這等機會，豈可錯過？』想着，便輕輕的退到溪邊山石巖下，一面悄悄褪下弓來；不料大蟒已瞧見對岸有人，大腦袋一昂，兩條舌頭向天亂擾，接着便噓定徐奎，一低頭，便要躡過溪來。徐奎大驚，身在山巖，後無退路，箭鏢都未取出，祇一柄長劍在手，怎麼抵敵？心中一急，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絕沒猶豫的時候；祇得順手先將死兔攢過去，再來取弓箭。那大蟒正要騰身過溪之時，突然見一隻毛叢叢的東西翻着筋斗飛過溪來；忙丟了徐奎，直向死兔落處猛躡過去。大概這蟒多時不出來喫血食了，見了這隻死兔，將頭一擺，張口便吞。

徐奎大喜，乘着這空兒，連忙將劍夾在脅下；左手褪下雕弓，右手拔出羽



自徐奎大  
喜至射將  
過去六十  
六字作一  
句讀方顯  
之利那間  
如風如

大俠傳

四〇

箭；伏身出巖，驢準那大蟒右眼，使盡平生氣力，將弓拉得圓月一般，「眼」了一聲，嗖的一箭，射將過去。祇見那大蟒如怒龍舞空一般，一甩頭，全身甩到溪邊——足有十來丈長，——滾了一滾，張開血盆大口，便直躡過溪來。徐奎沒提防這一着，退身無路，祇大叫一聲「不好」，看看已在大蟒口下了。

要知徐奎逃得性命否，下章再敘。

古董俠魂評曰：——

本章爲第一集下半之開首。爲前後大轉灣之關鍵。

本章開場一段似是閒文，而實非閒文；蓋第一集書中段之關鍵也。

于忠肅公爲本書主人，至此章始出現。作者嘗謂：「自幼讀明史，即覺岳忠武婦孺皆知，而于忠肅則所謂「士大夫」尙有瞠目不知者，天下之不平孰逾於此？及後游杭感異夢，發奮欲爲于公。」

作傳，顧總軍討逆，越七、八年，終未得就。」今作者作本書，其志克遂矣。毋怪其特別精彩，爲全書聚精會神之點。後此于公瑰奇偉烈，邁越千古之史事，多在第二、三、四各集中，余雖已得讀，而剗有待，讀者何日能讀得，尙不可知。雖然天不秘寶，終當問世也。

寫于廷益另是一種精神，與說岳傳岳鵬舉冬清樹之文文山，各有其精神，絕不相似，而其義烈誠偉之處，又頗相似。謂予不信，請綜此後文字細讀之。

于廷益少時獨掌斃蛟事，明人筆記多載之。至孔雀明王化身一事，則出維羅大師傳鉢語錄，作者博聞強記，疑尙有出處，暇當詢之。

接寫斃蛟誅蟒於孔雀明王降生現身之後，其亦孔雀制蛇格致之理歟？斃蛟後便接寫誅蟒而蛟是蛟，蟒是蟒，各有精采。且一無意斃蛟；一有心殺蟒；遙遙相對，而絕不相同。

小說寫誅蟒者多矣，予謂惟此段文字稱最。其中寫景寫人，寫蟒寫人心，寫蟒勢，寫山水之冬景，夜景，無一不是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於斯足歎觀止。後之寫誅蟒者，恐不能再勝於此矣。

徐至少年心性，一想情願，其情形頗似李達獨劈真人而描寫之細膩，人物之表現似又過之。斯正如黃鶴樓詩與鳳凰臺詩之各極其妙也。

爲誅蟒而先寫射兔，是小作一引。此種筆法極似水滸。凡一大事，先有一引。而此兔且爲徐奎救命之機，則又較之祇寫一與正文無干之『引子』者勝許多矣。

射中非徐  
所能見故  
上章射時  
不敝出而  
於本章用  
作者補用  
法出之細  
心甚細用

## 第十七章 老成謀國南北分馳 巨蠹庇奸刀鎗並舉

話說徐奎一箭射中大蟒右眼，大蟒負痛，將身軀甩出山凹，一擺頭，滾了一滾，便向着徐奎撲過溪來。徐奎這時伏身溪邊後退無路，沒法逃生。看看大蟒已將近撲到頭上，大叫一聲不好，朝後便倒。

正在閉目等死，無法解救之時，忽覺着身子冉冉上昇，如騰雲駕霧一般。一剎時，身子又似輕輕的落在沙上。連忙閃眼看時，却是倒臥在溪邊淺灘上。旁邊立着個蓬頭垢面、肥頭胖體、徧身縷縷的人，瞋着自己正在嬉笑。徐奎凝神一想，連忙翻身立起，拜道：『蒙師伯救命之恩，祇不知師伯怎知姪兒在此有難？』原來那人正是周顛子。笑嬉嬉的向徐奎道：『你的膽真不小！我在這山中待了許多時日，也沒敢下手，你竟敢單身獨自放箭射他，儻使我不知道，

愛之甚矣

你的性命還不是與這孽畜同歸於盡麼？徐奎忙問道：『師伯！那孽畜可死了麼？』

周顛子指着南頭道：『我領你去看來。』說着，便拉徐奎的手，沿溪走來。不到四五十步，已見那大蟒直僵僵的大木柱一般的躺在地下，却另有箇人立在大蟒的腦袋旁邊，正在使劍鋸割蟒頭上的獨角。周顛子領着徐奎到蟒身邊時，那人便伸腰立起道：『師傅！這傢伙好厲害，割了這些時，也沒割下。』周顛子便接過劍來，手臂一揚，照定那蟒角『突』的一劍，橫劈過去，祇聽得一聲『喳』，那角已離開了蟒額，飛起七八尺高，落在地下。徐奎問道：『師伯！這蟒角有甚用處？』

周顛子答道：『我千里趕來，雖是爲這孽畜傷害生物，有心除他，却也爲這支角，纔耽擱許多時日。這支角是這蟒修練千百年，精氣神所聚，纔成功的；

便是他化龍的初步。若取得這支蟒角，再和一支蛟角，便可煉成一柄永不鈍  
銹，斬金削鐵、水火不入的寶劍。因爲蟒、蛟兩物的角，一是至陰之精所煉成；一  
是至陽之氣所生成。取來煉劍，陰、陽二合，太極成象，這劍比甚麼干將、莫邪，還  
要鋒利十倍。——祇是取這兩支角時，却不可殺後取下。因爲一經殺死，血氣  
流盡便差了许多了。我自知道治世英雄生在杭州，以浩然正氣，逼死了一條  
將要出土歸海的蛟，取得一支蛟角，便知天意要給他一件戡亂救民的兵器。  
想着，蛟是蛇雉相交產卵所化。西湖邊原有一隻千年雉精，如今這地方既有  
化成的蛟，便一定有大蟒蛇，纔能產這般蛟卵，便親到杭州來訪問，果然有大  
蟒爲害。

『我到這山裏來，原不難一劍將蟒殺死。祇因要取這血角，便沒動手。如  
今冬天蟄蟲時候，百蟲都不出穴。這蟒已將成龍，天氣制不住他，時常出穴修  
煉。我幾次伏在雙凹山頭，想乘他過凹時，將他抹住，割下角來。不料這孽畜十

寫蟒以襯  
徐之勇

分乖覺，每逢庚、日出穴，偏沒定處；一時在這溪邊飲水、吸月；一時在山後河邊，或逕往湖邊去浴身練氣；不容易捉摸得着。祇一次被我守在後山，待得他過時，一把沒撈着，反被他打了一尾梢。

「今夜我方到山巔守着，望見你遠遠奔來，我便叫你這師兄——金獅子于佐——防着。那孽畜瞧見人便回穴去，我自己便守在山巖上，想着若有機會，能取他的角，便下手取來；若你要動手殺他時，便止住你。不料你突然一箭，射中那孽畜的右眼，他一負痛，便使全身氣力躡過溪來。我喫了一驚，連忙將你提起，躍開去，免得被他吞嚙。那知那孽畜使勁太猛，躡過來，一頭碰在石巖上，震死了。這也是天意如此，使那孽畜中了箭，一身的血氣全貫聚在頭上，再觸石而死，這角便特外好了。」

徐奎聽了，纔知周顛子入山許久，沒制得大蟒的道理。當下，又和于佐相

補出于佐  
來歷

讀之令人  
有大事已  
了浩然歸  
去之想  
不忘時令

見過，問他「從何處來的？」于佐答道：「俺投在河南少林寺，隨師傅學藝。前月，張三丰師叔說：『有要緊事。』叫俺送信直到這山裏來尋師傅。俺到此地已有七天了。」徐奎便將丈身和尚遠道特來相訪的事，告訴周顛子。周顛子道：「他來尋我的事，我全知道，張三丰的信上已說過了。——不過我想着是友鹿道人來尋我，却不道是笑菩提。如今大蟒已經除了，就此去吧。」說罷，便領着于佐、徐奎下山來。

這時月已沉西，遠村鷄唱，東方微微的露出魚肚色來。三人冒着曉霜，翻過了兩三箇山頭，已到保叔塔下。忽見前面有兩人向着塔，飛步而來。周顛子眼快，已看出是飛霞道人和丈身和尚，便迎頭走去，叫道：「笑菩提！到那裏去？」丈身和尚笑說道：「特來看你捉蟒呀！」周顛子向懷中取去那支蟒角來，晃着道：「怨瞧這不是麼？」丈身和尚見真是蟒角，便迴頭向飛霞道人道：「這東西可以送給一箇人去。」飛霞道人點了點頭，周顛子嚷道：「我辛苦這許



聲口如活

多時候，這人情怎能讓您去做？您委太自在了。」丈身和尚也笑嚷道：「誰搶您的人情去做啦？不過想使物得其主罷了。」

說話間，丈身和尚飛霞道人俱已迴身和周顛子于佐徐奎等，回到小茆庵來。大通尼迎接進內。周顛子叫于佐見過了師伯、師叔。大通尼便問周顛子：「怎麼制死那大蟒的？」周顛子將前事說了一遍。大通尼道：「徐公子也太太膽了！我今早起來，外廂不見了他，便問王道兄：『可是差他到那裏去了？』」王道兄便猜着一定是到山裏殺蟒去了。丈身道兄恐他制不住那孽畜，纔拉了王道兄來尋，不料你們倒得勝回來了。」丈身和尚笑說道：「好得徐公子去山裏，要不然顛子一輩子也弄不住那孽畜，便一輩子休想出山。」周顛子嘆道：「您知道甚麼？弄死的怕不容易；我祇是要取血角纔耽擱罷了。」丈身和尚故意嘔他道：「您弄不過一箇後輩小孩兒，故意這般說罷了。我勸您以後要誇海口吧。」周顛子不服道：「您怎見得我弄不過？咱倆尋件事來賭賽賭。」

讀此覺有  
一班同心  
良友躍然  
紙上

賽看是誰行誰不行？」丈身和尙道：「祇如今要去滅那霞明觀，您能除却徐季藩，我便佩服您。」周顛子跳起來道：「咱們就去！誰怕徐季藩，便不算漢子了！」丈身和尙道還要嘔他，飛霞道人忙驛攔道：「委儘着鬧玩兒吧，且喫過飯談正經事要緊。」

大通尼便叫齋婆、小尼開飯。衆人入座，喫喝箇飽，各人洗漱喝茶，惟有周顛子一輩子也不擦臉的，喫過飯，便嚷道：「如今有三樁事要幹，咱們大家快商量好了，各人分途去幹。」飛霞道人便問：「那三樁事要幹？」周顛子道：「七天頭裏，我在山裏接着我徒弟送來張三丰的信，信裏載明，有三樁事：一樁是滅白蓮教，破霞明觀；二樁是推箇人去教子謙讀書習武；三樁是朱高煦要乘他父親——永樂爺——親征北番未回時，殺太子高燧，篡位爲皇。如今永樂爺因爲塞外瓦剌部鬧得格外厲害，暫時不遷都，却御駕親征瓦剌去了。朱高煦已和徐季藩約好，祇待河間派的勇士來到，便要動手。這事一鬧，出關的將

官和兵丁誰沒家小，自然都要心驚，那裏肯國裏要他，能朝占去了張三李四的信上寫得十分緊急，三樁事都不過這一個，如不從，便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辦好，就要商量定妥方好。

飛霞道人道：「我想第一樁事最要緊，便得徐季藩父子私通外國，瓦剌部既然犯關，難免他不做內應。且是徐季藩不除，朱高煦纔不得死心，要使朱高煦不謀亂害百姓，必得先剪去他的羽翼，徐季藩纔行。第二樁事，雖是緊要，還可稍緩些時。第三樁事，最好是有八到京城去走一趟，相機行事，止住逆謀，這倒也是萬不可緩的事。」

徐奎在旁聽了，厲聲道：「高煦那畜生，豈是不能留待我回京去，再裏的路我是熟的，夜裏踏進高煦的門，好容易射翻了一隻鹿，高煦道：『你這說的容易！朱高煦可不如那鹿，高煦可不如那鹿，高煦可不如那鹿。』」

也道：「朱高煦雖可惡，但是他死心塌地，本朝開國時，冤殺功臣太多，所以

夫特使朱家子孫骨肉相殘，以顯報應。他便是特來應這劫殺的。——且是  
禁衛森嚴地。能將他制死。如今還是設法使他收心。

兄的如今這兄弟便和  
付白蓮教。便尋箇同道中能文能武的來。王道兄便回京去，防制  
朱高煦。便萬無一失了。

丈身和尚忙道：「我這人來了。」山東曹州。

通經子。便是深者。可以說是。

道兄。設法。他家。

武藝便。

箇奇才。

大通尼等聽了大喜。當下便要分頭行事。祇有徐奎心中極想到河間去，便向他師傅懇求許他隨丈身和尙去。飛霞道人見他心意堅定，便也答應了。祇是要他回京稟過母親再去。徐奎祇得應了。

當下商議已定。周顛子便將蟒角交給大通尼，帶了于佐和丈身和尙。飛霞道人與徐奎五人，別了大通尼立刻起程。大通直送了十里，纔分手回庵。自己去設法往旋乾村于家，指點于謙的武藝，並將蛟角、蟒角和純鋼製煉寶劍。

結蟒角及  
誅蟒一段  
文字

周顛子等一行五人，施展陸地飛行法，足不停趾的，一連兩夜，便到了京城。順着堯化門大路，進了內城，一直到儀鳳門北極閣山下徐府來。徐欽迎接衆人到書房茶飯。徐奎便到上房去，見過母親，並說：『在杭州隨着醉比尼大通師傅，練了幾箇月功夫，長鑣、雙鑣，全煉熟了。』徐夫人聽了十分歡喜。立刻便叫家人：『將王爺遺下的一柄溜金鑣，和一對龍角鑣，快拏去拾掇好了，給』

父母愛子  
之無微不至  
不若一字  
寫徐夫人  
愛子而性  
情躍然紙  
上

徐夫人如  
此愛子可  
謂愛得恰  
當

二公子使用。徐奎便將衆俠在河間聚會，要破霞明觀，滅白蓮教，自己也想去的話說了。捉着母親，必要允許。徐夫人道：「這是和國家有關的大事，你父親在世時也一定要去的。你有這般志氣，有這般膽量；我做娘的豈有攔阻你的道理？況且我家歷代軍功，你既習武，年紀也不小了，理應出外見識見識。你祇管隨丈身大師傅去，不必記罣家裏。——祇是出門在外，寒暑飲食，須要小心；滅了邪教，趕快回來，休使我罣念。」

徐奎大喜，忙「嚶」聲答應。直犇出來，向師傅說明：「母親已經允我到河間去了。」接着有管家婆出來傳夫人之命，託付丈身和尚照應二公子。丈身和尚答道：「請上復夫人，袖子管公子平安，請夫人放心便了。」當日徐夫人爲徐奎整備行裝，拾掇軍器，叫都總管留丈身和尚、周顛子等打住一日備酒飯款待。

次日清晨，徐奎別了母親，徐夫人自不免有些淒苦，仔細叮囑徐奎：「自

已保重身體，休墮家風！徐奎一一答應謹記，便出來，別了兄長師傅。將包袱銀兩纏在腰裏，搨着纜修的長短三柄金鏢，背着弓劍，跨着箭鏢，和丈身和尚周顛子于佐等一齊起程。飛霞道人送過大江，到臨江驛酒店中買酒和四人錢行。席間，祇談論些拳棒功夫，叮囑徐奎小心保重。因為京城內外，朱高煦的耳目衆多，便絕不談起各人的事情。酒飯已畢，日已將午，丈身和尚等四人別了飛霞道人，趁大道，徜徉而去。

飛霞道人別過了四人，迴身渡江進城，回到徐府，便取了一件青布道袍，一頂青軟巾，換上，暗藏利劍鏢囊，仍出門向城中走來。這時京城裏正轟鬧着御駕親征北番，街談巷議，甚是熱鬧。飛霞道人便走到秦淮河邊，向一艘京城裏最著名的秋水茶舫上，揀箇正中的座頭坐下。

展眼四望，四下裏茶客如雲，擁擠不堪，卻是自己身邊幾箇座頭都是空的。正在不解，忽見茶博士走過來道：「對不起官人！這幾箇座頭是漢王府定

細蓋求其  
近中央即  
近座處  
俾利於潛  
聽也

下的，請官人到那邊坐吧。」飛霞道人笑道：「你這話祇好嚇鄉下人。漢王在坤寧宮侍奉皇后，侍衛都在承值處；京城裏那有漢王府？——且是王府裏人能到你這茶舫上來喝茶嗎？」茶博士見飛霞道人如此說法，料着來頭不小，忙陪笑道：「爺是最肯體恤下情的！這幾箇座頭，委實是漢王侍衛班上差人傳話，叫每天給留下不許賣給旁人。祇好求爺高陞一步，小的們就受了大恩典了。」飛霞道人聽說，果真是漢王侍衛班定下的，心中一動，想着：「我正要打聽他們的事，何妨在旁聽他一聽，雖是這地方人煙噪雜，他們不會說出甚麼來。或者也可窺得他們這班狐狗的神色。」想着，便不再爭執，祇向茶博士道：「你給我覓箇座頭吧，太偏角兒的座頭我可不要。」茶博士聽了，連忙應着：「是！是！是！——請爺挪到這邊吧。」便在略向東頭一點的一張桌上，安放

了茶碗。飛霞道人見離那幾箇空座不遠，便不言語，起身過去坐下。

纔拏起茶來要喝，忽見一箇小娘提着提琴，挈着箇十來歲的小孩兒，站



如雲出袖  
後文蕩起  
許多奇景  
幻態

寫市井小  
人便是市  
井聲口可  
謂繪聲繪  
影維維維  
肖維維維  
寫下等娼  
妓真入化  
境

在桌前，深深的道了箇萬福，便拏起提琴要唱。飛霞道人連忙搖手止住他。又隨手取了一塊三四分重的碎銀子給那小娘道：『你拏去，就算唱過了罷！』那小娘從來不曾遇着這般不聽唱給銀子的事，不覺呆立在桌邊。

左旁一張桌上有箇大漢茶客瞧見了，便嘻笑着向那小娘道：『翠花兒怎麼着發愣幹嗎？靈是昨夜太樂了吧？』翠花兒借此搭趣着，犇過那桌上，要擰那大漢的嘴。大漢一把拉住他手腕，嚷道：『你不謝我，反和我吵，豈有此理？』迴頭非得抽你幾百下肉鞭子不可。』翠花兒便撒嬌撒癡的滾向大漢懷中，哼着道：『你抽，你就得抽，不抽便是我的小乖乖。』那大漢嘻開一張大嘴道：『好孩子！爺看程爺面上，饒了你不抽你了。』翠花兒不依，扭糖般兒似的和大漢廝纏。

正鬧裏，忽聽得一陣脚步聲響，接着便見一大羣人走進來。飛霞道人認得打頭一箇白鬚白髮的魁梧大漢是河洛大盜鄭天龍；第二箇是朱高煦的

讀者諒已  
猜得此人  
爲程義扶  
矣

這種情形  
我也曾經  
見過來委  
實好笑  
今日秦淮

侍衛羅明亮，第三箇却不認識。三人進得艙來，便向當中座頭上坐下。茶博士狗頭屁股般，上下不停的伺候着。那大漢早拋了翠花兒，過來向三人拜揖請安。翠花兒却趕着飛霞道人，不認識的那人，盤頭扭頸的廝親。旁邊茶客都替他肉麻。

飛霞道人暗想：『鄭天龍這廝怎會到此地？諒來是朱高煦請來的。既是連這老賊都弄了來，必還有許多不成材的綠林被他弄來了，看來朱高煦那廝這回一定要做出來了。』一面想着，一面側耳細聽，纔知道那箇不認識的，名叫程義扶，大漢叫姓尤，綽號油豆腐，是京城裏一個大痞棍。聽了半晌，聽他們四人說來，說去，說不到一起。程義扶等三人講的都是嫖經、賭史，和翠花兒歪纏，鄭天龍却是滿口槍棒拳脚。一輩子也說不拙，飛霞道人不覺好笑。

這時已是午牌時分。茶客都漸漸的散了。程義扶便掏出三十二文錢，給了茶錢。鄭天龍首先站起。飛霞道人見他們要走，便也起身，給了茶錢，先出艙。

河之茶錢已以銀計  
算矣。古今  
物價相差  
如許。所謂  
物質文明  
者。究給吾  
人以福抑  
給吾人以  
痛苦於此  
痛之思過  
半矣。

金陵舊  
府。侯府  
錄。金。中  
正街。離

上岸，立在夫子牌坊下候着。一會兒，便見程義扶拉着翠花兒，和鄭天龍等也上岸來。翠花兒將小孩交給立在船頭上候着的忘八，便跟着程義扶走。

飛霞道人遠遠跟隨着。見他們走入一人巷一家小門兒人家去了。飛霞道人便仍回到秦淮河邊閒步。一面默想着：『鄭天龍怎獨自一人也沒帶箇徒弟。也沒挈個朋友呢？……朱高煦到底怎樣起手呢？……』祇這般悶想着，在河邊上下踱了兩遭。又打那秋水舫岸邊走過。順眼瞧那茶舫中當中桌上，卻又有五、六、箇七長、八短的漢子，亂嘈嘈的在那裏喝茶。心中恍然大悟。纔知道他們定了這幾箇座兒，是因為宮中不便隨便進出，便約定了這箇茶舫。作箇聚會之所。外路人來時，便在此相會。

飛霞道人窺得這點情形，便轉身向大街上去轉一轉，想待到黃昏時來探這茶舫上的人住在那裏，夜裏好去探問箇明白。主意定了，便到三山街侯府市一帶，閒逛。

山街甚遠  
作者連寫  
疑誤記起  
奇峯突起  
人潮二字  
新奇在人  
要在人推  
動則不被  
中不須立  
定脚張數  
者寫此深  
語其意矣  
其旨遠矣

剛走到侯府市口，陡然見街上行人都迴頭返犇，潮水般湧將過來。飛霞連忙立定脚跟，纔沒被人潮推動。卻見前面的人越來越，多箇箇都是滿面驚慌，飛犇而來。飛霞道人連忙閃入路旁一家肉店裏，站着。那肉店掌櫃已在搬板門，想要收市。正鬧裏，聽得一陣吆喝，打東頭街口，來了二三十箇錦衣衛的緹騎，策馬如飛向人叢中亂衝，轉灣到侯府市來。行人都被衝得一片聲喊，夾着婦哭兒啼，好像是有了甚麼大亂，千軍萬馬，追殺來了一般。

飛霞道人正待向肉店掌櫃詢問。祇聽得喊聲更加厲害。西頭也有一簇錦衣緹騎，卻都是步下，各舞軍器，滿面殺氣，擁犇過來，其中還有三四箇緹騎滿面流血，帶了重傷。飛霞道人留心看去，後面更有一羣彪形大漢，在前幾箇也都挺着刀、劍，服色不一；後面二、三十人，卻都是紫緞箭衣，紫緞武士巾，手中鎗鞭亂舞。直向錦衣緹騎，吶喊追來。這班逃走的緹騎見東頭有自己人到了，

掌櫃的如  
此緊要的  
尚伏在帳  
桌下而計  
肯與夥計  
等同處向  
較安全處  
則其心中  
尤望能百  
與錢也帳  
忙中偏能  
將商託心  
理好整出  
來烘託心  
眼細以如  
髮心細如

聲威陡壯。便立住脚，迴身向趕殺的人堵殺。霎時間「噲啞噠噠」軍器亂響；路上行人絕跡。鋪戶都上板關門。

肉店掌櫃麻着膽將板門上了，便拉着飛霞道人道：「您怎不快逃回家去？」飛霞道人故意露着驚慌之色道：「掌櫃的救救我！我來不及逃了。」那掌櫃的便將飛霞道人拉到肉砧底下伏着。自己却伏到帳桌下去了。店中的夥計、家小早已各自藏躲去了，店堂中別無他人。

飛霞道人便爬到肉砧上，打鋪板上，「叩」字櫃中向外瞧去，祇見那緹騎和紫衣武士當街打做一團。卻有幾箇錦衣官兒和這邊的大漢捉對兒廝打。細聽時，認得那對面那邊的大漢中，有一箇使鞭的便是朱高煦跟前的雙鞭韋興。還有一箇瘦小漢子便是盜馬的夜狐狸侯海。便益加凝神看去。但是韋興兩條鞭直上直下，將錦衣衛的緹騎打得七零八落。正在瘋虎一般的亂打，那邊又來了一隊着中城兵馬司號衣的步軍，當先一員帶隊的馬上彎弓，

南京之高  
肉估以人  
樹爲之與  
南昌等處  
相似有尺  
至六七尺  
者今日國  
府都寧諸  
多改革此  
物不知尙  
存否  
此等武士  
全靠他人  
的武備主  
將失敗則  
其逃之本  
領反較戰  
爲優也古  
人同轍令  
慨然

搭箭，嗖的一箭，正中韋興右肩，「噹」的一聲，右手握不住鋼鞭，扔鞭便倒。兵馬司的兵丁捉人是他們的慣技，一見韋興倒地，便大喊一聲，一窩蠶上前將他按住綁了。那些紫衣武士見韋興被捉，吶一聲喊，向後飛奔而逃。俟海見衆人亂跑，也不敢戀鬪，虛晃一刀，也隨後逃走了。錦衣緹騎頓時威風凜凜，一齊大喝一聲，拔步便趕。那兵馬司千戶在馬上高聲叫道：「窮寇勿追。他們還有幫手啦。」一面吩咐自己的兵丁：「且押了捉住的這箇回堂官的話去。」

那些錦衣衛的緹騎止步不追，迴身來向兵馬司千戶中謝。千戶便問道：「你們因甚事和漢王侍衛鬪起來了？」緹騎中有箇像是頭兒的答道：「昨夜有人來衛裏報說：『中城都察院後巷賣牛肉的周國楨的女兒，白日裏被人奪了去。』咱們堂官便差人訪查。知道是朝陽門韋家搶去的。今日咱堂官標籤叫標下們去拏人。不料韋家那廝竟敢拒捕。標下們鬪不過他，便鬪到這裏來了。——如今正犯拏着了，還求爺賞准給標下鎖帶歸案去。千戶答道：『這

祇此數語  
便在此堂  
官之誠儀  
嚴處持正  
不阿

卻不行。咱來時，堂官吩咐過：「任憑拏着甚麼人，全得解到司裏聽候發落；不許私放私問。就有人要討去，也叫他到司裏來。」你們如果要人，可回去稟復你們堂官，備文差人來提吧。」錦衣緹騎沒法，祇得應了聲：「是。」告辭回去了。

飛霞道人雖知道漢王侍衛是爲娘兒和錦衣衛緹騎鬪將起來，卻是怎麼結局，也想探聽知道。便下肉砧，向帳桌下叫出掌櫃的來，告訴他外面已無事了。並向他道謝，告辭。掌櫃的還不敢開門，引飛霞道人打後門出去。

飛霞道人出了肉店，便飛步趕上兵馬司的兵衛，直向中城兵馬司衙門來。恰巧那兵馬司巡城御史官兒，正因有緊要案件，坐堂問事。飛霞道人便夾在人叢中觀審。祇見那千戶上堂參見稟道：「卑職奉堂諭去侯府市彈壓械鬪。查得械鬪的兩邊；一邊是錦衣衛的緹騎；一邊是漢王的近侍。卑職因爲兩邊都不服彈壓，使箭倒一箇最兇的主犯帶了回衙。」御史叫「押上來！」

那千戶應聲傳話，將韋興押到堂上。御史便叫將堂上的犯人押下去。先問韋興這一案。韋興到了堂上，昂然矗立，不理不睬。御史怒喝：『跪下！』韋興呵呵假笑道：『好大箇芝麻官兒，卻想俺來跪你；委做夢吧！』御史大怒道：『你可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此地皇家法堂，怎容得你這奴才撒野！喝叫兩邊隸役：『拏這廝跪下！』隸役們『嘩』答應，上前，向韋興膝後腿彎裏，一槓子打去，韋興立腳不住，『撲』的跪下。

御史便問道：『你興何事與錦衣衛緹騎廝打？』韋興不答。御史喝叫用刑。韋興熬刑的本領可真不小！一會兒，打了四十大杖，夾了三夾棍，連哼也不會哼一聲，反怒罵道：『你這狗官裝甚賊腔？拏爺當甚麼人？你知爺是王爺身邊人，豈是你這奴才打得的？你打俺，便是欺了王爺，迴頭瞧着吧！爺得要你的腦袋使喚！』那御史氣極了，大喝道：『本堂官先要你的性命使喚——來！將這廝吊起來！』兩旁隸役擡過一箇三條木支成的架子。架子中間頂上有箇



轆驢，穿着一條纍麻繩。隸役們架子支好了，便取一條細繩，將韋興的左手拇指和右腳拇指繫着，再繫到那架子的大繩上。便三四箇隸役，拉着大繩的那一頭，祇待驚堂木一拍，便要扯起來。

此名見之  
明史不知  
何所取義

正在這時，兵馬司指揮徐野驢督操回衙，聽得這件事，並知問不出供來，便沒換袍帶，就是戎裝來到大堂會審。聽見韋興已經吊起，問得因他熬刑，纔用這最厲害的刑具，便道：『不必如此費事，本指揮自有叫他招供的法子。』

確是武官  
聲口御史  
決不會說  
這等言語

說着便起身下堂到韋興跟前，和聲說道：『你自己幹的事，怎不痛快說出來呢？你是漢子，便應該知道「好漢做事好漢當」爲甚做的出來說不出來呢？』韋興圓睜雙眼，大喝道：『不干你鳥事！爺不說，你拏爺怎麼辦？你有法祇管使來，怕你不算好漢！』徐野驢又笑着說道：『依我說你還是直說出來的好！你這點兒「寄痛法」能瞞誰？你再不說，可委怪我！』韋興聽得徐野驢點穿他

的寄痛法，料來這人的本領不差。卻仍破口大罵道：『誰鳥耐煩和你們這些禽獸歪纏？要俺說，得見着俺的王爺纔行。你們這些禽獸也配問俺老爺嗎？徐野驢大怒道：『好箇不中擡舉的畜類！不給些苦味給你嘗嘗，你也不知本指揮的厲害！』說着便將韋興的頭巾、髮網一併抓去，使右手五指向韋興頭頂上一抓，如鷹爪攫雀一般，五指一齊使勁一扣，韋興頓時渾身出汗，四肢齊抖，連說『……俺……俺……俺……供……供……供……便了。』徐野驢大喝一聲『快說！』右臂一直，韋興雙淚交流，汗如雨下，哀聲求告道：『爺……鬆……鬆……鬆……俺……好……好……好……說。』徐野驢鬆了手，恨聲歸座，說道：『就饒你一饒，也不怕你刁到那裏去！』

韋興痛的身子向後一挫坐在地下，有聲無氣的說道：『這事壓根兒不能怪俺。——大前天，王爺到湯山去打獵洗浴，回來便打都察院後街走過，瞥

皆有湯山  
皆有溫泉  
十里可謂  
無獨有偶

况王命侍  
衛古奇  
聞

可憐弱女  
無低抗力  
無得噴唾  
法亦恨極  
何無可奈  
洩怨之舉

見那回回牛肉店裏，掌櫃的——周國楨——的女兒——巧娘兒——長的不錯，却又不便宜他進宮去；第二天，便差人去說，給銀子給周國楨，將巧娘兒買來，叵耐那老東西抵死不肯。王爺惱了，次日，便叫侍衛程義扶領了幾箇健士扮做强盜去劫了來，藏在俺家中……」

徐野驢聽到這裏，便叫隸役：「快去將周巧娘兒提來！」韋興忙搖頭道：「甬去了，那小蹄子死了。」那御史和徐野驢一齊問道：「怎麼死了呢？」

韋興接說道：「昨天將巧娘兒弄來時，王爺原在俺家中候着。巧娘兒一到，王爺便要和他成親。那小蹄子不中擡舉，直和王爺鬧撻扭。王爺大怒，叫兩箇內相將巧娘兒渾身衣褲剝光，鞋襪裏脚都拉了。巧娘兒不能跑動了，王爺便去親近他。不料倒被他噴了一臉的唾沫。王爺氣極了，喝叫內相將那小蹄子擻翻，仰縛在長檯上，王爺便使勁禽了一回。那知那小蹄子竟然是箇真閨女，給王爺這一弄，直弄的氣息微弱，動也不能動了。今天早上，王爺又到了俺

也作者寫到此點體貼弱女之心，入微惱了大怒，氣極了寫來，層次井然，入情人理，奇談異說，思如此，奸惡之心，理虧作者，體會得來。

不說二人說的甚麼話，是飛霞道人在堂下望見的情光。

家裏。巧娘兒又不能說話了。王爺說：「就這般讓他死了，未免可惜！乘這時還得給他樂一樂。」這時巧娘兒的陰戶已腫的紅桃子般，縫也沒了，俺瞧着也可憐；代他向王爺求情，王爺不肯，說：「他昨兒不該鬧擇扭。」這時巧娘兒也用不着綁了。王爺也沒理會旁的，脫了袍服，將他拖直了，按在牀沿上，聳了不亦樂乎。待得完事時，巧娘兒已沒了氣了。

「如今人也死了，俺的話也說完了；你們應該知道這事兒與俺無干了。人既不是俺搶的，禍更不是俺闖的，冤有頭，債有主；你們有本領的就該去尋漢王去，拏着俺這不相干的人來使威風，算甚麼好漢？」

那御史便叫隸役「去傳周國楨來！」一面却和徐野驢悄聲說話。忽見差去傳周國楨的隸役面色雪白，飛犇進來，叫道：「老爺不好了！」徐野驢連忙拔劍在手，喝問：「甚麼事？」一言未了，祇聽得外面一片喊「殺……」那些堂下觀審的百姓，頓時哭天，叫地，亂犇起來。飛霞道人乘亂裏閃在大堂廊

下，一株大槐樹後面。定睛看時，却是漢王朱高煦騎着九點桃花馬，手提雙鐵鎗，領着百多名侍衛、健士、人等，衝殺進來，觀審百姓頓時踏死了五六箇。

飛霞道人連忙拔出利劍，從樹後閃出，大叫『要命的隨我來』，舞動手中劍，但見一道寒光，當着的便倒，頓時衝開一條人巷。衆百姓纔麻着膽跟着飛霞道人，聞將出去。飛霞道人救了衆百姓出來，復翻身跳上牆頭，躡到大堂對面儀門瓦楞上，向下瞰時，朱高煦正和徐野驢殺在一處。

原來朱高煦打入兵馬司時，那御史早已下座逃走了。徐野驢急便喝叫『掌號！不許亂躡！』就這一瞥眼間，徐野驢便要下座位去殺却韋興。韋興這時還綁着癱在地下，——那近侍衛早已看見，齊奔來相救。徐野驢身手矯捷，一按公案，已騰身跳到韋興跟前，手起劍落，照定韋興頭頂上劈下。祇聽得『咄』的一聲，劍被格住了。忙瞧時，却是朱高煦下了馬，趕來挺鎗格住長劍。睜眼大喝：『徐野驢怎敢目無君上！』徐野驢忿懣填膺，也大叫道：『你須知不是陛下！』

人巷二字  
新奇已極  
可與人潮  
遙遙相對

妙鉞鋒相  
對痛快已  
極我爲之  
浮一大白  
細極蓋徐  
野驢問時  
與口供時  
並解下韋  
興解下韋  
架若此處  
寫若此處  
搶出西草  
提及木架  
及縛便漏  
是縛此小  
洞於此特  
處留須方  
別免失實  
之謂誰謂  
小說易作  
耶得好處  
容得好處  
此萬無不  
插劍入鞘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瞧本指揮今天來拏辦你箇目無王法！

朱高煦也不答話，提起左手鐵鎗『耍』的便是一鎗，向徐野驢咽喉札來。徐野驢忙騰身讓過。衆侍衛急乘這空當將韋興縛在木架上的繩索割斷，韋弘急搶近前，將韋興背了出去。這時兵馬司中千戶、百戶等褊裨將官和巡丁兵勇，聽得號聲，一齊操軍器犇到大堂來，侍衛健士等忙接住廝殺。

徐野驢原是五城兵馬司有名的勇將，京城武官中沒他的對手。朱高煦平素也知他的厲害，如今恰遇着他仗着全身膂力，和一隻神出鬼沒的鐵鎗，耍耍一連幾鎗，向徐野驢上、中、下三路連刺過來。徐野驢身爲京官，豈不知朱高煦有『賽霸王』的渾號？如今和他對敵，雖是大怒之下，仍舊十分留心。及見朱高煦一鎗緊似一鎗的刺，自己祇一柄長劍，展布不開，便使了箇『狂風掃落葉』的架勢，將劍抹面掃了箇大團子，將雙鎗掃開，順勢一翻手腕，接使箇『毒龍出洞』一蹲身，搶前一步，『哧』的一劍，向朱高煦咽喉刺去。朱高

之餘暇  
祇得插在  
甲帶間

其時甚暫  
其勢甚急  
足見無插  
劍入鞘之  
機會可證  
余言非謬

大俠傳

二八

煦向後一讓，徐野驢便乘這空兒，一偏身軀，跳出圈子，犇到刀鎗架前將劍插在甲帶間，拔起一柄青龍偃月刀，舞的呼呼風響，霍霍光飄，連人滾到朱高煦跟前，大喝一聲『着！』揚起大刀，向朱高煦腦門一刀劈下。朱高煦因徐野驢無端跳出圈子，方在心疑，纔轉過身來，要趕殺時，徐野驢的大刀已到頂上，要想招架，已來不及。祇聽得『噤』的一聲，朱高煦撲地便倒。

朱高煦何以倒地請讀下章便知。

古董俠魂評曰

蛟、鱗、角合純鋼煉軍器，無堅不入；見武事漫談。作者敘寫至此，可謂博聞強記。

徐夫人之愛子，一面勗其繼武祖業，爲國除奸，勿以家爲念；一面囑其小心飲食寒暑；慈母亦賢母也。如斯愛子，可謂愛得其道。

鑪之爲物，在軍器中最難習練，尤難精滿；與虎頭鈎有「二難」之歎。徐奎獨愛其難者，足徵志意之堅定，精神之強毅。毋怪後日立如許大功也。

明代藩王恃勢橫行如初期；閹豎恣意蹂躪於後葉。近畿之民迄無甯日。本章寫商民之驚擾，無辜之遭殃；祇其幾萬分之一，已令人惴然竊幸不生於彼時。則當其時之民衆，其痛苦爲何如者？醉心帝制者，亟盼「天子出世」者，讀此當知休矣。是則作者于此擁導共和，鞏固民國之功，不在其率護國軍轉戰數十里之下。

兵馬司問供一段，文官是文官腔調；武官是武官口吻；非熟於帝制時代官場情形者不能如此。傳神阿堵？作者簪纓世族，自宜有此妙肖之文章。

武俠說部爲搶民女姦殺之案，幾於每書皆有，大都雷同，髣髴千篇一律。獨本章用口供體寫出，且以前後兩段大關爲主，而以巧娘兒一事爲引，又置於兩關之中，力避直敘，以免同於他人之弊，良工之心苦矣。

高煦勇冠三軍，靖難之役戰功稱最；當時確有「賽霸王」之稱；而劈死徐野驢一事，又爲高煦得罪之始。故作者於本章及下章，力寫高煦之勇，及劈徐野驢之無理，期符史事，而加以變化渲染，



大 俠 傳

竟成一篇絕妙文章；可見史事須善用。若羅本三國演義之直抄橫接，直笨伯耳！

## 第十八章 燦爛刀光飛來大俠 婀娜佩影翻去驚鴻

話說徐野驢眼明手快，乘朱高煦沒轉身時，手舉大刀，大喝一聲，盡力劈下。朱高煦不料徐野驢跳出圈子，換取大刀來劈，不曾提防，刀已離紫金冠祇有一尺光景，招架不及，大喫一驚；——說時遲，那時快；——就這萬分險難之際，朱高煦人急計生，將身子一偏，使一箇『左旋風』，隨身倒下，就地一滾，讓開大刀。徐野驢使力太猛，朱高煦身子纔讓開，刀已直劈下去，『噤』的一聲，剝在丹墀中鋪的石條之上，直剝得火星四濺。

朱高煦就徐野驢收刀的一剎那間，捌了一箇筋斗，立了起來；即挺右手鐵鎗，向徐野驢後心刺來。徐野驢聽得後面風聲，急掣轉身，雙手橫刀，向上一掃，將鎗掃開，再復掃過來，向朱高煦左腰砍去。朱高煦向後一退，讓過刀鋒，復

如火如荼  
煞是好看

驟前一步，挺鎗向徐野驢前眉猛刺。徐野驢低頭讓過，就勢一蹲身，將刀着地橫捲，向朱高煦雙脚捲去。朱高煦縱身一跳，閃在右邊，大喝一聲，兩手齊舉，雙槍並刺直轟徐野驢咽喉和前心。徐野驢避讓不及，祇得掣轉身將刀攔住後面，拔步便走。朱高煦那裏肯捨，喝一聲『走向那裏去！』雙手挺鎗，緊緊趕來。

徐野驢繞着大堂跑了半箇圈子，心中一動，猛想起一個計較來，便放緩了脚步，待朱高煦『餓虎撲羊』一般，趕到身後祇差六七步遠，近時將腳一叉，立定了，扭轉身腰，雙手掄刀，臂膊一挺，翻身斜劈下去，大喝一聲，那把大刀好像『泰山壓頂』般，直向朱高煦蓋將下來。朱高煦不料徐野驢竟會使出『拖刀計』來，猛然一驚，急忙中，將身一閃，朝後倒退了兩步，同時將雙鎗交叉着向上一迎，想要架住大刀。不料徐野驢力猛刀沉，劈下來時，勢如雷電，祇聽得『噠噠』一聲巨響，那兩枝鎗竟被劈成四段，朱高煦虎口震開，拋了斷鎗，迴身飛跑。徐野驢覆身掄刀追來。

朱棣即成祖永樂皇帝  
之謀逆篡位其奸惡較之阿瞞尤甚十倍而於阿瞞故以黃鬚兒自況也  
雖勇武可  
比黃鬚兒  
而其智其  
仁功皆不  
逮曹彰遠  
甚也

朱高煦天生神勇，武藝絕倫，自來從征打仗，不曾遇過對手。他父親朱棣起靖難之師時，那般厲害的戰陣，也不會受過虧損。百萬軍中，一聞「王子」的聲名，便旌旗翻亂。朱棣常讚他道：「此吾家「黃鬚兒」也！」本京許多武官、武士，也沒人不佩服他。膂力偉大，技藝精湛；和他比試的人從來沒有得占上風的。他一生除却奉旨歸藩時，被飛霞道人打倒過一回；從來不曾被人打敗。追趕過。如今陡然一箇不隄防，中了徐野驢的拖刀計，雙鎗劈斷，虎口震開，當着許多侍衛、兵將，喫了這麼大一箇敗仗，真是生平不磨之恥！頓時羞愧，怒恨並集，交加，引起一把無名業火，直衝腦門。

當下徐野驢心中大喜，也不管甚麼王子、王爺，祇想一刀將朱高煦劈爲兩半，以消胸中一腔怨氣。便緊緊的隨後追趕，趕得朱高煦又忿、又急，無處逃

之誇獎，足以言知。子而近於。紙愛突夾。百情中。叙高煦之。勇武詳者。慣以此種。寫法然示。非胸而有。邱整者不。易辦到似。此公大龍。常山子龍。聲無子龍。惜無子龍。之本領耳。徐正掄刀。故刺其理。寫來事理。逼真。

躲。這時，漢王府侍衛尋賴祐，正和兵馬司將官鬪着，瞥見他主人打敗，被人追趕，便連拋了那將官，挺着一枝方天畫戟，大叫：『逆賊休傷俺王爺！』斜刺裏，驟過來，向徐野驢脅下一戟刺去。徐野驢正要趕朱高煦，陡然被他這一攔，放朱高煦逃走了，心中大惱！忙讓過戟尖，咬牙切齒的痛恨，怒無從洩，便使盡平生氣力，揮刀便剝，想一下便將尋賴祐剝死，方消心頭之恨。尋賴祐不知輕重，藐視徐野驢，以為是本領平常；見大刀剝便將戟去架。不料徐野驢全力注此，一戟不會架得住，戟桿一軟，尋賴祐被那刀打的躑了箇踉蹌，立脚不住。徐野驢一心要誅朱高煦，那有心事和尋賴祐拼鬥？就他這一踉蹌中，手腕一翻，將刀反斫過來，祇聽得『嘶』的一聲，接着『嘖啞』一響，尋賴祐斷腔冒血，腦袋上衝到檐口，方滾落地下。

朱高煦乘着徐野驢刀劈尋賴祐之時，奔到刀鎗架前，拔起一柄鐵筆搯，便迴頭奔來戰徐野驢。徐野驢方劈了尋賴祐，朱高煦已到跟前，徐野驢忙轉

先寫一頭血  
嘶的一聲  
而後之聲  
落地之聲  
響蓋頭落  
至地後血  
出之以後  
所以力猛  
之假令刀  
重寫之俗  
手寫之不  
等處不肯  
細心至此  
於以見名  
家之無處  
不留心亦  
用全子力  
非鼠子所  
及知也  
足見刀勢  
絕其為時  
絕其為時  
不此時已  
不出矣若  
寫作大喝  
一聲便是

身來迎。朱高煦這時已恨入骨髓，恨不得一口將徐野驢平吞下肚去。轟到徐野驢身邊時，雙睛突出，虎鬚直豎，齧緊牙關，恨了一聲，將全身膂力運到兩臂，舉起鐵搥，如暴雷劈頂一般，向徐野驢頭頂上，猛槌下來。徐野驢忙將刀一橫，向上架去。——不料那刀原是擺列壯威的，刀桿不堅；——祇聽得『垮扯』一聲，刀桿折為兩段，鐵搥直蓋到徐野驢腦門頂上，竟打得徐野驢腦漿迸射，鮮血四濺，吼了一聲，倒地身死。朱高煦大樂，仰天大笑，喝叫侍衛們『給我打進去！』

飛霞道人在瓦楞上看着這場惡鬪，心想：『這事如此明鬧，我不好出場了。』再一想到：『京城裏都知道我在徐府教讀，若是挺身出場，被他們認得了，記起盜馬時的仇怨，我雖不怕他們，却是要連累徐府。』想着便決計不下來助戰。後來見徐野驢戰勝，心中又詫，又喜，暗想：『不料兵馬司中，竟有這般』

俗人急難  
視人急難  
如己急難  
確是大俠  
請者試掩  
卷猜之始  
多助以爲  
是向下列  
者及諳至  
下文乃知  
思真匪夷  
所

此所以朱  
高煦竟得  
先入內苑  
惟女子能  
使至剛至  
蠻之莽男  
子低首下  
心女性美  
之魔力大  
矣哉

箇英雄！』及至徐野驢身死，朱高煦叫『打進去！』飛霞道人恐他們瞎鬧，多傷毋辜，害及內眷，心中一急，便將衣襟撈起，使劍割下一幅裏襟來，將面鼻全都包裹了。復將袖襟都紮縛了，纔連縱帶跳，直向後衙上房來。

這時朱高煦已將兵馬司的兵將打殺得七零八落，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朱高煦身邊一班狐羣、狗黨，便四下裏搜索搶劫起來。朱高煦親自帶了侯海等幾箇親信人等，直犇進內苑。上房住的官眷將苑門緊閉，各自藏躲。朱高煦在外面一腿將苑門踢開，一擁而進。便向東面房中衝打進去。那屋子原來是御史的家小住的。朱高煦提起鐵搥，將房門打開，嚇得那御史的妻子軟癱在地，索索的抖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朱高煦一眼瞧見那御史的妾，生得有幾分姿色，便笑逐顏開的和聲說道：『起來，我不爲難你們。』那御史的妻——跪在一旁……將肘去碰那妾道：『你……你……快……快……快謝……謝……謝王爺的恩……典！』朱高煦便叫從人『將他護送到韋家去！』這時，侯海

可憐此際  
已一切都  
顧不得了

等人已亂嘈嘈的翻箱倒篋，選精擇肥的肆意搜劫。

飛霞道人見了，飛身跳到當地，大吼一聲，躡進屋來。朱高煦方在得意洋洋之際，猛然間，眼前一亮，一道白光掠面而過，接着便見那箇抱着御史妾的侍衛已身首異處，血流滿地。朱高煦等一齊大驚。那御史妾已是連膝帶跌，昏了過去。其餘的人也都駭得魂飛魄散，舌結身呆。

飛霞道人且無暇說話，順手一劍向朱高煦左耳根斫來。朱高煦連忙讓過，掣起鐵筆搥便向飛霞道人築去。飛霞道人也不避讓，待那搥將近肚腹時，左手一攢，一把抓住搥柄，使勁一擰，想擰的朱高煦手鬆時，便抽奪過來。朱高煦不料搥被人抓住，及見軍器已被人撈着，要想掣回已來不及了，便連忙雙手下死力握住搥柄。飛霞道人一擰不會擰動，便將身子一側，右手向前一伸，那柄劍直刺向朱高煦的咽喉來。朱高煦急向後一閃。飛霞道人就他這一閃間，左手使大勁向懷中一帶，朱高煦已閃開一隻手，祇有一隻手握著搥柄，敵



是日也軍  
器不利高  
煦倒眉

寫得有聲  
有色是絕  
時文章

不住飛霞道人力大；一枝鐵搗生生的被飛霞道人奪去了。

朱高煦大叫一聲『不好！』急忙奔進裏房，一拳打開牕櫺，聳身跳出苑中。飛霞道人將劍插入鞘內，手舞鐵搗向苑中，追趕朱高煦。朱高煦急了，一眼瞥見苑中井口上有箇石圈，——約莫有二百多觔重；——便奔過去，伸手將石圈提起，雙手一捧，便將石圈向飛霞道人砸去。飛霞道人見了，祇當無事一般，待得將近時，也不用手中鐵搗攔架，卻將身子一側，一擡右腿，照着石圈踢去，和踢氣球兒一般，反激過來，比拋去加倍的快，轉向朱高煦頭面上砸來。朱高煦嚇的抱着頭，便向外面跑去。侯海等一班人這時都已逃出苑中，見朱高煦向後逃走，便一窠蠶隨着朱高煦向外如飛逃奔而去。

朱高煦等奔到大堂時，忽聽見外面人喊馬嘶，已將這兵馬司圍得鐵桶相似。一片聲喊『拏反叛！』再細聽去，却是京營總鎮和錦衣衛的號衣，還有

到要有人有婢末耶乘爲如此了來諛  
手而人太必其異官親遲位  
得極太盡可國所不又如一步  
得想即然

東廠裏的內相承差，夾在裏面，卻又不敢進衙拏人。朱高煦便挺身而出，大喝道：『你們到這裏來做甚麼？』那些官兵，先時都耀武揚威，鬧的煙霧連天；及至瞧見了朱高煦，卻都面面相覷，頓時靜寂無聲。朱高煦便率領從人，並叫人損攬着受傷的一湧而出。那些官兵，反讓開一條大路，任他揚長而去。

衆官兵待朱高煦走後，纔彊擁進衙，四下裏亂擾亂搶一番。可憐！稍好些東西早已被漢王隨從拏了去了。這些官兵祇擄得些渣滓貨。京營兵的領隊官兒是箇都指揮。他也隨手掏摸了搶劫燼餘，向內苑上房來。看時，御史住的這院子已搶的罄空。祇賸下一個太太，一個姨太太，和些僕婦、丫鬢等。『開口貨，』沒人耍，都嚇得窩在一間小廂房裏，連氣兒也不敢出。都指揮便叫差人：『將這些婦女人等，一齊交給錦衣衛帶去！』說着，早有錦衣衛的人上前不分青紅皂白，每人一條鏈子鎖了去。可憐那些婦女，家人，箇箇號咷痛哭，如上法場一般都被牽去了。都指揮便尋了細軟，纔向西廂房來。進門一看，不覺一

奇極此何  
故也思讀  
者已猶得  
之矣  
此無奈不  
是無奈拏  
不着人是  
無奈拏不  
着細軟

愕。祇見箱籠篋匣狼藉滿地。卻是一箇人影可也沒有。前後搜索一番，都祇些笨重東西。都指揮無奈，自己揀取了些較爲好點的東西，兵丁們又亂搶一陣。錦衣衛的人也夾在中間各處亂搶。鬧了好一晌，纔帶了御史的家眷，各自分班回去。

那徐野驢的家小，都到那裏去了呢？——原來飛霞道人腳踢石井圈，懾走朱高煦等一羣人之後，便急忙向西廂房來。見門兒緊閉，便將劍尖撬開牕榻，跳身進去。徐野驢的妻室童氏，和兒子徐斗，巍然正坐着。見飛霞躡進時，童氏便起身萬福道：「聞得家老爺已經死難，我自應相從於地下。祇是我夫婦不善教子，恐這孩子氣性乖張，壞了家老爺一生清白，因此我特地忍死須臾，制着孩子；如今你們已進來了，殺剛聽便！我母子決不求生！但是我也受朝廷一命之榮，甯碎屍萬斷，決不受辱！」那徐斗已立起身來，按劍怒目而視。飛霞

人較之其  
相去不  
知千萬  
里。若  
于賢與  
不肖何  
相與甚  
差若是  
之甚。

道人連忙搖手道：『夫人公子，委弄差了！我是來救你母子的。』童氏這纔留神細看飛霞道人，黑布蒙面，想着：『他如果是賊黨，何必蒙面？』便道：『既蒙前來拯救，何故不以真面目相見？』飛霞道人急道：『朱高煦那厮認識我，不得不秘我行藏；夫人快委遲疑，賊子就要來了！』夫人道：『既如此，請恩人將這孩子救出，留先夫一條根，我自無法自處？』

徐斗急了，問飛霞道人道：『俺一人本想救出，無奈母親不肯。如今蒙恩人相救，還求助一臂之力，我即背母而逃。』說罷便要來背母。童氏喝道：『誰要你背？徐氏的祭祀報仇，在你一身，何等要緊？你祇顧自己吧，我自會走。』便立起身向苑中走去。飛霞道人忙問徐斗道：『公子能上高麼？』徐斗點頭，飛霞道人便道：『須越牆出去，方得平安，請背令堂上屋吧。』徐斗便要背他母親。——忽見他母親——童氏夫人——大叫道：『老爺我也來了！你在這裏，我還到那裏？』聲未畢，已飛步撲入苑井裏去了。徐斗頓足大號，要跳入井中。

去救母。飛霞道人忙拉住他道：『令堂義烈炳彪大志已成，須知令堂以此爲安，你豈可故意違拗？況且令堂方纔訓你的話，便是「遺囑」，你身負報仇重任，這時豈可輕生，反使父母九原抱憾？』徐斗沒奈何，祇得向井拜了四拜。起身來想要挖階石將井掩蓋。飛霞道人便將東牆跟臥着的一對爛石獅——是衙門前纔換下的，——一手提起一隻到井前，將兩獅疊起蓋了井口。心欽童夫人的義烈，恭恭敬敬作了箇揖。徐斗來叩首謝了。

或問此官多  
時不以此官  
兵曰你余  
答得官不  
記先下兵  
是四纔進  
而了纔下  
劫的嗎你  
來想四下  
想多檢下  
該少時  
候夫少  
童夫少  
德亦免受  
僕亦免受

飛霞道人和徐斗回到房裏，——細軟早已收拾，奴僕們早經童夫人叫他們搭梯緣牆走了。——徐斗便將細軟和飛霞道人分背了，飛身上屋，越牆出了衙門。這時天已昏黑，飛霞道人便領着徐斗在屋上蹲膝，鴿行，悄悄的越過十多家屋脊，尋了箇空闊處，纔跳將下來。飛霞道人將面上蒙的黑布扯了。徐斗也整了整衣履，隨着飛霞道人揀小巷，黑地，逕到北極閣下來。

苦御史用  
人之無亦  
則帶僕牢  
可見不  
娶妻故須  
才德亦  
僕事主奴  
須事才德  
之老也  
細主不肯  
一極漏

此種况味  
真是人世  
間極苦之

到了徐府牆外，飛霞道人招呼徐斗，飛身躡上牆頭，打前苑下去，回到房中，卸下包裹。徐府中人素來知道飛霞道人的本領的，都不驚駭，見他同了箇客人回來，便送了茶水，開上酒飯。飛霞道人請了老總管來，將兵馬司的禍事，一一向他說了。請他轉稟夫人聽。王先生想留徐指揮公子在府中屯住幾日，如可時，便請吩咐府中上下人等休要說出。『老總管進去了，一會兒出來道：』夫人說：『本家公子且是忠良之後，理當留住。祇恐招呼欠週，煩請本家公子原恕！』府中人俱已囑咐過了，請王爺放心。本家公子飯後，還請到上房相見。徐斗立起身來，一一應了。方纔落坐和飛霞道人喫酒。

可憐！徐斗想着父母俱亡，轟轟烈烈的一家人家，霎時間變成家破人亡，寄人籬下；那心中的慘痛悽惶，真是非言可喻。想到傷心處，淚眼婆娑，卻又想着身在喪人家中，不好哭得，祇得強忍着，那裏還喫得下咽？飛霞道人知他傷心，便想拏話岔開他的心事，故意問他：『幾時上學？幾歲習武？師傅何人學的？』

那一派的拳脚？那一門軍器？

徐斗答道：「先母也是武道家風，因此俺自小就煅煉身體，自下地起，每日拏藥煎水洗澡。三、四歲上，母親便教俺打熬筋骨。六、七歲上，便學着躡高跳遠。先時取一方輒擗在地下，跳上跳下練習。每十天加厚一塊輒。到十歲上，便能騰身上屋了。拳脚、弓箭，是先父教的，習的是武當拳；練會的隨身兵器是長短、兩樣鑣。十五歲時，隨先母到普陀進香，遇着醉比邱大通大師，便拜在大師門下，仍學的是兩樣鑣。如今正在練鑣和石子，還沒練好。——上學讀書是六歲時，先母教識字發蒙。後來也拜過幾位老師，卻不曾讀完五經。飛霞道人又問他：還有甚親故麼？」徐斗歎道：「俺徐家原是寒門，先父便是單傳。俺也沒兄弟、姊妹。」

正說着，徐府大公子徐欽到來相見。彼此施禮，客套談話，不必細表。待飛霞道人和徐斗飯罷，洗漱畢，徐欽便稱：「奉家慈命，請宗兄到內裏相見。」徐

境默想較  
之上法則  
當無多讓  
可憐作者  
曾數此况  
味苦如怪  
知其母怪  
慘年纔三  
其年纔三  
蒼而髮蒼  
也視茫茫

乃公馬上  
取天下安  
用詩書

或問此處  
何不云詳  
細說了草  
徧不知供  
非王通所  
能對夫人  
直敘者故

斗忙起身答應了，徐欽又請飛霞道人到內堂，說是「家母有請。」飛霞道人便領着徐斗，徐欽隨後，向後堂上。

徐夫人已在堂上相迎。飛霞道人向徐夫人拜揖。徐夫人還了箇萬福，說聲「請坐！」徐斗便上前向徐夫人雙膝跪下道：「小子熱孝在身，冒昧輕造，還求夫人恕罪！」徐夫人一面還了半禮，一面叫徐欽：「快扶起來！」徐欽便攙了徐斗起來。徐夫人看時，徐斗生得俊目秀眉，神采飛揚，頗有些像二公子徐奎的模樣，頗爲喜悅。徐斗見徐夫人慈祥愷悌，如明月照人，也甚爲欣慕。

徐夫人向飛霞道人問起今日中城兵馬司的事。飛霞道人大略說了一遍。徐斗在旁聽着淚如雨下。徐夫人也憤憤不平道：「本家公子！你儘管在寒舍住下，若有人想來殘害你，我便將這條老命拚了他！」高煦那廝！他母舅素來不喜他，說他沒用；將來一定是個禍種！那時，我祇說先國公是偏見。因見



不得此等處深  
見作者細  
心未可以  
吹求也

他膂力過人，還許他將來一定是國家棟樑啦！不想這廝竟會變成這樣了！近來我時常聽得親友們談說他的事，說他向各營挑選了三千名健士，自己帶着，不受兵部管轄；又說是他叫這些健士，向京城裏和近畿四郊等處打家劫舍，攔搶過客行商；我還說高煦這孩子不過是歡喜鬧着，那些搶劫的事，總是他手下人倚勢橫行，不見得就是他的主謀；不料他竟這般無賴！太子也太忠厚了！如今今上北巡，太子監國，怎不壓制他，直讓他胡鬧到這般田地呢？

飛霞道人道：『夫人還有所不知啦！……』接着便將朱高煦謀逆要先殺太子的事，告訴了徐夫人。徐夫人聽了大驚道：『這還了得！靖難之變，叔姪相殘，先國公尙且憂憤忘身，如今竟是父子兄弟，生出這般的逆謀來，這還成甚麼帝室王家，簡直是梟獍禽獸了！——王世叔！您是當代大俠，難道竟忍坐視禽獸橫行麼？』飛霞道人便將武當諸俠如今所準備的詳細情形一一說了，並道：『……二公子北上便是去剪除他的羽翼，搗毀他的巢穴。京城裏，祇

我一人在此。却是太子應有五箇月天子之分，天數不該絕，諒來這逆謀是不會成功的。」

說話間，徐斗見徐夫人如此忠正，中心敬佩已極，便起身向飛霞道人附耳說了幾句。飛霞道人聽了，面露笑容。徐夫人便問：「王世叔！本家公子說甚麼？可能讓我知道？」飛霞道人道：「正要告稟夫人，討夫人示下——徐公子如今隻身孤零，無所依託，見夫人慈和，中正，十分景慕，要想拜給夫人，作箇義子；不知夫人能不嫌他們門楣不稱麼？因此不敢冒昧求請，託我轉探夫人的鈞旨！」徐夫人喜的笑逐顏開道：「本家公子這話太謙了！我家先王、先公，還不都是甲士出身麼？說起來，門楣正是一樣啦！——祇是我德薄能鮮，不敢當本家公子的厚意罷了。」徐斗聽了，也不再說甚麼，立起身來，奔到徐夫人座前，推金山，倒玉柱，行了箇三跪九叩首的大禮。徐夫人忙還了三拜道：「怎的這般性急，也待我擇箇吉日良辰呀！」徐斗叩罷起身道：「孩兒得早日依在

以徐夫人之賢，徐斗尚須強抑，衷懷討覷，喜是見寄人籬下，之苦世之，蒙椿萱之蔭，生長自己家庭，幸毋忘是享受天福也。我知作者，有生以來，寄籬下者，三十二年。

母親膝下，便得早沐教訓一日。又轉身拜見了徐欽。正要向飛霞道人行禮。徐夫人叫住說道：「我兩箇孩兒都在王世叔跟前學文習武，如今有了你這箇好兒子，便也拜王世叔爲師，一總煩請教導罷。」徐斗應聲：「孩兒遵命。」便向飛霞道人倒身入拜。飛霞道人也還了半禮。各人都喜氣洋洋，頓時蕩去一天愁氣。祇是徐斗觸起心事，終有些難過，祇得強抑衷懷，且自承歡色笑，討寄母箇歡喜。徐夫人知他心中悲忿，百般的安慰他，真如親生兒子一般。問明了徐斗的年紀，今年十八歲，——比徐奎小一歲，——便叫都總管和管家婆吩咐內外人等，概稱爲「三公子」。

當夜談到二更將盡，飛霞道人告辭出外安宿。徐斗便同徐欽宿了。次日清晨，徐斗隨着徐欽向徐夫人請過早安。便到外面書房來見飛霞道人。徐斗便將帶來的金珠、細軟，——約值萬金，——獻給徐夫人。徐夫人堅不肯收。後來還是飛霞道人說：「且託夫人管着，府中要用費時，不妨支用，將來三公子

歷者十年所  
酸鹹苦辣故  
皆能說得  
如許深刻  
也

成家時再給還便了。徐夫人方纔收下。這時徐府雖是革了世爵，皇親國戚是革不掉的，故聲勢還在，場面不能寒村。家中被抄以後，萬分艱難，甚至粟糧不給，幸得徐夫人苦心撐持，纔幸而未失顏面。如今徐斗交給這項鉅金，緊急時，自不免要挪用些，所以飛霞道人有那種說話。自此以後徐府留賓款客，往來、應酬，家用開支等，纔不致如前時那般拮据。

徐斗從此在徐府住下，逐日隨飛霞道人習武讀書。徐夫人待他和徐欽一般無二，十分慈愛。聞得他也使長、短、兩樣鑣，便叫都總管照徐奎帶去那一柄溜金鑣，和一對龍角鑣的樣式照樣打造一分，給徐斗練習。徐斗雖是冤苦填膺，幸得逢這慈母愛憐，也減卻些許悲痛。

飛霞道人救了徐斗之後，次日清晨便出外打探昨日的事，如何了結？出了大門，信步向中城行來。道過一人巷，猛然想起『昨日曾見鄭天龍走進這

間屋裏，後來因爲兵馬司的一擾，便混忘了，夜間不會去探得。不知這家子是甚等人家……想着便在那門前，踱來、踱去，往來了兩、三、次，留心窺看路徑。忽見小門一開，一箇老婆子送出四箇昂藏大漢來。

飛霞道人便暗中遠遠跟定，看那四人之中，有箇身軀格外肥大的，好像是武當山的大弟子鐵臂施威。暗中趕近些，瞧去，果然是他，不覺心中詫異道：『他怎麼到此地來，且打那小屋子出來呢？』心中既十分驚異，脚下便緊緊相隨不捨。先後相逐，走到太平街來。那鐵臂施威似乎覺着後面有人暗中跟隨，故意放緩脚步，比那三人稍稍落後，約差了三、五步遠，近便回頭向後一望，猛然瞧見暗中跟隨的是飛霞道人王通，急使箇眼色，略搖了搖頭，仍趕上三人去了。

飛霞道人見了，料知施威必有道理，卻是終不明白，他遞眼色其意何在？祇得仍舊遠遠的跟着。將到中營巷跟前，見施威同那三人向一家酒館中去。

心中主意  
已定故不  
再游探矣

了。飛霞道人向那酒館門前走過時，聽得酒夥計向那三人中的一個叫「承值老爺」知道他是王府承值，却因施威曾遞過了眼色，便不進那酒店，逕自回家來。

到了晚間二更過後，便將衣服換過。徐斗瞧見，便問：「師傅上那裏去？」飛霞道人便將昨今兩日在一人巷，見一家小門戶人家，常有不尷不尬的人出進，且見武當大弟子鐵臂施威，也打那屋裏出來的話，告訴了徐斗，並說：「我如今想到那屋裏去探箇究竟。」徐斗忙攔道：「師傅不必去探得，那屋裏的事俺全知道。」飛霞道人詫道：「你怎會知道？」

徐斗道：「那屋裏是朱高煦那廝特地造的，故意將外面造成小家門戶，裏面卻全照北京樣式，前面有箇大院落，朝南三間大廳，寬大異常，一間廳可容三、五、十人練刀鎗，東、西、兩面各有二、三、十間房子，一樣的有瓦，有桌椅，還有

鎗、鏢、刀、箭等傢伙。當中苑子容得幾百人走陣，地下全都是水磨刻花青石版。墻着。當中大廳有公案和印、劍符、令、架威武棍和兵部大堂相髣髴。打大廳屏風進去，便是一座大假山。那裏面有機括，須得屋裏人帶領方能再進去。過了石山，便是一座大花園。驟看去，祇是些亭、臺、閣、榭，裏面卻是打造軍器的也有；燒丹煉藥的也有；還有些密室，不知是做甚麼用的。總共各處都安着機括，防守十分嚴緊，外人進去，要想出來。聽說這屋子是非非真人布置的，朱高煦花了不少的銀錢，纔造成功。如今有許多綠林好漢，和京內外，犯了法的逃犯都住在裏面。外面把這屋子叫作『漢王宮』。京城各衙門雖全知道，却沒人敢過問。』

飛霞道人道：『你怎麼知道這般詳細？』徐斗道：『這屋子造好了四、五年了。落成時俺祇十四歲。因漢王府長史錢巽和先父很要好，便領俺去游玩過一回。後來俺時常去尋錢巽，因此知道詳細。』——師傅如今去時，裏面機括

此語未畢，似是我且去漢王宮，飛霞尚有一蓋，往彼尋覓，施威之意，也。此武十開門，妨對方，猛然侵襲，之要着也。作者精於此道乎？何若此中門徑也。

厲害，偶不小心，便被陷了。依俺愚見，與其涉險去探漢王宮，倒不如到大內去宰了朱高煦那廝，來得痛快！」飛霞道人道：「朱高煦那廝還不當死！我且……」

話未畢，猛聽得牕外呼聲風響，接着牕榻下，「啪！啪！啪！」有人拍了三下。徐斗忙起身去摘壁上懸着的長劍。飛霞道人連忙攔住道：「委鹵莽，這是武當同道的暗號，想是施鐵臂來了。」說着，便伸手將牕榻拉開，卻將身子連忙向後躡去。閃眼一瞧，果是施威和一箇年輕漢子，先後躡將進來。飛霞道人忙上前相見。那年輕漢子向飛霞道人拜揖道：「小姪參見師叔！」飛霞道人定睛看去，卻不認識。便問施威：「這是何人？」施威答道：「便是棗林寨小羅通蔣莊。在武當學拳時，曾見過師叔。聞得師叔在此，特地同俺來進見。」飛霞道人猛然想起，叫徐斗和二人見過坐下。向蔣莊道：「那時你纔十三、四歲，如今長大了，難怪不認識了。」——你一向在那裏？因甚到京來的？」



蔣莊道：「小姪下山後便回到家裏。恰遇着收茶稅的原差，綁打俺父母。一時氣憤，將原差殺了。奉着父母，逃走到棗林寨，遇着劉大箇子劉致，便落了帥。後來周吉師兄也來了。劉大箇子卻因姦案身死。俺和周師兄要給他報仇。乘那弓按院卸任時，去截殺。正和弓按院帶的保鏢達官鬪着。恰遇丈身和尙路過，勸醒俺倆，知道劉大箇子照法當死，弓按院確是好官，便自願跟隨弓按院保鏢。如今弓按院到京便跟來了。這兩天出外閒逛，想便尋訪丈身和尙可曾到京；偶然遇着施師兄。今日和施師兄晚飯。施師兄說起師叔在京便同來了。」

飛霞道人道：「你要尋丈身和尙麼？他也是你的師叔。不過他在荊州，不大到武當來。偶而來一次，你不曾記得罷了。如今他到河間去了，你早兩日來遇巧還可見得着他。」施威聽了，心中一驚，忙問：「丈身師叔因甚到河間去？可是爲霞明觀的事？」飛霞見他面露驚惶之色，知大有緣故，忙道：「是的。」

